诗歌卷【下】

博尔赫斯全集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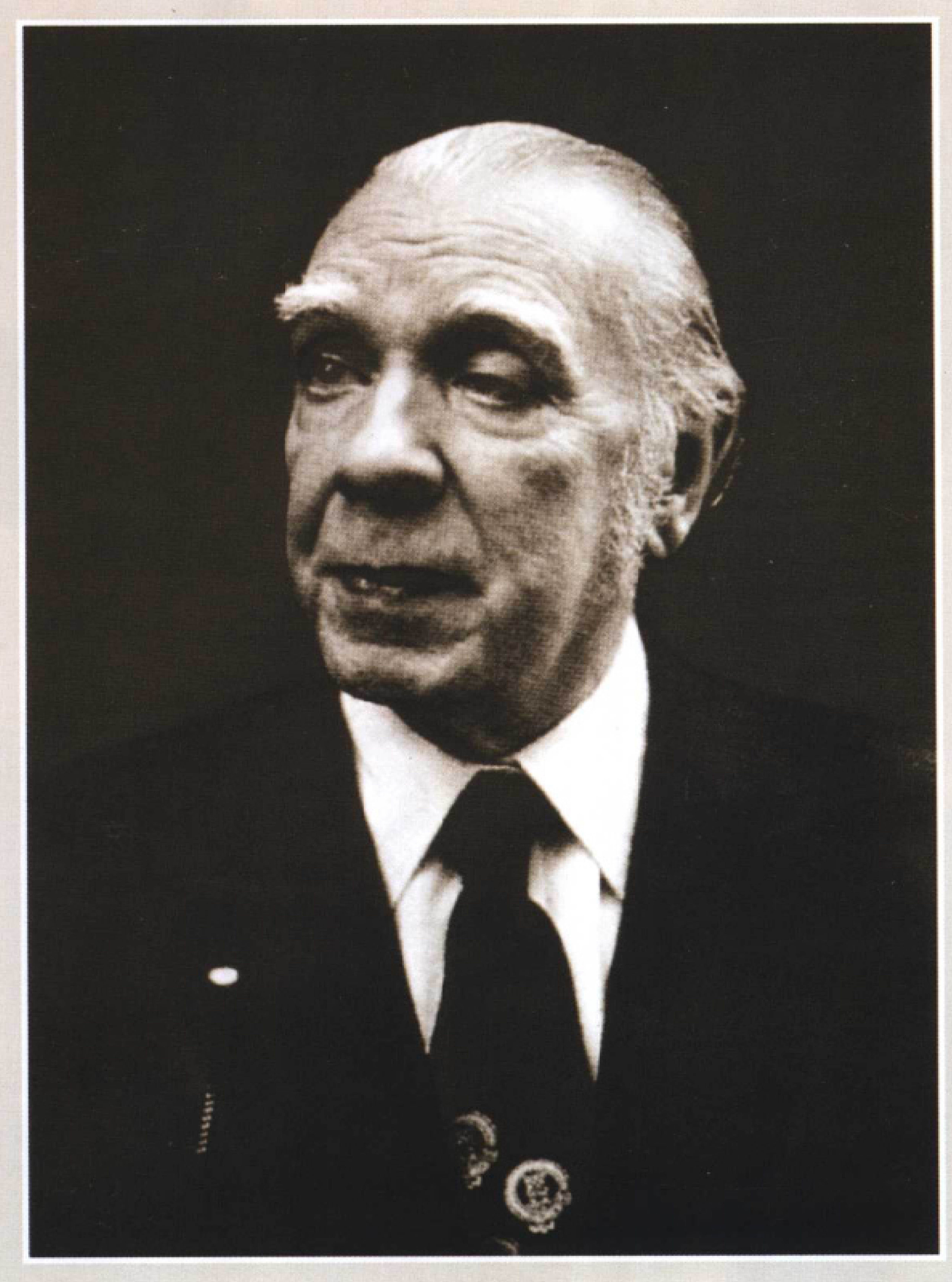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 林之木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主编：林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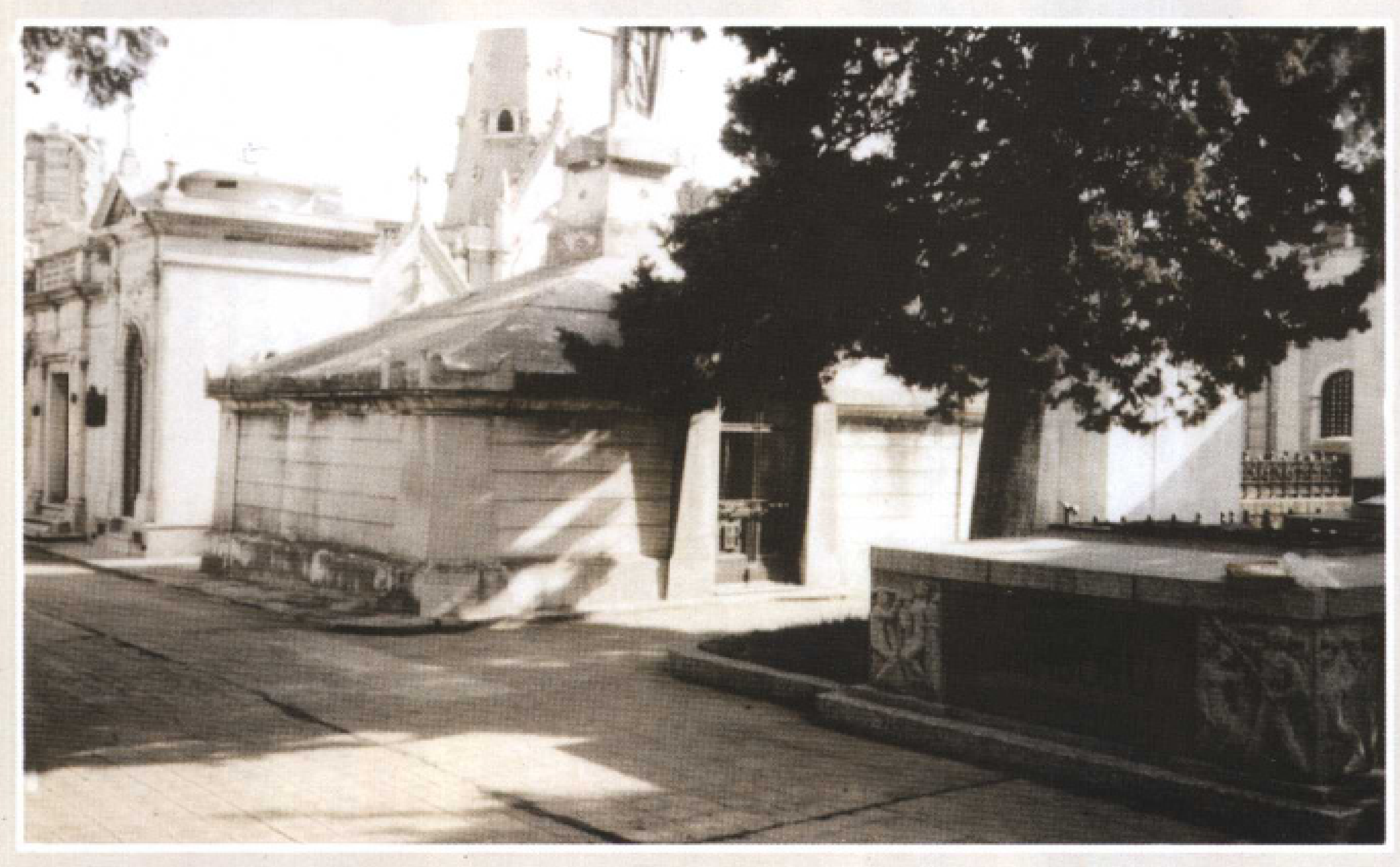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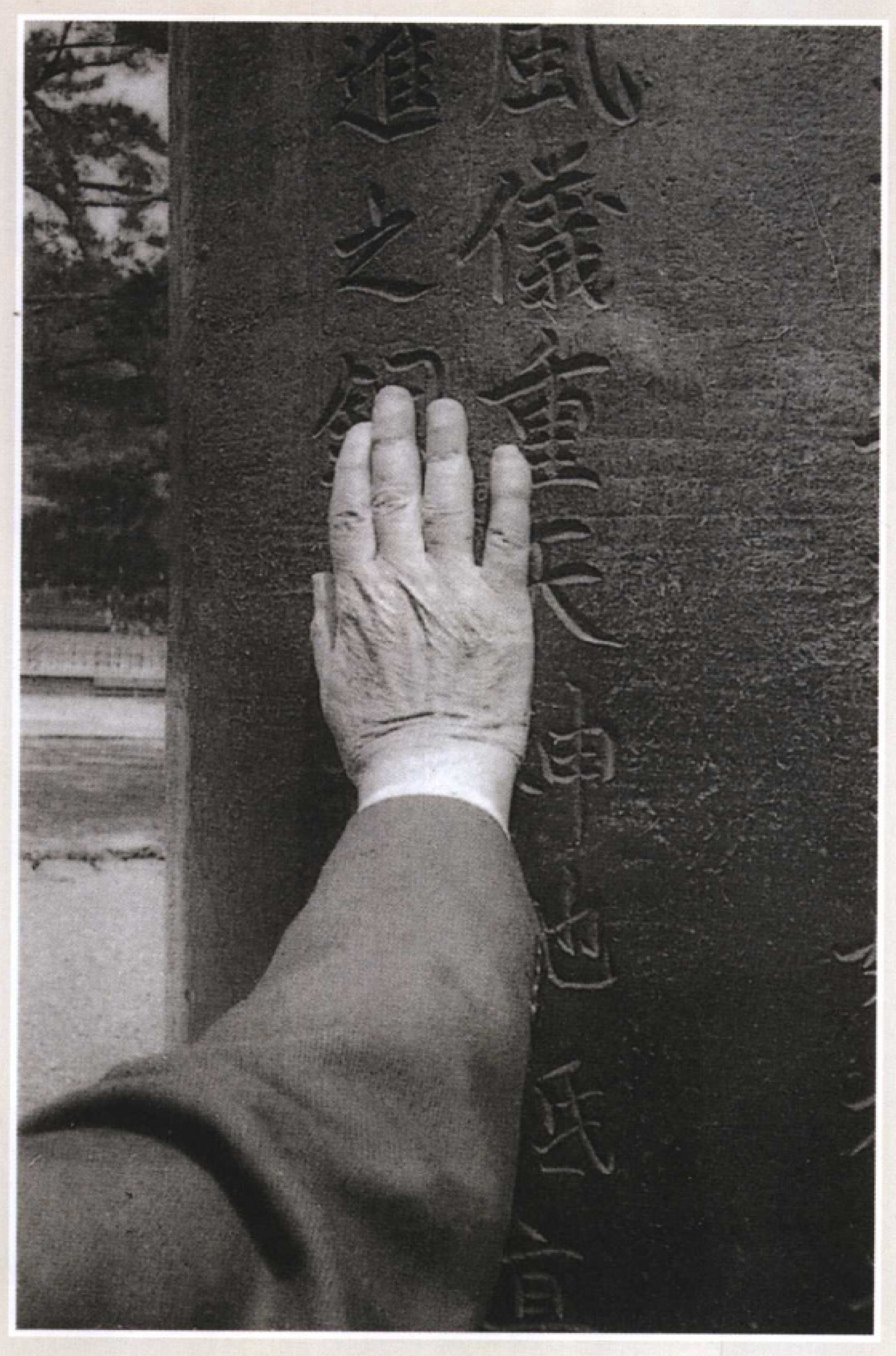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的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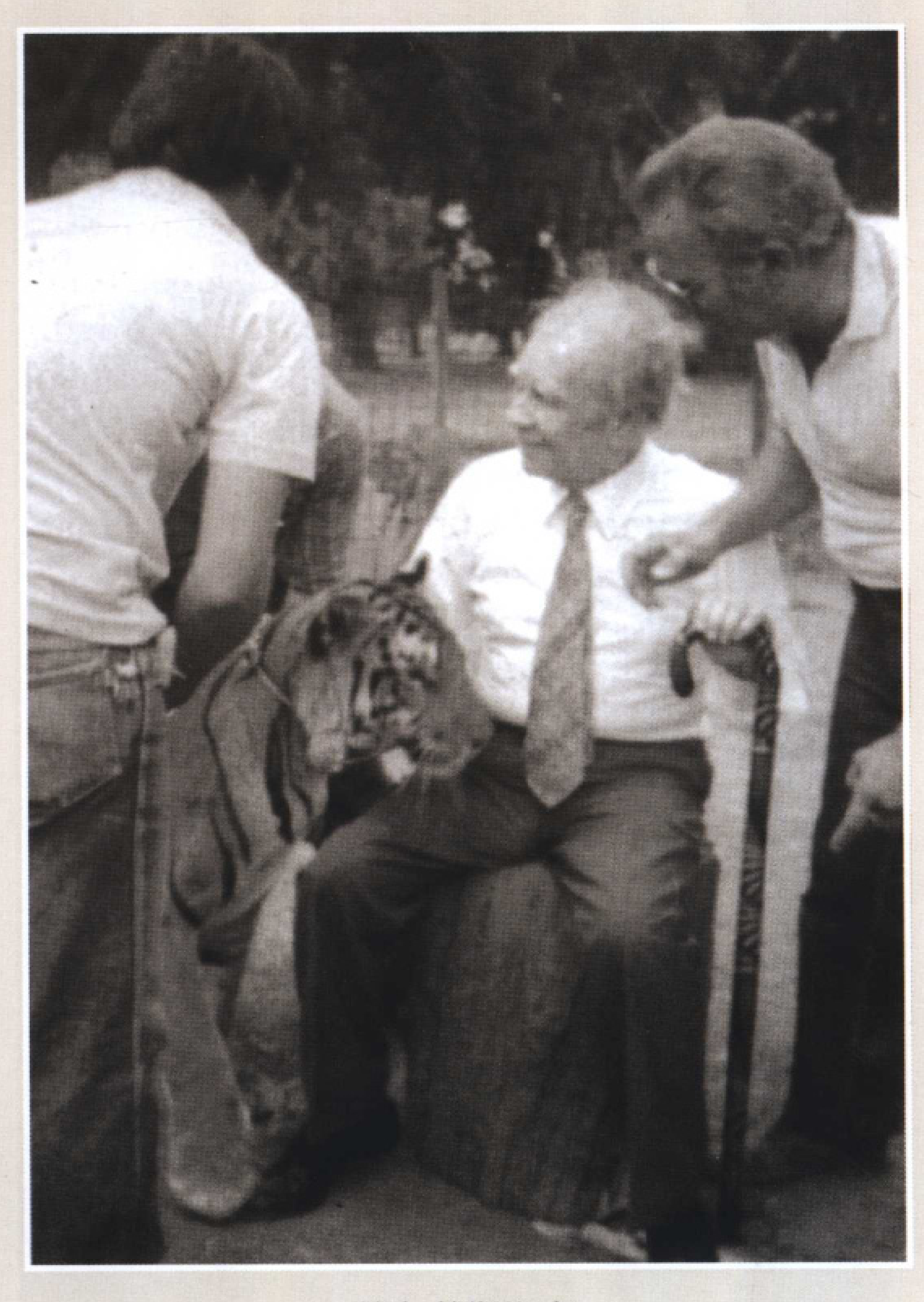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的外祖父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雷科莱塔陵园一隅，博尔赫斯的祖先多葬于此



博尔赫斯在日本抚摩汉碑



博尔赫斯和虎

目 录

·老虎的金黄（1972）

• 深沉的玫瑰（1975）

·铁币 (1976)

·夜晚的故事（1977）

• 天数（1981）

• 图片册（1984）

• 密谋（1985）



林之木译

序　言

我们不能对一个上苍已经使之年届七十的老人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不过是熟练地掌握了某些技巧，偶尔有一点儿小的变化，而更多的则是老调重弹。为了避免或者至少是弥补这一缺欠，我也许有些过分热衷于信手拈来的各种题目。比喻随意，行文自由或者打破了十四行诗的约束。混沌初开的时候，人们都很茫然，听命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事物很可能就不存在有诗意和没有诗意的分别。一切都有点儿神奇。托尔[①] 还不是雷神，而是雷和神。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勃朗宁和布莱克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做到了这一点；惠特曼有过这种意愿，但是，他那刻意的罗列并非总能脱尽冷漠清单的痕迹。

我不相信文学流派，认为那都不过是把教学内容进行简化的方式。不过，如果要我说出我的诗歌源自于何处，我可能会说是源自于现代主义那一使许多西班牙语国家文学面貌一新，并且甚至波及到了西班牙本土的伟大解放运动。我曾不止一次地同孤傲的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交往，他常常会改变话题谈起“我的朋友和

① 托尔，日耳曼语词汇，意为“雷霆”，是早期日耳曼民族共有的神，蓄有红胡须，力大无穷，对人类仁慈友善，与害人的巨人族不共戴天。

导师鲁文·达里奥[①]”。(此外，我觉得，我们应该强调我们的语言的共性，而不是其地方特色。)

我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某些篇章里的哲学倾向。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借助于棋盘(记得那是一块松木板)向我讲述了阿喀琉斯和乌龟进行的赛跑。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这种偏爱。

至于本集中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影响……首先是我喜欢大作家(我已经提到了罗伯特·勃朗宁)，其次是我读过和引用过的作家，再其次是我没有读过却熟知的作家。语言是一种传统、一种感受现实的方式，而不是各种印象的大杂烩。

豪·路·博尔赫斯

1972，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帖木儿[1](1336 — 1405)

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
狱卒、监牢和利剑
执行着我不说二遍的指令。
我随便说出的话语就是铁的法律。
就连在其遥远的国度
从未听到过我的名字的人们
也心甘情愿地任由我随意驱使。
我不过是草原上的牧工，
却把战旗插到了波斯波利斯[2]，
也曾在恒河及奥克苏斯河[3] 里
饮过座下那燥渴的铁骑。
在我出生的刹那瞬间，
有一把利剑从天而落，

---

① 博尔赫斯自注："我可怜的帖木儿已于16世纪末读到了克里斯托弗·马洛所写大悲剧和某种历史课本。"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和剧作家，所作《帖木儿》（上、下两卷）是英国最早的真正悲剧之一，叙述的是西徐亚牧羊人帖木儿赢得波斯王冠、击败土耳其王、征服大马士革、战胜埃及苏丹、派兵非洲和侵占巴比伦的故事。

② 波斯波利斯，古代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③ 奥克苏斯河，即今流经阿富汗、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姆河的旧称。

我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把利剑。
我制服了罗马人和埃及人，
我带领着剽悍的鞑靼士兵
踏遍了茫茫的俄罗斯大地，
我堆起了骷髅的高塔，
我将少数不肯臣服我的权威的君王
捆绑在了我的战车的辕下，
我将始传于混沌初开之前的
经典之经典《古兰经》
投入到了阿勒波① 的烈焰之中。
我，红色的帖木儿，
曾经把埃及那纯洁得像山顶积雪一样的
白美人塞诺克拉特拥在怀里。
我记得那络绎的满载驮队
和弥漫沙漠的滚滚尘埃，
也记得浓烟笼罩的城池
和酒馆里那忽闪的汽灯。
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一部尚未写就的不祥著作
断言我将像凡人一样死去，
说我在那惨淡的最后时刻
下令让弓箭手冲着邪恶的天空
将铁矢钢镞一齐发射
并用黑色旗幡将苍穹遮蔽，
让这世界上的人全都知道
所有的神明已经尽数殒殁。

---

① 阿勒波，叙利亚北部重要城市。

我就是那众神。让别的神祇
借助相书、罗经和星盘去验明
自己的身份。我是所有的星辰。
在那晨光熹微的时分，我常常自问：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走出这殿堂、
为什么不能领受
喧嚣的东方的膜拜祭祝？
有时候，我会梦见奴仆、狂徒
放肆地用手将帖木儿玷污
并要他安心睡觉、要他别忘了
每天晚上都必须
把镇静和缄口的药片吞服。
我寻找佩刀，却不知放在了何处。
我去照镜子，看到的却是别人的面孔。
所以，我砸了镜子并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我没有亲临刑场？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利斧和头颅？
利斧和头颅令我不安，可是，
如果帖木儿反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他也许爱的正是利斧和头颅却不自知。
我是帖木儿。我统治着西方
和美好的东方，然而……

剑

格雷姆、杜伦达尔、嘉尤氏、埃克斯利伯①。
它们昔日的战绩随着诗歌的流传而得以播扬，
这诗歌就成了它们在人世间的唯一纪念。
它们的威名飘遍了整个世界的北国与南疆。
如今已经化作尘埃不复存在了的刚健手臂
拥有过的剽悍力量仍然残留在剑柄之上，
它们的挥舞劈刺曾经使或钢或铜的刃口
全都沾染上了亚当苗裔的新鲜血浆。
我在这里列数了遥远年代的利剑的功业，
它们的主人无不曾经斩杀过毒蛇和君王。
世界上还有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锋刃利剑，
它们就悬挂在墙壁上伸手可及的地方。
剑啊，请允许我用你一展自己的技艺，
我呀，还未曾有过把握你的荣幸时光。

① 均为古剑名称。

短 歌[1]

一

高高山顶上
整个花园像月亮。
金色的月亮。
黑暗中你的一吻
比什么都更温馨。

二

夜幕已降临，
小鸟隐去了身影，
也不再啁啾。
你在花园里徜徉。

---

① “短歌”是日本的一种三十一音节的诗体。博尔赫斯原注：“我想把每行分别为5、7、5、7、7个音节的诗体引入我们的语言。天知道这些习作在东方人听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原体不押韵。”

你肯定有所追思。

三

别人的酒杯，
那剑也曾经属于
另外一个人，
屋外面的明月啊，
难道说这还不够?

四

凭借着月光，
黑纹的金色老虎
在察看爪子。
它已经不再记得
黎明时分杀过人。

五

凄雨潇潇下，
滴落在大理石上，
大地好悲凉。
人生岁月不哀戚，
还有梦境与黎明。

六

我没有倒下，
像我的前辈那样
在沙场捐躯。
在这空寞的长夜，
我在推敲着诗句。

小诗十三首

一位东方诗人

足足一百个春秋里我凝注着
你朦胧的轮廓。
足足一百个春秋里我瞩望着
你架在岛上的长虹。
足足一百个春秋里我的嘴巴
一直都未曾开启。

大　漠

这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场所，
月亮也是黄沙的颜色。
此刻，恰恰就是在此刻，

梅陶罗河[1] 及特拉法尔加海角[2] 的人们在死去。

雨

这雨也洒落在了
昔日的哪一天、迦太基的哪一些庭院？

阿斯忒里俄斯[3]

收成为我的人民提供食粮，
清水注满池塘。
石径交汇在我的身上。
还有什么可以抱怨？
日暮黄昏的时候，
牛头让我觉得有点儿沉重难当。

一位小诗人

终极的目标是被人遗忘，
我早就实现了这一梦想。

---

① 梅陶罗河，意大利中部的河流，曾是公元前 207 年罗马人大胜迦太基人的战场。

② 特拉法尔加海角，西班牙的一个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的海角，1805 年英国海军曾在此大败拿破仑的海军。

③ 阿斯忒里俄斯，希腊神话里的克里特国王。他娶了被宙斯化作白牛劫掳到克里特生有两个儿子的欧罗巴为妻，并收养了她同宙斯生的儿子。

《创世记》第四章第八节[1]

事情发生在第一片荒原。
双臂投出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没有喊声，只有鲜血。
开天辟地头一回出现了死亡。
我已经不记得肇事的是亚伯还是该隐。

诺森伯里亚，公元 900 年

但愿野狼能在天亮之前将他吃掉，
利剑是最近便的通道。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祸星和福星
曾经主宰过我生命的夜空。
多亏福星的保佑，
我才有幸得进那让我梦见吉诃德的牢笼。

① 《圣经・旧约》的这一节的原文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西　方

小巷的尽头连着西方。
那是草原的起点。
那是死亡的开端。

雷蒂罗庄园

时光在院子里下着无子的棋。
树枝的飒飒划破了夜的宁寂。
屋子外面，辽阔的原野
制造出了漫漫尘雾和梦境奇迹。
你我相对成双影，共同抄录
赫拉克利特和乔答摩① 两个幽魂口授的机密。

囚　徒

一把锉刀。
第一道沉重的铁门。
总有一天我会获得自由。

① 乔答摩，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

麦克白

我们的作为有着自己的轨迹，
那轨迹却不知所终。
我杀死自己的国王，
为使莎士比亚演绎成戏剧。

永恒之物

环绕着大海并成为大海的蟒蛇，
伊阿宋[①] 划动的船桨，西古尔德的新铸宝剑。
只有不受时光局限的事物
才能在时光中长生久传。

① 伊阿宋，希腊神话里的忒萨利亚王子，曾乘“阿尔戈号”船去喀尔科斯觅取金羊毛。

苏莎娜·邦巴尔

黄昏时分，她挺拔、高傲而矜持地
穿过无瑕的花园并且恰好置身在
那花园和亭亭玉影为我们营造的
清醇不再的刹那间静谧光晕之中。
此刻她的英姿就在我的眼前，然而，
我却仿佛见到她现身在迦勒底人
那乌尔城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黄昏，
仿佛见到她正飘然地款款移步
缘着已经化作无法计数的地球尘埃的
石砌的巍峨庙堂的台阶缓缓走下，
仿佛见到她正在悉心地解读着
另一方天空的星辰组成的莫测文字，
仿佛见到她正在英格兰赏嗅着玫瑰。
她显形于每一处有乐声回荡的地方，
在蔚蓝的天空，在希腊人的诗中，
在我们那困扰着她的孤寂里面，
在如同镜子一般的清泉底部，
在时光的碑上，在利剑的锋刃，
在那凭以眺望晚霞与花园的
平台的谐和恬静的幽深气息里。

而在那诸多的神话与脸谱背后，
潜藏着的是一颗孤独的心。

1970 年 11 月 3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致约翰·济慈(1795—1821)

就像人人都有过幸运和灾殃,
从生命的初始直至英年夭亡,
那震撼人心的至善至美
就一直潜伏在你的周遭身旁。
那美伴随着伦敦的晨曦朝霞、
显现在神话辞典的页面字行、
见于平凡的赠品、普通的音容、
出自芳妮·布劳恩[①] 芳唇的馨香。
孜孜不倦、激情满怀的济慈啊,
岁月的流逝在掩没你的光辉,
匆匆而去的诗人啊,高贵的夜莺
和希腊的神坛将使你盛名永垂。
你是熊熊烈焰。你是伟大光荣。
你没有变成可怕记忆中的死灰。

① 芳妮·布劳恩,济慈的恋人。

阿隆索·吉哈诺的梦

他懵懵懂懂地一惊而醒，
出离了刀光和旷野的梦境；
他抬起手来摸了摸下巴，
不知道是否受伤或死于非命。
在月下发过毒誓的巫师们
是否还会继续紧逼不肯放松？
一切都是虚幻。只有些微寒意。
只有一点儿风烛残年的病痛。
他不过是塞万提斯的梦中产物。
堂吉诃德又是他在做着的梦。
连环的梦境使他们犯起了糊涂，
很久以前的事情此刻又在发生。
吉哈诺睡在床上梦见了一场战斗：
勒班陀波涛汹涌、火炮声隆。

致一位恺撒

夜幕为幽灵和蛆虫营造了
骚扰死者的合宜时机，
你的占卜官们徒然地
将开阔的星空划分成为区域。
他们连夜翻检了死牛的脏腑，
却未能得到任何启迪；
今晨的阳光白白地
让卫士的宝剑发出寒气。
你的咽喉正在宫中
惊惧地等待着匕首斫击。
你的号角所及的帝国疆土
已经感到灾殃和战火的紧逼。
你的山岭的巨大恐怖
惊扰了那金装黑纹的老虎。

瞎　子

致马里亚娜·格罗多纳

一

他已经被逐出了斑斓的世界：
人们的面孔还是从前的模样，
附近的街道变得遥远朦胧，
昔日的深邃苍穹也不再辉煌。
书籍也只是记忆中的样子，
而记忆又是忘却的一种形式，
保留的只是外形不是内容，
至多不过是简简单单的标题。
地面上到处都是坎坷的陷阱，
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失足。
时光不再有晨昏的区别，
我成了似睡似醒的迟缓囚徒。
长夜漫漫。孤苦伶仃。
我当用诗营造自己乏味的疆土。

二

自从在那葡萄葱郁、雨水丰盈的
九九年我来到这人世间，
记忆中倏忽而逝的细琐岁月，
渐次从我的眼底摸去了尘世的外观。
日夜的交替流转磨蚀了
人们的身影和亲友的容颜；
我那枯竭了的眼睛枉然地
搜寻着看不见的书架、看不见的报刊。
蓝和红如今变得一样的迷离，
成为了两个完全没用的字眼。
眼前的镜子只是一片灰蒙。在花园里，
我只能嗅到黑暗中的黑色玫瑰的香甜，
朋友们啊，如今一切物体全都模糊浑黄，
我所能够见到的不过是连绵的梦魇。

关于他的失明[①]

我已无缘再见隐隐现现的繁星，
无缘再见掠过如今神秘莫测的蓝天上的飞鸟，
无缘再见别人用字母
编排组合起来的文章书报，
无缘再见我那浑浊的眼睛
分辨不出轮廓的庄重大理石墙壁，
无缘再见隐去形体的玫瑰，
无缘再见悄无声息的赤金和艳红的绚丽；
然而，《一千零一夜》仍在为我的长夜里
展示着大海的壮阔和朝霞的灿烂，
我依然能够听到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在把月光下的生灵咏赞，
我还没有失去忘却的纯洁天赋，
我虽然并不祈求但却期待着爱侣相伴。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寻 觅

在历经了三代之后，
我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先辈
阿塞韦多家族的田园。
在这方方正正的白色旧屋里，
在旧屋的两条回廊的阴凉下，
在不断伸长的柱影间，
在时起时伏的鸟鸣声中，
在倾落屋顶的雨帘上，
在模糊不清的镜子前，
在曾经属于他们而如今
不知不觉地变成我的身影、声响里面
我茫然地寻觅着他们的踪迹渊源。
我观察过那阻挡住了
来自沙漠的攻击矛头的铁栅，
观察过那被雷电劈开了的棕榈、
阿伯丁[①] 种的黑色公牛、黄昏的景色、
他们从未见过的麻黄树。
这里曾经有过剑光和凶险，
有过严酷的禁令、壮举义行；

① 英国苏格兰北部海滨城市。

拥有千顷土地的庄园主们
曾经威武地从马背上
统治过这片无边无际的田野。
佩德罗·帕斯夸尔、米格尔、胡达斯·塔德奥……
谁能告诉我：在那一夜的屋顶下，
越过岁月和尘埃的阻隔，
突破记忆的封堵，
我在梦中，他们在阴间，
我们可曾神秘地相聚融合？

失去了的

我的生活，本该幸福却未能幸福的生活，
或者，本该挥剑执盾却未能挥剑执盾
另创一番轰轰烈烈的悲壮事业的生活，
如今留下来的到底都有些什么？
我的那些已经没有踪迹可觅了的
波斯或挪威籍祖辈又都在什么地方？
让自己不变成瞎子机缘、船锚和大海、
忘掉自己是什么人的可能该到哪儿去寻找？
按照文学作品的一向说法，
纯净的夜晚总是将没有文彩的辛劳白昼
交托给冥顽的农夫，
可是，现在是否还存在有这样的夜晚？
我也思念那曾经等待过我、
也许还在等待着我的女伴。

坟 地[1]

某条街上有一扇坚固的大门，
门铃赫然醒目、门牌清清真真，
有着一种失去了的乐园的样子，
然而，傍晚时分却对我禁闭幽深。
在一天的操劳结束之后，
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我期待的声音
在日暮的昏暗和温馨夜色的
宁静之中等待着我的降临。
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命运已经注定：
时光虚缈，记忆杂乱不清，
对文学超出了情理的痴迷，
到头来难免一死，不愿也不行。
我只希望得到那块石碑。我只希望
镌下两个抽象的日期和被人遗忘。

① 原文标题为英文 H. O.（Head Office 的缩写，意为“总部”），此处当为借用。

《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①],1643

保佑我吧，主啊。(这个称呼
并没有特别的指谓，只不过是
我于黄昏时分的惶惑之中
勉强写出的这篇习作里的普通名词。)
保佑我能够战胜自己。蒙田、布朗
和不知哪个西班牙人都曾这样祈请。
我的这双已经失去光明的眼睛里面
还保留着些许曾经见过的美景。
保佑我吧，主啊，让我能够战胜
化作石碑、被人遗忘的强烈欲望，
保佑我，让我不再是原来的我、
不再拥有那已经无可挽回的举止模样。
不是要你保佑我抵御利剑或带血的矛尖，
只求你别让我再受希望的诱骗。

① 原文标题为拉丁文。《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是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1605—1682)的日记体沉思录，主要谈论上帝、自然和人的奥秘，自称是“针对自己的私下练习”，1643 年正式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轰动，其拉丁文译本很快在欧洲流传开来，随后还被译成荷兰文和法文。

1971

两个人到月球上周游了一番。
随后还会有人步其后尘。
对他们那真而似假的幸运经历，
语言和艺术的狂想与杜撰可能描述?
那些惠特曼的子孙怀着巨大的恐惧
和冒险的惊喜踏上了月亮的荒原，
早在亚当出世之前，那个圣洁的星体
就已经在运行而且一直未曾停息。
恩底弥翁[①] 在其山林中的恋情、
半鹰半马怪、我一向信以为真的
威尔斯[②] 那奇妙的球面都得到了证实。
这个不凡的业绩为人类所共有，
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更为勇敢和更加幸福。
那些神奇的朋友们实现了一个壮举，
仅仅是这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实
就已经让亘古不变的时日焕发生机。
天上那被人们满怀着未偿的愿望

① 恩底弥翁，希腊神话里月神塞勒涅迷恋的俊美牧羊青年。
②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写过登月的科幻小说。

苦苦瞩望的永恒而唯一的月亮
将成为纪念他们的伟业的丰碑。

咏 物

落在了书架的里面、
被别的书籍遮掩、
无声的尘埃夜以继日地
将之沉埋的书籍。
英吉利的海域封存于
漆黑而柔软的渊底的西顿[1] 船锚。
空荡的房间里
那照不出任何人影的镜子。
我们随时随地
修剪下来的指甲碎屑。
莎士比亚幻化成的莫解灰尘。
云彩的聚散变化。
孩子们的万花筒中
暗藏的镜片偶然合成的
转瞬即逝的谐和图案。
亘古第一舟“阿尔戈号”的船桨。
慵懒而无情的浪涛
冲刷掉的沙滩脚印。
夜深人静之时

① 西顿，黎巴嫩地中海岸边的古城。

灯光熄灭后
透纳[1] 的作品的斑斓色彩。
精细的世界地图的背面。
金字塔里羽纱般的蛛网。
冷漠的岩石和好奇的手。
黎明前做起的、天亮时
又忘却了的梦境。
如今只剩下尚未被悠悠岁月
蚀损的些许千古诗句的
芬斯堡[2] 英雄业绩的始末。
印在吸墨纸上的反向字母。
潜在塘底的乌龟。
不可能存在的物体。独角兽的
另外一只角。三合一的灵性。
三角的圆盘。伊利亚人[3] 的
悬滞于空中的箭矢
得以射中目标的那一捉不住的瞬间。
贝克凯尔[4] 诗中的鲜花。
时光阻遏了的钟摆。
奥丁[5] 钉到树上的钢钎。

---

① 透纳（1779—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大师。

② 芬斯堡，《贝奥武甫》中描绘的战役。

③ 指古希腊伊利亚学派的芝诺，他提出过“飞矢不动”的悖论。

④ 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凯尔（1836—1870），西班牙浪漫主义后期的诗人、散文作家。

⑤ 奥丁，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的主神之一。从远古时起，奥丁就是战神，又是大魔法师、英雄的保护神。其形象是美髯飘逸的独目老人，据说，另一只眼睛被他用以换取了智慧。

切口没有裁开的页面上的文字。
以某种永恒的方式
轰鸣不止并成为天机组成部分的
胡宁之战的马蹄的回声。
萨缅托留在人行道上的影子。
牧人在山野听到的呼唤。
沙漠里的白骨。
射杀了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的子弹。
壁毯的背后。除了贝克莱的上帝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的物体。

威　胁

爱情来了。我必须躲避或者逃跑。

爱情牢狱的围墙在增高，就像是在噩梦中一般。那美丽的面具变了花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写诗著文，模棱的渊博，学习剽悍的北方民族用以讴歌大海和武功的词语，沉稳的友情，图书馆里的一排排书架，日常的用物，各种生活习惯，恒久的母爱，前辈的军人风采，没有尽时的长夜，梦里的感觉，所有这一切护身法宝能对我有什么用处？

与你结伴还是不与你结伴，这是我生命的关键抉择。

瓦罐已经在井台上磕破，人已经随着鸟叫离开了被窝，扒着窗口偷望的人们已经隐去了身影，然而，伴随着黑暗而来的却并不就是平静。

爱情来了，我已经知道了：听到你的声音时，我感受到了那份激动与轻松、期待与回忆以及对接踵而来的事情的恐惧。

这就是充满着神话、充满着小小的无益魅力的爱情。

有一个我不敢涉足的角落。

我已经陷入了千军万马、乌合暴民的重重的包围之中。

（这个房间是一个虚幻的空间，她并没有发现。）

一个女人的名字让我无法隐藏。

一个女人使我浑身疼痛。

普洛透斯

奥德修斯率领着的众多船工
还没有将酒色的大海荡平,
我在猜测着名叫普洛透斯的老人
所能幻化的种种捉摸不定的身形。
他放牧着海洋中的生灵种群,
拥有着预知未来的奇特功能;
他极力隐匿着自己知道的天机,
编造出荒诞的神谕混淆视听。
不堪忍受人们的追逼和烦扰,
他于是就变成狮子或烈火熊熊,
有时也会佯装岸边遮阳的大树
或者化为一颗水珠融入水中。
你啊,既是自己又是别的许多人,
不必为埃及的普洛透斯感到吃惊。

再谈普洛透斯

他是以海兽为身形的神明，
玄秘的沙滩是他的住处，
对偏爱昨天和往事的记忆，
他生而无缘，不知为何物。
普洛透斯另有一番苦衷，
而且还是相当的伤神，
他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
永闭的门、特洛伊人和亚该亚人①。
一旦被人发现并且遭到困扰，
他就幻化成为狂风或者火堆，
有时也会变作金虎或者花豹，
甚而至于以水的形式藏匿于水。
你同他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昨天已逝、明日难测。然而，应当……

① 亚该亚人，古希腊人的统称。

雅努斯胸像的独白

人们在或开或关一扇门的时候，
无不想起守门的双面神明。
我的目光直抵茫茫汪洋的边际，
也包容着坚实大地的险域佳境。
我的两张面孔凝注着过去与未来。
我阅尽了一成不变的干戈纷争，
更有那有人本该荡除却未能荡除
并且永远不可能荡除的祸殃不平。
我缺少的是两只应该有的手臂，
而且还是由岩石雕琢而成形。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眼前的景象
属于将来还是很久以前就已发生。
我看到了自己的无奈：残断的躯体
和两张永远都无缘相见的面孔。

高乔人

他生长在大草原的某个角落，
那草原开阔、原始、几乎莫测，
黑脖子公牛虽然刚猛强健，
却逃不脱他手中紧拉着的套索。

他曾同印第安人和哥特佬[1] 厮杀抗争，
他曾在赌博场上丧命流血，
他曾为并不知道的祖国献身牺牲，
就这样渐渐地、渐渐地失去了一切。

他如今变成了岁月和大地的尘埃，
没有留下姓氏，名声却没有被忘记。
他有过各种迥然不同的身份，
如今只有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提及。

他曾是逃犯、军士和匪徒，
他曾穿越过崇山和危崖，
他追随过乌尔基萨和里韦拉[2]，

① 哥特佬，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蔑称。
② 里韦拉（1790—1854），乌拉圭军人、国务活动家，1830—1834 年任总统。

不加分别。是他杀了拉普里达。

上帝总是躲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
他们信奉的从来都是武器和勇敢，
这古老的信念不讲究宽容和报答，
为了这信念，赴死夺命只在一瞬间。

在那飘泊无定的军旅生涯之中，
他为捍卫旗帜的颜色而献出生命，
然而，他却未曾有过任何希求，
哪怕是那如同空话和灰烬的虚名。

他本来就平庸无奇，蜗居陋室，
在永恒的幽暗中做梦、品茶，
一直到那遥远的东方天际
显现出大漠黎明时分的彩霞。

他从来都未曾说过：我是高乔人。
他注定不会去想像别人的乐与苦。
在临终的时刻，同我们一样，
也是那么无知，也是那么孤独。

黑 豹

在那无比坚固的铁栅后面，
豹子将一遍遍地往来逡巡，
这被囚禁的不幸黑色珍宝
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命运。
现有和将有的同类成千上万，
惟有它的境遇最为悲惨，
它只能在自己的洞穴里
反复勾画一个长生的阿喀琉斯
在阿喀琉斯的梦里画出的直线。
它不知道还有草原和大山，
不知道马鹿那颤动着的脏腑
能够消解自己的饥渴烈焰。
世界再斑斓也是徒然无用。
每个生灵的祸福早就已经注定。

你

在这人世间，只诞生过一个人，只死过了一个人。

说别的纯属统计数字，实在多余。

就像是汇集雨水的气味和前天夜里你的梦境一样没有意义。

那个人就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那布下星斗的始祖、那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易经》卦相的记录者、在亨吉斯特[①]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②]、路易斯·德·莱昂、孕育出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书商[③]、伏尔泰的园丁、站在“比格尔号”船头的达尔文、毒气室里的一个犹太人，以及，还活着的你和我。

只有一个人死在了伊利昂[④]、梅陶罗河、黑斯廷斯[⑤]、奥斯特

① 亨吉斯特(?—约488)，相传为第一批迁入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袖。据认为，他最初到不列颠是为了协助国王与皮克特人作战（446—454）。

② 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冰岛诗人斯图鲁松（1178—1241）所著《挪威王列传》中的弓箭手。

③ 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的父亲是个书商。

④ 伊利昂，古城特洛伊的别称。

⑤ 黑斯廷斯，英格兰城市，1066年诺曼人在此大败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从而确立了统治地位。

利茨[1]、特拉法尔加、葛底斯堡[2]。

只有一个人死在了医院、船上、荒山僻野、弥漫着温馨和爱情的卧室。

只有一个人看见了辽远的曙色。

只有一个人嘴里体验到了水的清凉、果味和肉香。

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

诺曼，俄克拉荷马

① 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的村镇（现在捷克境内布尔诺附近），1805 年拿破仑在该处大败反法联盟的军队。

② 葛底斯堡，美国城市，南北战争期间，1863 年北军在该处大败南军，使战局发生转折。

量之歌

我在想着布满孤寂而迷茫的亮光的
清纯而又悄无声息的天空，
那爱默生可能曾经于无数个夜晚
站在康科德[①] 的雪原寒风中瞩望过的天空。
这里的星辰过分地密集。
这里的人也过分地集中。
无数世代的飞鸟与昆虫、
满身都是花斑的豹子与毒蛇、
交错着盘绕缠结的树枝、
咖啡林、沙原和茵茵碧草
自古以来就统治着黎明的曙色
并织造起细密而无益的迷宫。
我们脚下踩死的每一只蚂蚁
也许都是上帝的惟一杰作、
都是上帝为执行其制约神奇世界
所必须的精确法规的组成部分。
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宇宙
就将成为一个错误、变作一团混乱。
乌檀和积水那平展如镜的表面，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城市，爱默生 1834 年以后的定居地。

梦中那光怪陆离的奇妙幻境，
苔藓地衣，水里游鱼，石珊瑚，
时间长河中的龟阵鳖群，
仅存一个黄昏的萤火虫，
南美杉那庄严肃穆的王国，
夜色无法抹掉的书册上的
一行行规整的文字，
这一切，我分辨不清，但是，无疑不比我
更少个性、更少费解之处。
我不敢妄评麻风病和天狼星座。

1970年，圣保罗

卫 兵

亮光照了进来，我蓦然清醒；他就在那儿。
他开口对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就是(已经可以想像)我的名字。
我重又变成为了奴隶，在这十年里，这种情况有过不下七次。
他将他的记忆强加给了我。
他将日常的琐事、做人的秉性强加给了我。
我成了他的老看护，他强迫我为他洗脚。
他透过镜子、桌面和店铺的玻璃窥视着我。
这个或那个女人拒绝过他，我应该分担他的痛苦。
此刻，他在向我口授着这首诗，而我却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要求我糊里糊涂地学习那难学的盎格鲁-撒克逊语。
他使我把一些死去了的军人当成崇拜的偶像，而我却连一句话也不可能跟他们交谈。
在最后一阶楼梯上，我感觉到了他就在我的身边。
他与我同行、和我同声。
我对他恨之入骨。
我高兴地发现他几乎已经双目失明。
我身处一间圆形的囚室，环状的墙壁越缩越紧。
我们互不欺骗对方，但是却又都在说谎。
我们之间相互了解得太深，形影不离的兄弟啊。
你在喝我杯中的水、在咬我手中的面包。

自戕者的大门正开着，不过，神学家们断言：我将在另一个王
国的无边黑暗中等待着我自己。

致德语

我注定要使用卡斯蒂利亚的语言①,
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的号角;
然而,在那悠缓流逝的夜色之中,
另一些更亲切的乐音在我心底回荡。
有的——啊,那莎士比亚和《圣经》的语言——
是我从先辈那里直接继承而来,
另一些则是慷慨的机遇的馈赠,
不过,你啊,甜美的德意志语言,
却是我独自的选择和刻意的追寻。
通过刻苦钻研和学习语法条文,
通过无穷无尽的词形变化,
通过永远都不能确切释义的词典,
我终于得以逐渐地接近了你。
我说过自己的夜晚全被维吉尔占据,
不过,我本来也完全可以说
将那些时光给了荷尔德林② 和安杰勒斯③,

---

① 即西班牙语。

②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③(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1624—1677),原名谢弗勒尔,波兰宗教诗人。曾任西里西亚厄尔斯公爵的侍从医生。

海涅让我听到了他至美的歌吟；
歌德向我展示了那尽管迟暮
但同时却又宽厚而恩爱的恋情；
凯勒[1] 则描摹下了一只手放到
爱着自己的人的手中的玫瑰，
而那人已经死去，不会知道玫瑰是白是红。
你啊，德意志民族的语言，
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为完美的杰作：
你是复合词语、开口元音
和能够转述希腊人的雕琢诗句
以及你那森林中和夜幕下的声息的辅音
共同编织而成的可爱法宝。
我曾经拥有过你。如今，在这龙钟之年，
我觉得你像代数和月亮一样遥远。

① 凯勒（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

致那忧伤的人

昔日的一切依然完好如故：
撒克逊人的利剑和战绩，
拉厄耳忒斯[1] 的儿子
流放期间到过的海域和岛屿，
波斯人的金色月亮，
无数哲学和历史的园地，
记忆那阴森的金色光泽，
深夜里飘散着的素馨香气。
那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
你默默地搜寻着的诗句、
你梦里的涛涌或如锦夜色中
忘却了黎明的星辰都救不了你。
你所关注的只是一个女人，
那女人与别人一样，却又迥异。

① 拉厄耳忒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奥德修斯的父亲。他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期间，雅典娜神奇地使之返老还童。

大 海

大海。年轻的大海。尤利西斯的
和被伊斯兰教的人们
以海上辛伯达的名字播扬四方的
那另一位尤利西斯的大海。
傲然伫立船头的红发埃里克① 的
翻腾着灰色波涛的大海，
那位在果阿的沼泽里写诗
赞颂和哀悼祖国的绅士② 的大海。
特拉法尔加的大海。英格兰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讴歌过的大海，
那在日常的实战演习中
染上了光荣鲜血的大海。
在宁静的早晨冲刷着
无边沙滩的汹涌不息的大海。

① 埃里克，10世纪末的挪威探险家，欧洲人在格陵兰的第一个居民点的创建者。
② 指葡萄牙诗人卡蒙斯。

致匈牙利的第一位诗人

今日之日对你实在是过分遥远,
就连能透过闪烁的星辰和死牛的脏腑
把不可知的未来预测的占卜师
也都没有可能做出任何估计推算,
兄弟和幽灵啊,如今无需吹灰之力
我就能在百科辞书里找到你的名字、
知道哪些条河流曾经映照过
你如今踪迹尽失、化作了尘埃的容颜,
知道哪些君王、哪些偶像、哪些武士、
你那永恒的匈牙利的哪一道光辉
给了你唱出第一支歌的灵感。
漫漫的长夜和无边的大海、
多少个世纪的演化变迁、
不同的气候、国度和血缘将我们断隔,
然而,对语言的神秘痴情、
对韵律与意象的追索
却莫名地将我们紧密相连。
就好像是伊利亚的弓箭手,
在一个空寞的黄昏,我孤身独处,
任由思念这无谓的矢镞无限制地飞去,
飞向那茫茫的黑暗终极。

我的呼唤不可能企及的前辈啊，
你和我注定永远都不能相聚。
对于你，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回声；
对于我自己，我是一种渴望和奥秘、
是一个充满神奇与恐怖的岛屿，
也许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就像在另一片星空下生活过的你。

人之初

我就像是混沌初开时的部落民，
躺在岩穴里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
努力想要潜入梦境那浑浊的水中。
被乱箭射伤了的各种凶禽猛兽，
就好像是游移不定的幢幢鬼影，
使黑暗充满了令人悚然的气氛。
我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某种承诺，
也许是一个誓言的执行和实现，
也许是怨敌横死于山林旷野，
也许是情爱，也许是魔石一片。
我错过了时机。被无数世纪蚀损了的
记忆只记得那个夜晚及随后的清晨。
我满怀着焦虑与渴望。突然间，
我听到了兽群狂奔着穿过黎明时
发出的那连绵不绝的嘈杂喧嚣。
栎树枝挽成的弓、锋利无比的箭，
我都弃置未用，只是奔跑着去到了
岩穴尽头那洞开着的缺口旁边。
我终于见到了。好似一片烧红了的火炭，
无数的犄角高耸，脊背如同小山，
黑鬃飘散，怒瞪着的眼睛乌亮滚圆。

数目难计，不知道有几千几万。
那是野牛，我说道。我的嘴巴
从来都未曾提及过这个名字，
但却觉得它们只能属于这一族类。
在见到黎明时分的野牛之前，
我仿佛从来就未曾有过眼睛、
仿佛是个瞎子或者死人。
它们从晨曦中涌出。它们就是晨曦。
我不希望那像天上的星辰一般冷漠的、
由天铸的野性、冥顽和威猛
汇聚在一起形成的洪流
遭到任何人的阻截与亵渎。
它们将一只挡住去路的狗踏在了脚下，
即使是人，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随后，我将会用赭石和朱砂
在岩穴的洞顶描绘出它们的影像。
它们是主宰牺牲和荣耀的神祇。
我可是没有提起阿尔塔米拉洞窟① 的名字。
我的生与死有过许许多多的形式。

① 阿尔塔米拉洞窟，西班牙北部桑坦德市西的一处洞穴，以保留有优美的史前绘画与雕刻而闻名于世。洞窟内鲜艳的红、黑、紫三色壁画画的主要是野牛，形象逼真而生动。

引 诱

基罗加将军自己走向了死亡,
他接受了杀手桑托斯·佩雷斯的邀请;
而在桑托斯·佩雷斯的背后,
潜藏着罗萨斯那只巴勒莫的蜘蛛。
作为最大的懦夫,罗萨斯非常清楚,
在所有的人当中,勇猛刚烈者
最多疏漏也最为脆弱。
胡安·法昆多·基罗加威猛无比,
以至缺少理智。这样的一个事实
足以激起罗萨斯的嫉恨。
他决心将之除掉。他反复思索犹疑,
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武器:
那就是利用他对冒险的渴求与向往。
基罗加要出发去北方。几乎就在他登船的时候,
罗萨斯亲自对他发出了警告:
到处都在传说,洛佩斯[①] 正在策划
将他置于死地。他还好言劝说:
没有卫队,切不可冒然登程。
他还自告奋勇,愿意为他提供保护。

① 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1786—1838),阿根廷军人。

法昆多微微一笑。他不需要保镖。
他自己足以应付。于是，战船吱嘎地
逐渐将一处处村寨抛到了身后。
连绵的暴雨、浓雾、污泥、潮水
为航行增添了诸多艰辛麻烦。
他们终于望见了科尔多瓦城。
那里的人们把他们当成是幽灵显现。
人们以为他们早就已经离开了人间。
前一天晚上，整个科尔多瓦全都看到
桑托斯·佩雷斯在分发刀剑。
那队骑兵共有三十条山里的壮汉。
萨缅托后来写道：从未见过
这么明目张胆地策划一桩罪行。
胡安·法昆多·基罗加面不改色。
他继续北进。在圣地亚哥一德尔埃斯特罗，
他纵情于豪赌与心爱的冒险。
从黄昏到曙光初现的期间，
他或输或赢成百上千的金元。
风声越来越紧。他突然决定返航
并且立即下达了行动的命令。
在那荒无人烟的旷野山林，
他们重新踏上了险恶的征程。
在一个叫做水眼的地方，
客栈老板提醒他注意：
奉命杀他的那队人马
刚刚打那儿经过，
此刻正在什么地方等着。
一个都不能放走，这就是命令。

队长桑托斯·佩雷斯这么说。
法昆多丝毫没有惊慌退缩。
敢于加害于基罗加的人
还没有出生，他的回答掷地有声。
随行的人们面色苍白、沉默无言。
夜幕突然降临，只有那位
对自己冥冥中的神明深信不疑的
事主和强者没有失眠。天亮了。
他们不可能再次见到熹微的晨光。
这个已经被一再讲过的故事
到底有了个什么样的结局？
战船重又朝着雅科谷的方向驶去。

1891

几乎没等我看清，他就已经消失。
笔挺的黑色衣服非常得体，
窄窄的额头和稀疏的胡须，
脖子上系着根普通的宽领带，
他走在黄昏时分的人群之中，
仿佛心事重重、旁若无人。
在彼德拉斯大街[1] 的角上，
他要了杯巴西蔗酒。一切如常。
有人同他道别。他未做回应。
他眼睛里闪耀着积淀的仇恨。
他又走过了一个街区，一曲民谣
飘出一座院落飞进他的耳朵。
那类吉他曲调总是让人心烦意躁，
他却跟着那节奏摇头晃脑，自己还不知道。
他抬起手来举到胸前，摸了摸
藏在背心下面的锋利匕首。
他要去讨还一笔陈债。很快就会结清。
他又走了几步，随即就戛然止步。
他看到门洞里有一朵刺蓟花。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名，位于市东南。

他听见水桶落入池塘的响动、
听见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
他推了一下那本来就开着的门,
仿佛人家已经在等待着他的光临。
今天夜里,他也许就会变成鬼魂。

1929

从前，太阳早早地就会照到
那对着最后一进天井的房间；
如今，旁边的高楼遮住了光线，
然而，在朦胧的黑暗中，
卑微的房客从天一亮就已经睡醒。
他小心翼翼地不出任何声响，
默默地喝茶、静静地等待，
不想惊扰隔壁屋子里的人。
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与往常一样。
胃里还是那平日的溃疡灼痛。
我的生活里不会再有女人了，他想。
朋友们令他生厌。自己肯定
也不讨别人喜欢，这是他的推测。
他们谈论弓箭手、绘画之类他不懂的事情。
他没有留意时间。不慌不忙地
站了起来，故意磨磨蹭蹭地刮了脸。
总得想法儿消磨光阴。
镜子里映出来的脸上
仍然保留着他从前的镇定。
我们比自己的容貌老得还快，
他想道，可是，那眼角、那变成

灰色的胡须、那嘴巴仍然如故。
他拿起帽子，走出房间。在门厅里，
他看到了一张打开着的报纸。
他浏览了大字标题：
几乎只是听到过名字的国家里的内阁危机。
接着，他注意到了前一天的日期。
他松了一口气，没有必要再读下去。
外面，晨曦重又唤起了
他对有个新的开始的一贯期望、
重又送来了商贩叫卖的声浪。
他本来就无所用心，不过是茫然地
走街串巷，企图在人流中消匿。
他欣然地望着一幢幢新起的楼宇，
某种东西，也许是南风，令他欢畅。
他穿过如今改为科尔多瓦的里韦拉大街，
已经不再记得，很多年前，他对那里
曾经尽量趋避。他又走了两三个街区。
他认出了一溜长长的栅栏、
铁铸阳台的圆形围杆、
栽满碎玻璃碴子的矮墙。
仅此而已。一切全都事过境迁。
他在道研子上绊了一下，差点儿跌倒。
孩子们发出了哄笑。他没去理睬。
此刻，他有意地放慢了脚步。
他突然停了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今变成为冷饮店的地方，
从前可是一家叫做菲古拉的商场。
(时间几乎过了半个世纪。)

就在那儿，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滑头
把牌摸到十五点[①]，赢得他非常之惨。
他怀疑那家伙做了手脚。
他不想多费唇舌，只是干巴巴地说道：
我如数照付，分文不少，
不过，然后咱们到街上去见个分晓。
那人欣然地接受了挑战：
赌技不行，刀法未必就好。
天上没有一颗星星。贝纳维德斯
递过去了自己的腰刀。格斗非常激烈。
在他的记忆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只见凝滞的刀光一闪，接着就是一阵混乱，
对手带着长长的致命刀伤倒在地上。
为防有变，随后他又补了一刀。
他听到了人倒刀落的声响。
直到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手腕受伤
并且还看见了血在流淌。
直到这时，他才从嗓子眼里
骂出了一句粗话，尽情发泄出了
心底的狂喜、愤怒与惊慌。
那么多年了，他终于找回
作为男子汉、作为勇者的幸福，
或者，至少是，在逝去了的岁月里，
曾经有过一回的那种感觉。

---

① 十五点，一种牌戏。

诺　言

那是在普林格莱斯大街，伊西德罗·洛萨诺大夫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讲得非常简洁，我知道他以前曾经讲过，而且，看得出来，还是讲过了许多次，增加或者改动任何一个细节都会严重破坏叙述的谐和。

“事情就发生在这儿，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几年。我刚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学成归来。一天夜里，医院派人来叫我。我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穿好了衣服，然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在值班室里，欧德罗·里韦拉大夫对我说，委员会的一个坏蛋克莱门特·加雷，肚子上挨了一刀。我们为他做了检查。现在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那会儿，看到一个人肠子翻在外面还真有点儿心里发颤。那人紧闭着双眼、呼吸艰难。里韦拉大夫对我说道：

“‘我说，年轻的同事，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让这个混蛋去等死吧。’

“我回答他说，既然半夜两点多钟把我叫了来，我就要尽力抢救。里韦拉耸了耸肩膀。我把肠子洗净放回了腹腔，然后缝合了伤口。那家伙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第二天我去看他。那人没死。他看了看我，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对您，由衷感谢；对里韦拉，照价付钱。’

“从那以后，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只羊羔。大概是从四十岁起吧，就再也没有收到那份礼物了。”

惊人之举

莫隆的一位村民对我讲述了这件事情：

“谁都不太清楚莫里坦和帕尔多·里瓦罗拉怎么结下了仇而且那仇还深得不得了。他们俩都属于保守党，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在委员会里开始的。对莫里坦，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因为，他死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据说，他祖籍是恩特雷里奥斯省。帕尔多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此人不是什么头面人物，甚至连个边儿也沾不上，但却有着那么一种架势。他个头不高，颇为墩实，衣着非常考究。两个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里瓦罗拉更有心计，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早就对莫里坦恨之入骨，只是表现得极为谨慎。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赞成。杀人要坐牢，那么干可就太蠢了。帕尔多对自己的计划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七点钟。广场上有很多人。里瓦罗拉像平时一样，悠然地混迹于人流之中。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上装领口的扣眼里还插着一枝康乃馨。他由侄女陪着。突然，他蹲到地上，两只胳膊像翅膀似的上下扇动，嘴里还学起了鸡叫。人们惊讶地为他闪出了地方。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会变成了这副模样，而且是在整个莫隆的众目睽睽之下，在一个星期天里！他就这样一直扇动着胳膊、咯咯地叫着行进了半个街区，然后一转身朝莫里坦的家拐了过去。他推开铁门，纵身一跃闯到了院子当中。街上挤满了人。莫里坦闻声走了出来。他一看到死对头正朝自己扑了过来，就想退回到屋子里去，可是，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紧接着又挨

了一枪。两名警察架走了里瓦罗拉。他死命地挣扎着，却没有停止学鸡叫。

"一个月之后，他被放了出来。法医说他突然精神失常。村里的人不是全都看见他的样子就跟鸡一模一样了吗?"

四个时代

一共是四个故事。

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一座一些勇敢的人们进攻和保卫着的坚固城池。保卫者们知道那座城市必将遭到兵燹的劫难，而他们的奋战于事无补；而攻方的名将阿喀琉斯也明白自己注定要在胜利之前死去。岁月的流逝逐渐为这个故事增加了神奇的色彩。据说，千军万马为之丧生的特洛伊的海伦是一朵美丽的云彩、一个影子；据说，希腊人借以藏身的空腹大木马也是纯属子虚乌有。荷马说不定并不是头一个讲述这一故事的人。我记得有人在十四世纪留下了这么一句诗：The borgh brittened and brent to brondes and askes①。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②可能会认为特洛伊的命运早在帕里斯③爱上海伦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而

---

① 这句英文诗的意思是“城堡破碎并化作了大火与灰烬”，引自优秀的头韵体诗《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这首诗收在撒克逊语古乐府中。——原注

② 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画家。

③ 帕里斯，希腊神话里特洛伊的王子。在他出生之前，他母亲曾梦见自己生下了一个火炬，这火炬点燃了特洛伊城，所以，他在出生后被丢弃在山上，由一只母熊奶大。长大成人后，他身材俊美、膂力过人，后来因为诱拐了海伦而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叶芝[1]却可能把时间确定在丽达[2]同神化成的天鹅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刹那。

另一个同第一个有关,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那是尤利西斯在险象环生的大海和邪祟遍地的岛屿漂泊与滞留了十年之久以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伊塔卡的故事,是北方的诸神看到被毁了的家园重又从大海中再现苍翠与光艳并且找到了丢失在草地上的、从前玩过的象棋的棋子的故事。

第三个是关于追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旧有形体的变异。伊阿宋和金羊毛;波斯人那三十只穿越高山和大海并看到了它们的上帝西摩格[3]的飞鸟,其实那上帝就是它们自己和它们全体。从前,凡事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有人终于偷得了金苹果树的禁果[4],有人终于夺走了格里亚尔杯[5]。如今,任何追求都将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埃哈伯[6]船长找到了鲸鱼,但是那鲸鱼却使他死于非命;詹姆斯[7]和卡夫卡笔下的英雄们所期望的也只能是失败而已。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少得可怜,所谓的完满结局[8]只不过是人为的设计罢了。我们不能指望天堂,但是却可以相信地狱。

---

① 叶芝有名诗《丽达与天鹅》。

② 丽达,希腊神话里的海中仙女,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一天,她在洗澡的时候,宙斯变作天鹅投入她的怀中。她随后产下两只蛋,从其中的一只里面生出了海伦。

③ 传说中栖居于沙特阿拉伯的卡夫山中的大鹏。

④ 希腊神话里夜神赫斯珀洛斯的女儿们的果园中由毒龙守护着的金苹果树的果实,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巨人阿特拉斯的帮助下将之窃走。

⑤ 耶稣最后的晚餐中用过的酒杯。

⑥ 埃哈伯,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捕鲸船船长。

⑦ 此处指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

⑧ 原文为英文。

最后一个是关于神灵牺牲的故事。弗里吉亚的阿提斯[1] 自残自戕；献祭给奥丁的奥丁，自己献祭给自己，在树上挂了整整九夜，而且还身带矛伤；基督被罗马人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一共是四个故事。我们在有生之年还将继续讲述这些故事，不过会经过改动。

① 阿提斯，源自古代小亚细亚弗里吉亚地区的众神之母赛比利的配偶，后来传至罗马帝国，主司草木，以自戕又复生象征草木的枯荣。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梦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于1946年的某一天黎明时分所做的梦，奇怪得很，没有影像，只有慢条斯理的讲话声。那声音不是他的，但却很像他的。在那时间很短的梦中，尽管话题有些哀戚，语气倒是冷漠而平淡。不过，他知道自己睡在卧室里、妻子就在身边。黑暗中，那梦对他说道：

大约是在几天前的夜里，在科尔多瓦大街的一个角落，你曾经同博尔赫斯讨论过塞维利亚无名氏的呼唤：啊，死神，你悄悄地来吧，你总是驾着飞矢悄然而至。你们怀疑那是对某一句拉丁文的刻意模仿，因为那类抄袭符合某个时代的习俗，而在那个时代里，完全不存在我们现有的那种经济考虑大于文学目的的剽窃观念。你们未曾怀疑、也不可能怀疑的是那句话的预言意味。再过几个小时，你将匆匆地赶往宪法广场火车站的最后一个月台，到拉普拉塔大学去讲课。你登上火车，将皮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拣个靠着窗口的座位坐了下去。有人会同你搭讪。我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但却看到了他的模样。你没有理睬他，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像平时一样同妻子和女儿道过别了。你将不会记得这个梦，因为，为了让事情成真，你必须忘掉一切。

宫 殿

那宫殿之大并非没有止境。

院墙、空地、花园、迷宫、台阶、坛圃、栏杆、门洞、巷道、庭园、方院、回廊、路口、水塘、前厅、后堂、卧室、书房、阁楼、监牢、囚笼和坟场，虽然多得如同恒河的沙粒，那数字终究会有一个极限。以楼宇为界，向西铺开的是铁器营、木工坊、牲口棚、造船厂和奴隶房。

任何人都只能涉足那座宫殿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有人甚至只到过地下的厅堂。我们可能见到过某些面孔、听到某些声音和话语，但是，我们所能接触的极其有限。有限却又美好。在石碑上镌下的和在生死簿上登记日期则是我们死后的事情；一旦死了，议论也好、欲望也好、名声也好，全都与我们无关。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呐。

亨吉斯特需要人手(公元449年)

亨吉斯特需要人手。

人们将会从海角天涯、从烟雾弥漫的茅舍、从穷乡僻壤、从虎狼出没凶险无比的密林深处蜂拥而至。

农夫将会放下犁杖,渔民将会丢弃鱼网。

他们将会抛妻弃子,因为男人知道自己在任何地方夜里都可以找到女人、都可以生儿育女。

雇佣兵亨吉斯特需要人手。

他需要人手去开发那个还不叫英吉利的岛屿。

追随他的人必须顺从而又残忍。

他们知道他在男人的事业上总是奋勇当先。

他们知道他有一次忘记了应该报仇、人们给了他一把出鞘的剑、那把剑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他们将用桨划着没有罗盘、没有桅杆的船穿越大海。

他们将随身带着剑和盾、野猪状的头盔、让庄稼繁育的法术、朦胧的宇宙观念、关于匈奴人和哥特人的传说。

他们将夺地封疆,但却绝对不会进入罗马人丢下的城市,因为,对他们那蛮族的头脑来说,城市未免过于复杂。

亨吉斯特需要他们冲锋陷阵、烧杀抢掠、腐化堕落和被人遗忘。

亨吉斯特需要他们(他自己并不知道)缔造最强大的帝国、让

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放声高歌、让纳尔逊[1] 的舰队辖制大海、让亚当和夏娃手牵着手默默地离开他们丢失了的乐园。

亨吉斯特需要他们（他自己并不知道）让我能写下这些文字。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统帅。1805 年 10 月，他指挥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大败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巩固了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

仇人轶事

逃避和等待了那么多年之后，这一次仇人终于来到了我的家里。我从窗口看到他艰难地顺着崎岖的山路攀缘而上。他拄着拐杖。在他的手里，那笨重的拐杖只能是根棍子，而不可能变成武器。我勉强地听到了期待中的微弱敲门声。我不无留恋地看了看自己的手稿、写了一半的文章和尽管不懂希腊文却破例放在手头的那本阿尔特米多卢斯① 关于梦的著作。这一天又算白搭了，我想道。我手忙脚乱地用钥匙开了门。我深怕他会跌倒，可是他却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接着丢掉了手杖（那手杖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竟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我的床上。我曾经多次忧心忡忡地想像过他的模样，但是，只是到了那会儿才注意到他的样子很像林肯晚年的画像，就跟亲兄弟一样。当时大约是下午四点来钟。

为了让他能够听清我要说的话，我俯下身去对他说道：

“我还以为只有自己会老呐，其实别人也一样。咱们终于在这儿见面了，从前的事情已经毫无意义。”

在我讲话的时候，他解开了外套的扣子。他的右手放在上衣的口袋里面。有一件什么东西正指着我，我发觉那是一枝手枪。

于是，他铿锵有声对我说道：

“为了能够踏进您的家门，我不得不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现在您已经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我可不是一个有什么恻隐之心

① 阿尔特米多卢斯（活动期在2世纪），罗马占卜家，著有《解梦》。

的人。”

我想说点儿什么。我并非孔武威壮，只有言辞能够救我一命。我终于说道：

“很久以前，我确实伤害过一个孩子，不过，您已经不再是那个孩子，我也不再是那个不知轻重的人了。再说，报复和宽恕一样，都是面子上的事情，都是荒唐可笑的。”

“正是由于我不再是那个孩子了，”他反驳我说，“所以才必须杀了您。这不是报复，而是讨回公道。您的辩白，博尔赫斯，只是因为害怕而耍的花招，想让我别杀了您。您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我回答道。

“什么办法？”

“醒过来呀。”

我真的醒了。

致冰岛

我的躯体及身影
到过这美丽地球的许多地方，
其中最遥远也最亲切的是你，
世界的尽头啊，冰岛，
你这舟楫、耕犁和船桨、
晾晒着的鱼网、
从黎明起就溢满朦胧天空的
那奇特而凝滞的昏暗光线、
追踪已经消失了的
海盗帆影的劲风的国度。
你是一块圣地，你曾是
日耳曼民族的备忘录并挽救了
他们关于铁铸森林和林中的狼、
关于连鬼神也都闻风丧胆的
用死人指甲堆造的战舰的神话。
冰岛啊，自从那天早晨
父亲交给了当时还是孩子而至今仍然活着的我
一部《沃尔松格传》[①]，

① 原文为冰岛文。这是一部关于冰岛古代英雄的神话传说。

我就一直对你魂牵梦绕。
此刻，我虽然已经双目失明，
却还在借助词典缓慢地探讨着它的内容。
当躯体不胜心灵的重负的时候，
在火势已弱、已经变成灰烬之后，
开始耐着性子学做一件不见结果的事情
其实倒也非常不错。
于是，我就选择了你的语言，
那涵盖了一个半球的陆地和海洋、
曾经传播到过拜占庭
和美洲的荒蛮角落的北方拉丁文。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掌握，但是，
我期待的是那不期的收获，
而不是明知不可企及的成果。
那些悉心研究星辰或级数的人们
也许有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
只是出于爱，那愚蠢的爱啊，冰岛。

致镜子

不倦的镜子啊，你为什么那么执著？
神秘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重复
我的手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你为什么会成为黑暗中突显的光幅？
你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另一个自我，
你时时刻刻都在暗中窥探监视。
你透过飘忽的水面和坚硬的玻璃
将我跟踪，尽管我已经成了瞎子。
我看不见你，但却知道你的存在，
这事实本身使你变得更加可怖；
你是敢于倍增代表我们的自身
和我们的命运之物的数目的魔物。
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
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致一只猫

镜子并不是更为沉寂悄然，
飘忽的晨曦也非踪影难觅；
月光下，你就好像是那花豹，
我们只能从远处看到你的形迹。
受到莫名的天条的制约，
我们只能枉然地将你寻找；
你比恒河及彩霞还要遥远，
你注定孤独、注定玄奥。
你的脊梁可以任由我的手
缓抚轻摩。早在很久以前，
从那已经无从追忆的时候起，
你就接受了我真心的爱怜。
你活着，却属于另一个时代。
你是一个梦境般的封闭世界的主宰。

东兰辛

白天和夜晚
杂错着（交织着）① 回忆与焦虑：
焦虑是希望的一种形式，
回忆是我们为那顽固的忘却的疏漏所取的名字。
我一生都是那有着两个面孔的雅努斯，
望着日落，也望着晨曦；
我今天只想赞美你啊，可望的未来之期。
《圣经》描述过的和回荡着斧斫之声的地区，
我瞩目却不可能看到的树木，
卷带着我看不到的飞鸟的徐风，
渐入梦境乃至祖国的依依寒夜，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会逐渐熟悉的电灯开关和转门，
我会说一句“这又是一天”的醒来时分，
我的手将会触摸到的书籍，
将会只剩下声音的男女朋友，
我能看得到的唯一颜色晚霞的浑黄，
我歌唱所有的这一切以及
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没有给过我幸福、
我在那里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地方的

① 原文为英文。

令人肝肠寸断的回忆。

东兰辛啊，我在傍晚的时候将你的霞彩赞颂，
我知道自己的话语可能非常精到确当，
但是，细究起来却又并不尽然，
因为现实是捉摸不到的，
因为语言只是一系列僵死的符号。
密歇根、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
　亚利桑那，
我将努力将这些地方歌唱。

1972 年 3 月 9 日

致丛林狼

在多少个世纪里面，四处旷野的
漫漫沙原没有一个地方未曾领教
你无以计数的践踏和灰色狐狼、
贪婪鬣狗般的呜咽嚎叫。
在多少个世纪里面？这么说不对。
狼啊，时间倏忽而逝，与你无关；
你活得真诚干净，你活得投入，
我们的生活却愚蠢得不胜其烦。
你那曾经是近乎于是想像中的长吠
在亚利桑那的荒漠里面回响，
在那里，到处都是沃野荒原，
在那里，你那消失了的孤吠重又激荡。
你曾经是我一夜的象征，
但愿这首哀歌成为你模糊的画像。

一个明天

我已经年届七旬、
双目失明，
谁能发发善心
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
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
千篇一律的日子、
摆脱礼数、拘囿和说教、
摆脱不断签发
以供尘封的名册、
摆脱充作记忆的书籍，
让我能够得到也许是作为阿根廷人
注定该得到的那充满生机的净土、
能够得到塞缪尔·约翰逊崇尚的
机缘和永恒探索
以及冒险的满足。
我曾经为自己没能成为像1874年去世的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
或者像要求学生热爱而自己却并不相信的心理学的父亲[1]

[1] 博尔赫斯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是律师和心理学教师。

那样的人
而感到愧疚和羞辱,
我将忘掉给了我一定名声的文字,
我将成为奥斯汀人、爱丁堡人和西班牙人,
我将到我心目中的西方去寻找黎明。
祖国啊,你属于我,但只是在那永不磨灭的记忆里面,
而不是在以日为计的瞬息之中。

老虎的金黄

那威猛剽悍的孟加拉虎
从未曾想过眼前的铁栅
竟会是囚禁自己的牢房，
待到日暮黄昏的时候，
我还将无数次地看到它在那里
循着不可更改的路径往来奔忙。
此后还会有别的老虎，
那就是布莱克的火虎；
此后还会有别的金黄，
那就是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
那就是九夜戒指①：
每过九夜就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
永远都不会有终结之数。
随着岁月的流转，
其他的绚丽色彩渐渐将我遗忘，
现如今只剩下了
模糊的光亮、错杂的暗影
以及那初始的金黄。

① 博尔赫斯原注："关于九夜戒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小埃达》的第 49 章。戒指的名称是德劳普尼尔。"博尔赫斯所说的《小埃达》可能是指散文《埃达》。

啊，夕阳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
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
啊，还有你的头发那更为迷人的金色，
我这双手多么渴望着去抚摩。

1972年，东兰辛



王永年译

①本集略去已收入《老虎的金黄》（1972)中的《剑》、《小诗十三首》、《阿隆索·吉哈诺的梦》、《致一位恺撒》、《瞎子》、《普洛透斯》、《再谈普洛透斯》、《雅努斯胸像的独白》、《黑豹》和《明天》诸篇。

序　言

激发诗人灵感的缪斯的浪漫主义是古典诗人信奉的理论；诗歌作为智力活动的古典理论，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在1846年前后提出来的。这一事实相当矛盾。除了个别孤立的、从梦中得到灵感的例子——比德提到的牧人之梦，柯尔律治的著名的梦——之外，两种理论显然都有其真实的成分，只不过分属诗歌进程的不同阶段而已（至于缪斯这个词，我们应该理解为希伯来人和弥尔顿所说的"灵魂"和我们可悲的神话称之为"下意识"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那一进程多少是不变的。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如果吉星高照，这一部分逐渐明朗。我不止一次在暗中摸索，有时不得不从原路退回。我尽可能地少去干预作品的演变。我不希望作品被自己的见解所左右，我们的见解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加工订货的艺术是天真的想法，因为谁都不知道执行的结果如何。吉卜林承认作家可以构思一则寓言，但不可能深入它的寓意。作家忠于的应该是他的想像，而不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短暂的情景。

文学从诗歌出发，也许要经过几百年之后才能辨明散文的可能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历时四百年才留下一些值得赞扬的诗歌和勉强称得上是清晰的散文。语言本是魔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的变本加厉的耗损。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即使是部分恢复——它原来具有、如今已经泯没的优点。诗歌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精

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有维吉尔的诗句为证:

悲从中来,泫然泪下。

还有梅瑞狄斯的诗句:

炉火逐渐熄灭之际,
我们才探索和星辰的联系。

或者卢戈内斯的这句亚历山大体诗,他的西班牙语颇有拉丁古风:

芸芸众生,饱经忧患沧桑。

这些诗句在记忆中继续着它们变化不定的道路。

我多年从事文学,但没有什么美学原则。我们已经受到习惯的自然限制,何必再添加理论的限制呢?理论好像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无非是因人而异的刺激。惠特曼写的诗不用韵脚,自有他的道理;换了雨果,这种情况就难以想像了。

我读校样时,不太愉快地发现这个集子里有一些我平时没有的为失明而怨天尤人的情绪。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是钥匙和代数学。

豪·路·博尔赫斯

1975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

颅骨、隐秘的心、
看不见的血的道路、
梦的隧道、普洛透斯、
脏腑、后颈、骨架。

我就是这些东西。难以置信，
我也是一把剑的回忆，
是弥散成金黄的孤寂的夕阳、
阴影和空虚的缅想。

我是从港口看船头的人；
我是时间耗损的有限的书本，
有限的插图；
我是羡慕死者的人。

更奇怪的是我成了
在屋子里雕砌文字的人。

宇宙起源

不是混沌，不是黑暗。
黑暗需要眼睛才能看见，
声音的寂静需要耳朵分辨，
镜子要形象充斥才能反映。

不是空间，不是时间。
甚至不是预先考虑一切的神，
是他设置了第一个
无限夜晚之前的万籁俱寂。

不可捉摸的赫拉克利特的长河，
它神秘的过程没有让
过去流向未来，
遗忘流向遗忘。

有的苦恼。有的恳求。
现在。宇宙的历史之后。

梦

午夜的钟特别慷慨，
给了充裕的时间，
我比尤利西斯的水手们航行得更远，
驶向梦的境界，
超越人类记忆的彼岸。
我在那里撷取的一鳞半爪，
连我自己也难以理解：
形态简单的草叶，
异乎寻常的动物，
与死者的对话，
实为面具的脸庞。
远古文字的语句，
和白天听到的无法相比，
有时候引起巨大的恐惧。
我将是众人，或许谁也不是，
我将是另一个人而不自知，
那人瞅着另一个梦——我的不眠。
含着淡泊的微笑凝目审视。

勃朗宁决意成为诗人

在伦敦这些红砖墙的迷宫里面，
我发现我作出的选择
是人们最奇特的行业，
除非所有的行业都有它的奇特。
正如炼金术士
从游移不定的水银里
寻找点铁成金的哲人石，
我努力使普通的字句
——赌棍做了暗记的纸牌、百姓的钱币——
产生魔法似的效应，
正如托尔的神灵和轰响，
雷电和祈祷。
我要用今天的语言
道出永恒的事物；
努力不辜负
拜伦的伟大回声。
我生自尘土，归为尘土。
假如有个女人和我分享爱情，
我的诗句将直上九重天庭；
假如有个女人蔑视我的爱情，
我将把我的悲哀化为音乐，

一直回响在时间的长河。
后半辈子我将努力忘掉自己。
我将成为自己看不清的面庞，
成为接受神圣使命、
充当叛徒的犹大，
成为泥沼里的卡利班①，
我将像雇佣兵那样死去，
既无畏惧，又无信仰，
成为波利克拉特斯②，
惊恐地看到命运归还的指环，
我将成为恨我的朋友。
波斯人将给我夜莺，罗马给我宝剑。
面具、痛苦、复活，
拆散和编织我的命运，
有朝一日我将成为罗伯特·勃朗宁。

---

① 卡利班，莎士比亚悲剧《暴风雨》里的人物，是魔鬼和女巫所生的畸形儿子、普罗斯彼罗的奴隶。勃朗宁在《岛上的自然神学》一诗里表达了卡利班对上帝和宇宙的粗浅认识。

② 波利克拉特斯，古希腊爱琴海萨摩斯岛暴君，在位四十年事事遂心，为了避免天忌，他把最珍贵的指环投入海中，但在渔人进贡的鱼腹里发现那枚指环，预感到上天不接受他的祭献，厄运即将降临。公元前522年，奥隆特斯攻占萨摩斯岛，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清　单

要搭一张梯子才能上去。梯子缺了一档。
阁楼里堆满了杂物，
我们能找到什么？
一股潮味。
夕辉从熨衣室透进。
天花板的横梁很低，地板已经朽坏。
谁都不敢下脚。
有一张散了架的行军床。
一些没用的工具。
死去的人用过的轮椅。
灯具的底座。
巴拉圭吊床，流苏残缺不全。
鞍具和文件。
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①] 参谋部的一张图片。
一个老式的烧炭熨斗。
停摆的挂钟，钟摆损坏。
镀金剥落的镜框，衬布不知去向。
一个硬纸板棋盘，棋子不全。

① 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1855—1904)，乌拉圭将军、政治家，1897—1904年间民族革命领袖之一。

只剩两条腿的火盆。
一个皮箱。
一本发霉的《殉道书》，
作者是福克斯[①]，用花体字印刷。
一帧不知谁人的照片。
一张虎皮，毛板斑秃。
不知开哪扇门的一把钥匙。
楼里堆满了杂物，
我们能找到什么？
我树起这块碑，纪念遗忘和遗忘的事物，
和杂物混在一起，肯定不及青铜持久。

① 福克斯（1516—1587），英国殉教史学者，用拉丁文撰写了英国宗教迫害史和宗教改革家传记，自己译成英文，1563年出版，书名《最近这些灾难日子里的行传与丰碑》，俗称《殉道书》。

野　牛

庞然大物，咄咄逼人，无法辨认，
暗红的毛色像刚熄灭不久的火烬，
它在不知疲倦的荒山野岭
横空出世，岿然独行。

它昂起披着钢毛的颈背。
在这头古代公牛的愠怒里，
我看到了西部的印第安族
和阿尔塔米拉[①] 的被遗忘的人。

我想野牛没有人类的时间概念，
记忆是它虚幻的镜子。
它的进展史易变而徒然，
时间同它毫无干系。

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计数，等于零，
它是最后也是第一头野牛。

---

① 参看本书第 55 页注①。

自杀者

夜晚的星辰将会一颗不剩。
夜晚本身也将消失踪影。
我将离开人间，
整个无法忍受的世界与我同行。
我将抹掉金字塔、勋章、
大陆和面庞。
我将抹掉过去的积淀。
我将使历史灰飞烟灭，尘埃落定。
我瞅着最后的落日。
听到最后的鸟鸣。
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

夜 莺

维吉尔和波斯诗人笔下的夜莺，
你充满神话的歌声，
在昼夜不息的浩渺的莱茵河
或者英格兰的哪个隐秘的夜晚
传到我无知的耳畔，
消失在我的漫漫长夜中间？
我也许从未听到过你歌唱，
但是你我的生活相系，不可分离。
你在一本谜语书里
象征流浪的精灵。
水手管你叫做森林里的塞壬[1]，
你在朱丽叶的夜晚、
在复杂的拉丁篇章、
在朱迪亚[2] 和日耳曼
另一个夜莺的松林里歌唱，
那是喜欢嘲笑的、激情和悲哀的海涅。
济慈总是把你的歌声传达给世人。

---

① 塞壬，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女妖，住在地中海小岛上，常以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

② 朱迪亚，巴勒斯坦地名。

世界各地的人们
替你起了种种美丽的名字，
没有一个不和你的音乐相称，夜莺。
波斯人在梦中听到你，
为你心醉神迷。
你把胸口紧贴在刺上，
流尽最后的鲜血，
染红了你对之歌唱的玫瑰[①]。
我在空濛的下午不懈地仿效，
沙漠和海洋的夜莺，
你在记忆、兴奋和童话里
在爱情中燃烧，在歌声中死去。

①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里有一篇童话，写的是诗人要找一枝红玫瑰送给他心爱的姑娘，但夏日已尽，花园里只剩白玫瑰，夜莺为了成人之美，把胸口紧贴在玫瑰刺上，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玫瑰。

我这个人

徒劳的观察者在默默的镜子里
注视着自己的映象，
或者兄弟的身躯（反正一样），
我知道自己的徒劳不亚于他。

沉默的朋友，我这个人知道，
无论什么报复或宽恕
都比不上遗忘更有效。一位神道
给了人类消除憎恨的奇特诀窍。

我这个人尽管浪迹天涯，
却没有辨明时间的迷宫，
简单而又错综，艰辛而又不同，
个人和众人的迷宫。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不是战斗的剑。
我只是回声、遗忘、空虚。

小诗两首[1]

埃·爱伦·坡

我梦过的梦。深井和钟摆。
芸芸众生中的人。利热亚[2] ……
但还有这另一个人。

间　谍

在众目睽睽的战斗中，
别的人为祖国献出生命，
大理石碑记载着他们的姓名。
我在我憎恨的城市里隐姓埋名。
我言不由衷。

---

① 原文标题为《小诗十五首》，有15首诗，其中13首已收入1972年出版的《老虎的金黄》，此处从略，只保留两首。

② 利热亚，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一个同名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是讲故事人的前妻，因旧情未了，将前妻缠死后，借尸还魂。

背弃了自己的荣誉，
出卖把我当成朋友的人，
我收买人们的良知，
对祖国的名字表示厌恶，
甘心忍受遗臭万年的骂名。

西蒙·卡瓦哈尔

1890年前后，在安特洛一带，
我父亲同他有过接触，也许交谈过，
言语不多，说了些什么已经忘记。
他只给人一个印象：
黧黑的左手背
有兽爪留下的伤疤。
牧场上各有各的工作：
一个是驯马师，另一个赶牲口，
他是个套马的好手，
西蒙·卡瓦哈尔是猎虎人。
假如有虎掠夺牲畜栏，
或者听到它在黑暗里吼叫，
卡瓦哈尔便上山搜寻。
他带着刀子和犬群。
终于在密林中同虎遭遇。
他嗾使猎犬上前。
黄色毛皮的猛兽朝人扑来。
他把斗篷缠在左前臂，
充当护盾和诱饵。
猛兽暴露出白色的肚腹。
感到钢刃插进它身体直至死亡。

致命的决斗无有穷期。
杀死的总是那个不朽的猛兽。
它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
只不过我们的虎不断改变形状
有时叫憎，有时叫爱，或者意外。

不可知

月亮不知道她的恬静皎洁，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月亮；
沙砾不了解自己是沙砾。
任何事物都不了解它独特的模样。
象牙的棋子和摆弄它们的手，
和抽象的棋艺都毫无关系。
人们欢少悲多的命运
也许是冥冥中某个主宰的工具，
这些事我们不得而知；
把他叫做上帝并不解决问题，
恐惧、疑虑和有头无尾的祈祷，
都是白费气力，徒劳无益。
哪一张弓射出我这支箭？
目标又是哪一座高山之巅？

布鲁南堡，公元937年[1]

你身边空无一人。
昨晚我在战斗中杀了一个人。
他勇敢高大，显然有安拉夫的血统。
钢剑刺进胸口，稍稍偏左。
他颓然倒地，成了吃食，
乌鸦的吃食。
你再也等不到他了，我未曾见过的女人。
在黄色的洋面上，
逃逸的船只没有带上他。
黎明时分，
你在梦中伸手找他。
你的床铺寒冷。
昨晚我在布鲁南堡杀了一个人。

① 韦塞克斯的国王们战胜了爱尔兰的安拉夫（奥拉夫）率领的苏格兰、丹麦和不列颠联军，这首诗是一个撒克逊人的自白，其中有丁尼生翻译过的、极为出色的颂歌的韵味。——原注

失明的人

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时，
不知道瞅着我的是谁的脸；
我不知道谁是那反映出来的老人，
带着早已疲惫的愠怒，默不作声。

我在幽暗中用手摸索
我不可见的容貌。一个闪念。
我隐隐约约看到了你的头发：
灰白的、甚至仍带金黄色的头发。

我再说一遍：我失去的只是
事物虚假的表象。
给我安慰的是弥尔顿，是勇敢，
我仍想着玫瑰和语言，

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脸，
在这个奇异的下午我也许会知道自己是谁。

1972年

我担心未来（已趋于消逝）
会是一条深邃的甬道，
两边尽是模糊、无用、衰败的镜子，
重复着虚幻的映象，
在入梦前的昏暗中，
我祈求我不知名的神灵，
在我有生之年给我一些人或事的启示。
他们做到了。给我的是祖国。
我的先辈为了祖国遭到长期放逐，
忍受贫困、饥饿，仍坚持战斗，
如今壮丽的冒险又在面前。
我不是我曾用诗句歌颂的那些
万古流芳的保护的阴影。
我已失明。年届七旬；
我不是东岸的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
他胸部受了两处枪伤，
躺在恶臭的野战医院，
在呻吟的伤病员中间死去，
但是今天遭到亵渎的祖国
希望我用语法学者的秃笔，
摆脱琐碎的学院气息，

代替剑的事业，
汇集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
取得我的一席地位。我正在这么做。

挽 歌

三张十分古老的脸庞使我难以入眠：
一张是同克劳狄谈话的奥西亚努斯[1]
另一张是暴戾恣睢的北海神，
每天黎明和黄昏胡乱地挥舞着钢剑，
第三张是死亡，它的别名是
不分昼夜地咬啮着我的时间。
千百年历史的沉重包袱
仿佛是个人的过错，
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想着那艘高傲的船
把丹麦王朝的始祖
许尔德的遗骸送归大海；
我想着高大的狼，它用蛇做缰绳，
把英俊的死去的神[2]的白色
给了那条焚毁的船；
我想着横行大洋的海盗，
他们的血肉之躯

① 奥西亚努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

② 许尔德是丹麦国王，英国史诗《贝奥武甫》的开场白叙说了许尔德的海葬。英俊的死去的神指巴德尔，北欧埃达传说叙说了他的梦兆和结局。——原注

在海洋的重压下化为齑粉；
我想着航海者
飘流北方时望见的坟墓。
我想着我自己完美的死亡，
没有骨灰瓮，没有眼泪。

我们的全部往日

我想知道我的过去属于谁。
我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是那个写过一些拉丁六韵步诗句
已被岁月抹去的日内瓦少年？

是那个在父亲的书房里
寻找地图的精确曲度
和凶猛的虎豹形状，
耽于幻想的孩子？

还是那个推开房门的孩子？
屋里一个人即将死去，
孩子在大白天
吻了那人临终的脸。

我是那些今非昔比的人，
我是黄昏时分那些迷惘的人。

流放者（1977）

有人走在伊塔卡[1] 的小路上，
对他的国王已经毫无印象，
国王在特洛伊征战多年；
有人想着继承的田地、
儿子和新铸的犁，
也许感到心满意足。
我，尤利西斯，在世界尽头，
我下过冥王的宫殿，见过底比斯人
蒂勒西亚斯[2] 的鬼魂，
他解脱了蛇对赫拉克勒斯[3] 的纠缠，
赫拉克勒斯在草原上杀了狮子的幽灵，
同时又在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今天有人在玻利瓦尔和智利，

① 伊塔卡，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的家乡。

② 蒂勒西亚斯，希腊神话里的底比斯人，无意中看到雅典娜女神沐浴，雅典娜一怒之下用水泼瞎了他的眼睛，又后悔自己的孟浪，便给了他听懂鸟语和占卜的本领，以及一根帮助他认路的拐杖。

③ 赫拉克勒斯由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安菲特律翁之妻阿尔墨涅所生。出生时，宙斯的妻子赫拉出于忌妒，派两条毒蛇去害他，不料被他掐死。赫拉克勒斯少年时在客戎山上牧羊，杀死过一头狮子，剥下狮子皮当衣服。

可能很幸福，也可能不。
谁能告诉我就是他。

为纪念安赫利卡而作

这个不幸而渺小的死亡
会带走多少可能的生命！
命运会把多少可能的生命
付诸记忆或者遗忘！

我辞世时，消亡的只是过去；
这朵花在无知流水中飘零，
随之破灭的是未来，
星辰摧毁的不可限量的未来。

我和她一样会死于
命运没有为我安排的无数结局；
我的阴魂始终正视着祖国，
将寻找祖国陈旧的神话。

一方朴素的大理石保留她的纪念，
历史在我们前面延伸，毫无顾念。

镜 子

你为什么坚持，永不停息的镜子？
你为什么重复，神秘的兄弟，
我的手的最细微的动作？
为什么在暗处突然反射？

你是希腊哲人所说的另一个我，
一向在暗中监视。
在光滑的水面或坚实的玻璃上
你寻找着我，即使失明也难躲。

我看不见你，但知道你存在，
这件事增添了我对你的恐惧，
你居然成倍增加那些构成并且包括
我们的事物的数目，这事未免离奇。

你死去时将会复制另一个，
然后是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

我的书

我的书（它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
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这张脸
有着灰白鬓发和灰色的眼，
我在镜子里徒劳地寻找，
只能用手触摸。
我想到那些书页里
有些表达我思想的基本词句，
甚至是我自己写的，
它们却不知道我是谁，
想到这里不免有点伤心。
这样也许更好。死者的声音
将永远向我诉说。

护身符

一部斯诺里的冰岛《埃达》，丹麦印刷的初版本[1]。
五卷叔本华的著作。
两卷查普曼[2] 翻译的《奥德赛》。
一把曾经转战沙漠的宝剑。
我曾祖父从利马带回的马黛茶罐，底座有盘绕的蛇形装饰。
一个水晶三棱镜。
几帧褪色的银版照片。
塞西莉亚·因赫涅罗斯给我的一个木制地球仪，
　　那原是她父亲的东西。
一根曲柄手杖，曾伴我走遍美洲平原，
　　哥伦比亚和得克萨斯。
几个装证书的金属圆筒。
一套博士袍和博士帽。

---

① 布林约尔夫·斯韦恩松1643年发现的旧《埃达》，或称诗体《埃达》；一是新《埃达》，或称散文《埃达》，由冰岛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在13世纪初期写成，是旧《埃达》的诠释性著作。

② 查普曼（1559?—1634），英国诗人、学者，从1598年起翻译荷马史诗，历时二十余年方完成，根据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观点作了增添，甚至改写，译文得到兰姆、柯尔律治等人的赞扬。

萨阿韦德拉·法哈多[1] 的皮面精装的《从政之道》，
　　带着皮子的气味。
一个早晨的回忆。
维吉尔和弗罗斯特的诗句。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声音。
几个人的爱或者对话。
这一切肯定都是护身符，但不能抵御我不知名的黑暗，
　　我不知名的黑暗。

---

① 萨阿韦德拉·法哈多（1584—1648），西班牙外交家、作家，作品有历史学论著《从政之道，或基督教君主的理想》等。

目击者

那人在梦中看到了巨人，
正是在布列塔尼梦见的情景，
他决心干一番英雄事业，
两腿一夹，马刺猛踢洛西南特[①]。

灰不溜秋的人朝前冲去，
风车翼吱呀作声随风转动，
瘦马翻滚倒地；长枪断成两截，
成了无用的废物。

全身披挂的人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邻居的孩子见他落马，
却不知道冒险的结局，
也不知道命运将带他去西印度国。

他消失在另一个平原的远处，
据说那只是风车的一个梦。

① 洛西南特，堂吉诃德坐骑的名字，在西班牙文中意为“瘦马”。

梦魇

梦深处仍是梦。我每夜都希望消失
在为我洗尽白日的阴暗的水中，
但是在我们溶入虚无之前，
在那些纯净的水下面。

委琐的惊异在灰色的时刻搏动。
可能是一面镜子映出我变了样的面孔，
可能是一座有增无已的牢笼般的迷宫。
可能是一个花园。但始终是梦魇。

那种恐怖不是人间所有。不可名状的东西
从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向我袭来；
可憎的形象留在眼底，迟迟不去，
侮辱了黑暗，也侮辱了不眠之夜。

当我的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时候，
我身上为什么绽开这朵荒唐的玫瑰？

东　方

维吉尔用手摩挲
图案精致、色彩绚丽、
清新如水的织物，
骆驼商队经过遥远的时间和沙漠
把它运到维吉尔所在的罗马。
它将在农事诗句中长期传诵。
今天的丝绸。他以前从未见过。
一天傍晚，罗马法官下令，
把一个犹太人钉上十字架，
犹太人手脚被黑钉子穿透，溘然死去，
但是地球上世世代代的人们
不会忘记流血、祈祷、
和小山冈上三个最后的人。
我知道有一本神奇的书，
用六道虚实相间的线条组成六十四爻，
占卜我们清醒和睡梦的命运。
多么奇妙的消磨时间的创造！
我知道恒河和东方以远的地区，
鞑靼王管辖的流沙河和金鱼，
还有把瞬间、回声、狂喜
凝固在几个音节里的咒语；

我知道那个黄铜瓶里
禁锢的一缕烟的妖魔，
以及他在黑暗中作出的许诺。
啊，蕴藏着不可思议的事物的心灵！
首先看到星辰的迦勒底。
首先看到葡萄牙大船的果阿。
我知道克莱武[①] 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自杀。
吉姆和他的喇嘛朋友
始终探索拯救他们的道路。
茶的清香，檀香的馥郁。
科尔多瓦和阿克萨的清真寺，
还有老虎，像晚香玉一样精致。

这就是我的东方。是我的花园，
对你的回忆使我透不过气。

---

① 克莱武（1725—1774），英国将军，用各种手段使印度和孟加拉沦为英国殖民地，1767 年回英国后遭到猛烈指责，自杀身亡。

白 鹿

我今天清晨梦见的白鹿
来自苍翠英国的哪个乡村民谣，
来自哪本波斯书的插图，
和我们往昔夜晚白日的神秘区域？

只有一秒钟的工夫。我见它穿过草原，
消失在虚幻的金黄色的下午。
轻灵的生物，只有一个侧面的鹿，
构成它的是些许记忆，些许遗忘。

支配这个奇特世界的神灵，
让我梦见你，但不容我成为你的主人；
在遥远未来的一个拐角，
我或许会再梦见你，梦中的白鹿。

我也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
比梦中的草原和白鹿多几天时间。

永久的玫瑰[1]

献给苏莎娜·邦巴尔

伊斯兰历五百年，
波斯从寺院的尖塔上
眺望来自沙漠的长枪的侵犯，
内沙布尔的阿塔尔[2] 瞅着一朵玫瑰，
仿佛在沉思，而不是祷告，
他默不出声地对玫瑰说：
——我手里是你的模糊的球体。
时间使我们两个都衰老，并不知道
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败落的花园里。
你在空气中轻灵湿润。
你一阵阵的芳香
向我衰老的面庞升腾，
那个孩子在梦中的画面里
或者早晨在这个花园里隐约看见你，
但是我比他远就感知你的存在。
你的颜色可能像阳光那么洁白，

① 原文标题为英文。
② 阿塔尔（1142？—1220?），波斯神秘主义诗人。

或者像月亮那么金灿，
像胜利的剑那么橙黄坚实。
我是盲人，什么都不知道，但我预见到
道路不止一条。每一件事物
同时又是无数事物。
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
天穹、宫殿、江河、天使、
深沉的玫瑰，隐秘而没有穷期。



铁币[①]

(1976)

林之木译

①本集略去已收入《老虎的金黄》(1972)集中的《仇人轶事》一篇。

序言

一位作家，在活了整整七十年之后，即使再笨，也已经明白了某些事情。首先是自己的局限。他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为和——无疑更为重要——什么事情不可为。这一事实，也许令人扫兴，既适用于一代人、也适用于一个人。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不出来品达体颂歌、广引博征的历史小说或者诗体辩护词；我认为，也许近于天真，我们还没有完全开发变幻万千的十四行体和赫赫有名惠特曼的自由体诗的无限表现力。我还认为，抽象美学是一种虚幻的梦想、漫长的晚间聚会的愉快话题或者激励和困扰的源泉。如果抽象美学是单一的，艺术也就是单一的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才可以同时欣赏雨果和维吉尔、罗伯特·勃朗宁和斯温伯恩[①]、斯堪的纳维亚和波斯的作家及诗人。撒克逊人的粗犷音乐和象征主义的缠绵曲调同样让我们心荡神怡。每一件事物，不管是多么短暂和轻微，都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个词汇，尽管已经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却仍然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和对未来产生影响。

至于我本人……我知道，这个于整个1976年的过程中在东兰辛的荒凉校园里和回到祖国之后偶然命笔杂凑起来的集子，就其价值而言，和以前出过的相比，不会有大的突破也不会更为逊色。这一大家都能接受的保守估计使我有了一种无需承担责任的轻松

① 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评论家。

感。我有时候写得很随意,因为人们对我的看法不取决于我的诗文而是取决于对我所有的各种各样但却相当准确的印象。我会记下梦中听到的模糊话语并取名为《一个梦》[1]。我会将一首关于斯宾诺莎的诗重写并且很可能改得很糟。最后,我会沉醉于先辈的信念和那另一个为自己的晚景增彩的发现:英格兰和冰岛的日耳曼渊源。

我并没有枉生于1899年。我的习惯可以追溯到那个世纪乃至以前,而且我还力图不要忘记自己那遥远和已经变得模糊了的祖先。在序言里是可以讲真话的。我一向怯于讲话,但却喜欢倾听别人的言谈。我忘不了父亲、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阿方索·雷耶斯和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的真知灼见。我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不过,也许人们能够原谅我说一句:我不相信民主,那是一种对统计学的亵渎。

豪·路·博尔赫斯

1976年7月2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 原文为德文。

不能再现的往事的哀歌

我多么怀念
那一条两侧竖立着矮墙的土路
和在旷野中的一个平常的日子、
一个没有日期的日子里
遮蔽了初显的晨曦的
那位魁伟的骑士
（身披长大而破旧的斗篷）。
我多么怀念
并不知道自己将以博尔赫斯为姓氏的母亲
在圣伊雷内庄园
瞩望旭日升起时的情景。
我多么怀念
曾经参加塞佩塔的战斗①
和看到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
迎着第一颗子弹走去时的
那种豪壮的从容。
我多么怀念
父亲每天夜里
在临睡之前

① 指阿根廷独立后，联邦派和集权派于1820年发生在塞佩塔地区的战争。

而最后一次
是在 1938 年 2 月 14 日
推开的秘密别墅的那扇大门。
我多么怀念
亨吉斯特率领的舰队
从丹麦的一处海滨起锚
前去征服
当时还没有称作英格兰的岛屿的壮观场面。
我多么怀念
(我曾经拥有、后来又丢失了的)
透纳那片如同乐曲一般
宏大的金瓦。
我多么怀念
作为陪审官
面对那位在喝下毒药之后的那天下午
当蓝色的死神
正缘着已经冰冷了的双脚爬升的时候
还在镇定自若地
援引神话与推理
探讨不朽问题的苏格拉底[①]。
我多么怀念
你说你爱我、
我欣喜和幸福得
直到天明都未能成眠的日子。

①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 399 年被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死刑，遂服毒自杀。

苏亚雷斯[1]上校

那刚毅而忧郁的面庞
在晨曦中显得镇定而昂扬。
一只狗从人行道上一闪而过。
黑夜已经过去，天还没有大亮。
苏亚雷斯望着村落及其周围田野、
一处处庄园、一片片牧场、
牲口贩子们踩出的小道、
恒久的大地的宁静风光。
我从幻觉中看到了你啊，
年轻的军人，你就是曾经主宰
那场发生在胡宁、改变了
人们的命运的战役的英雄。
那微带哀伤的高大身影
仍然伫立在辽阔南国的某处旷野之中。

① 苏亚雷斯，指博尔赫斯的曾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

梦 魇

我梦见了一位古代的君王。
他头戴铁盔、目中无光。
这种形象如今已经无处可觅。
威武的佩剑永伴身边，像忠实的狗一样。
我不知道是诺森伯里亚还是挪威，
只知道他的国土在北疆。
浓密的红髯直抵胸口。
那天神的眼睛未曾对我瞩望。
这个灰色的威严人物
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经历与忧伤，
他出自哪一面已经模糊了的镜子、
哪一艘曾经转战四海的军舰之上？
我知道他伫立在那里梦见了我并把我审视。
日光驱散了黑夜。他却没有退避躲藏。

前 夕

不可计数的沙粒，
奔腾不息的江川，
比影子还轻盈的飞雪，
一片树叶的微阴，
静谧的海岸，转瞬消泯的泡沫，
野牛及无回的箭矢的故道，
一处又一处天地，
稻田和薄雾，
山岭，沉寂的矿藏，
奥里诺克河①，土、水、风、火
汇成的错综游戏，
温顺禽兽出没的广阔地域，
这一切将会从我的手中将你的手抽走，
不过，此外还有黑夜、黎明、白昼……

---

① 奥里诺克河，南美洲主要河流之一，主要流域在委内瑞拉境内。

东兰辛的一把钥匙

致胡蒂丝·马查多

我是一个打磨得光洁的钢件。
参差的边缘并非随意铺展。
我被串在钥匙环上
躲在柜斗里闷头酣眠。
有一把锁头在把我等待，
只有一把。铁皮和玻璃制成的门板。
就在那坚实门扉的另外一侧，
隐藏着实实在在的家室空间。
昏暗中，高大而空荡的镜子
守护着日夜的交替循环、
先辈留下的遗像
以及照片上依稀可寻的昨天。
我总有机会推开那牢固的大门，
让那锁头不再成为阻拦。

祖国的哀歌

黎明呈现出一片铁灰而并非金灿。
那黎明属于一个港口和一片沙原、
为数有限的显赫家族与权贵、
跨越昔日与今天的基本开阔空间。
随后就是同哥特佬们的战争。
到处都是英勇拼杀和胜利呼唤。
巴西① 和暴君②。一部兵荒马乱的历史。
无所不为而又无所不用的极端手段。
周年纪念的红色日期，
大理石的富丽，耸立的高碑，
空泛的议论，长篇的演讲，
百年和百五十年的庆祝会，
这一切不过是一团旧焰留下的
些许微不足道的余火轻灰。

---

① 巴西于1822年脱离葡萄牙，佩德罗一世建立了巴西帝国，实行独裁统治并在1825年发动了对阿根廷的战争。

② 指罗萨斯，他从1829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起开始独裁统治直至1852年被推翻。

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幸福的时代。
人们以同样的欢愉激情
面对爱情的到来和沙场的召唤。
亵渎情感的恶魔还没有将人民的名义盗用。
那如今已被摧残了的黎明年月,
正是阿斯卡苏比生活和战斗的时期,
他为高乔人唱出了一首首颂歌,
称赞他们只需一声号令就肯为国捐躯。
他代表了大众。既是领唱也是合声,
他是时光长河里的普洛透斯:
在蔚蓝的蒙得维的亚,他是士兵;
在加利福尼亚,他曾经将黄金寻觅。
他是宝剑在清晨的欢快闪烁。
如今,我们只是茫茫黑夜而已。

墨西哥

竟会有那么多事情完全一样！骑士与平川、
尚武的传统、白银与桃花心木家具、
用以为卧室增加温馨的安息香
以及由拉丁语衍生而成的西班牙语。
竟会有那么多事情截然不同！死去了的凶神
编织起来的充满着血腥的神话、
使荒漠变得恐怖阴森的仙人掌
以及对黎明前的黑暗的表情。
又有那么多事情万古不变！没人理会的
轻柔月光洒满地面的庭院、
纳赫拉[①] 诗里被人遗忘了的零落紫罗兰、
回涌到沙滩上的波涛的冲击连绵。
人在临终之时袒卧在床上
静候着死神的莅临。他要的是真正的死亡。

① 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墨西哥诗人。

秘 鲁

无边的世界蕴涵着种种事物，
我们只能模糊地了解其中的极少数。
忘却和机遇使我们无缘尽知。
我小时候知道的秘鲁只是普雷斯特[①] 的著述。
当然，还有悬吊在马鞍架上的
那锃光雪亮的银盘、
雕有蜿蜒蛇纹的银质茶具、
血腥战斗中的长矛挥闪。
后来就是晚霞笼罩的海滨、
庭院、栅栏和喷泉的幽秘、
埃古伦[②] 笔下的轻柔诗句、
山顶上的庞然古代石城遗迹[③]。
我活着，只是一个在黑暗胁迫下的影子；
我将死去，但却不可能尽览无尽的家事。

---

① 普雷斯特（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西班牙历史，在拉丁美洲历史方面著有《墨西哥史》和《秘鲁征服史》等。

② 埃古伦（1874—1942)，秘鲁后现代派诗人。

③ 指秘鲁中部安第斯山中的古代印加人的要塞城市马丘比丘的遗址。

致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1]

伊萨克·卢里亚[2] 公然宣告：永恒的《圣经》
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种解释。
每一种解释都自然成理无可挑剔，
取决于读者情况、版本和阅读时机。
你对祖国的诠释恢弘而光艳，
犹如白昼的光焰照亮我混沌的迷茫，
那称赞将《颂歌》嘲弄。(我对祖国的概念
不过是对愚蛮的刀剑和昔日的勇敢的向往。)
忽而是《赞歌》发出的豪迈震荡，
忽而又是那几乎冲决诗歌框架束缚的
属于你的未来新王国的民众
及其奔腾流泄的欢乐与忧伤。
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啊，你和我
曾经拥有过一个祖国（记得吗?)，却又将它沦丧。

1974

① 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1910—1984），阿根廷作家。
② 伊萨克·卢里亚（1534—1572），犹太教喀巴拉派思想家，曾提出新的创世说。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

我本该是殉教者，却成了刽子手。
我用火陶冶了人们的心灵。
为了能让自己的灵魂得救，
我祷告、自赎、哭泣和苦行。
在熊熊的烈焰中，我们看到了
出自我嘴里的判决命令：
净化的火堆和痛苦扭曲的身躯，
恶臭、嚎叫和垂死的拼争。
如今我死了，忘记了呻吟的人们，
但是，我知道，这见不得人的内疚
是旧罪之外重又犯下的新罪，
岁月的长风强似愆尤与悔恨，
旧我和新罪都将被席卷而去。
我终于涤清了心头的污秽。

征服者

我的名字是卡夫雷拉和卡尔瓦哈尔[1]。
我历尽了沧桑，尝遍了酸辛。
多少次我死了以后又得以复生。
我是楷模。而他们，不过是凡人。
我是十字架和西班牙的游击战士。
在那块异教大陆人迹未至的地方，
我频频地点起了战争的火焰。
是我最先涉足于巴西的蛮荒。
我的剽悍让蛮族闻风丧胆，
然而，我不是为基督、不是为国王、
也不是为耀眼的黄金拼死征战。
美丽的宝剑和狂暴的搏杀
才是我建功立业的力量源泉。
别的无关紧要。我曾经活得勇敢。

---

① 赫罗尼莫·路易斯·卡夫雷拉（1528—1574）和弗朗西斯科·德·卡尔瓦哈尔（1464 — 1548），均为西班牙在美洲的远征军的军人。

赫尔曼·梅尔维尔

他一直处在先辈的大海的包围之中，
正是那些撒克逊人给那大海取下了
"鲸鱼之路"的名字，将鲸鱼及其
漫游的大海这两个庞然大物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大海永远都属于他。
早在他的眼睛看到远海的惊涛之前，
他就透过《圣经》那另一片大海
或者各种画面
将那大海渴望和拥有。
成年后，他投身于地球的
所有洋面海域和没完没了的航行，
看到了利维坦①
染红的鱼叉和缤纷的海滩，
熟悉了夜晚与黎明的气味，
习惯了潜伏着危难的天际，
感受了成为勇敢者的幸福
和最后见到伊塔卡的欣喜。
作为大海的征服者，他也曾

① 利维坦，犹太教神话里的怪兽，或为鲸，或为鳄，或为蛇。

在作为山峦根基的大地上落脚，
在那里，一个不受时光的影响
而沉睡的罗盘标出了一条朦胧的轨迹。
在果园的浓阴庇护下，
梅尔维尔在新英格兰度过黄昏，
但大海却是他的归宿。
深不可测的大海以及风暴
和对白色的厌恶
成为受了伤的“皮阔德号”[①] 船长的耻辱。
那是一本大书。那是蓝色的普洛透斯。

① 《白鲸》中的捕鲸船的名字。

天 真

每一个黎明都会营造出
足以改变最为冥顽的命运的奇迹。
人类的脚掌已经在月球上留下了印痕,
执著的追求消除了岁月与里程的距离。
蓝天上明显地潜伏着蔽日的梦魇。
地球上所有的每一件东西
都同时是自己、是反衬或者竟属虚幻。
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异。
我奇怪一把钥匙居然能够打开一扇门,
我奇怪自己的手居然确实无疑,
我奇怪希腊人的伊利亚疾矢
居然没能射中不可企及的目的。
我奇怪锋利的宝剑居然会美、
奇怪玫瑰居然会有玫瑰的香气。

月　亮

致玛丽亚·儿玉

那金灿的地方实在凄凉。
高悬夜空的月亮
并不是当初亚当见到过的情形。
人们无数世纪的凝注使它积满了泪水。
看吧。它就是你的明镜。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我只是一个不速之客，冒然闯入了
你慷慨留给后世的百花园，
却曾不自量力地妄想
把你的提琴送向蓝天的乐音歌赞。
如今我已打消了这一念头。
人们通常吹嘘的艺术猥琐不堪，
怎能将你的威名提及。
称颂你的人必须清白而又勇敢。
我是怯懦之辈，注定没有作为。
讴歌你那慈爱的心中
如火似水般至纯至真的欢情
实属不能原宥的大胆冒犯。
我只能调动那污秽的词语
表述无谓的声响和空泛的概念；
你是那奔流不息的长河大川，
无欲无求，无悔无怨。

终 结

年迈的儿子，没有来历的人，
本该已经死去了的孤儿，
徒然地将那空荡的房屋占据。
(那房屋曾为两人共有而如今成了陈迹。
现在又变作两人的相聚之地。) 命运艰辛，
那悲伤的老人在茫然地
把曾经属于自己的声音寻觅。
奇迹也许不会比死亡更为令人惊异。
我们命中经历过的种种事情
不同凡响却又平淡无奇，
那像大地一般无边无际的揪心记忆
将会无休止地萦绕在他的心里。
上帝或者机缘或者空濛啊，求求你
还给我那不灭的形象而不是忘记。

致父亲

你希望能够死得彻彻底底，
包括伟大的心灵和肉体。
你希望走进另一片黑暗的时候，
不会发出怯懦和痛楚的哀泣。
我们看到你平静地离去，
就像当年你的父亲面对着弹雨。
血腥的战神未曾借给你翅膀，
死神却在渐渐地剪断生命的丝缕。
我们看到你面带微笑漠然与世长辞，
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所发现，
不过，说不定你的影子早已经
看到了希腊的柏拉图梦想过的、
你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对我讲过的典范。
没人会知道石碑预示着的是什么样的明天。

剑的命运

那另外一位博尔赫斯的宝剑
已经不再记得自己的战绩：
奥里韦[1] 对蓝色的蒙得维的亚的长期围困，
浩荡的大军，卡塞罗斯战役[2]
那渴望已久却又轻易取得的胜利，
错综复杂的巴拉圭，时光，
射中他的躯体的两颗子弹，
被鲜血染红了的河水，
恩特雷里奥斯的流寇，
三边地区的最高长官，
荒漠里的战马与长枪，
圣卡洛斯和胡宁，最后的冲击……
上帝让它大放异彩，而它却麻木不仁。
上帝让它有过可歌可泣的经历。它却毫无生气。
它像草木一般无声无息，
根本就不再记得那强悍的手臂和战斗、

① 曼努埃尔·塞菲利诺·奥里韦（1792—1857），乌拉圭民族主义战士，第二任总统（1835—1838），后移居阿根廷，得到罗萨斯的器重。1842 年率领阿根廷军队重返乌拉圭，围困蒙得维的亚达数年之久。

② 指 1852 年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军队在卡塞罗斯被乌尔基萨打败，罗萨斯随即逃亡并客死英国。

不记得那精心雕琢过的把柄、
不记得那为了祖国而崩损了的锋刃。
它只不过是博物馆的橱窗
遗忘了的展品中的一件、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一种过去了的辉煌、
一件弯形利器，已经没人再去注意。
也许我的无知与别人无异。

愧　疚

我犯了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过错。
我未曾能够得到幸福。
但愿那无情的忘却冰川
将我裹挟而去、让我踪影全无。
我的父母将我孕育，指望着
我能有一个壮烈而美好的人生，
历经土、水、风、火的洗礼。
我辜负了他们的苦心，
他们的殷切希望没能实现。
我的心思全部用于了艺术，
编造着毫无意义的作品。
他们给了我胆识。我却没有成为勇敢的人。
生而不幸的阴影不肯弃我而消散，
一直在我的身边与我相伴。

公元991年[①]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急剧变化的战局将他们逼进了松林。他们一共是十个或十二个人，时值黄昏。这些原本种地打鱼、吃尽人间辛苦和早就疲惫不堪了的人们如今成了战士。他们对别人的和自身的痛楚都已经麻木。伍尔弗雷德肩上中了一镖，在离松林几步远的地方一命呜呼了。没人为朋友的不幸动情，谁都没有回头去看上一眼。直到躲进浓密的树阴下之后，大家才颓然倒下，不过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盾牌和弓弩。艾丹坐在地上打破了沉默。他讲得慢条斯理，就像是自言自语。

“比尔特诺斯，咱们的老爷，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年纪最大，很可能也是体力最强的人。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不过，我看那时间不会长过从早晨到现在。钟声把我吵醒的时候，沃费思还在睡着。我岁数大了，觉轻。我从门口看到了水寇（就是那些海盗）的

① 博尔赫斯原注：“这是马尔登战役的日子。在英格兰，这次战役之所以出名是得益于那首记述了其过程的叙事歌谣。埃塞克斯的民兵被奥拉夫·特吕格瓦松的北欧海盗所打败。他们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先后战死，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已经阵亡，为了荣誉，他们不能偷生。在那首篇幅很短的史诗里面，与当时风行的讽喻风气截然不同，有许多极具特色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后来的冰岛的‘萨迦’的技巧开了先河。我把诗人想像成为撒克逊人的头领的儿子，正是这位头领命令自己的儿子不能死，从而救了他一命并使那次战役的情况得以流传了下来。”

马尔登战役见于一首描写东撒克逊人与北欧海盗的一场冲突的古英语英雄诗篇。作品的首尾已佚，只残存325行。埃塞克斯是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奥拉夫·特吕格瓦松（约964—约1000），即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

条帆，他们已经抛锚靠岸了。我们备好了庄园里的马匹，跟着比尔特诺斯走了出来。我们当着敌人的面分发了武器，很多人的手头一次学会持盾握剑。海盗的来使从河对岸提出要我们给他们一批金镯子，咱们老爷回答说，他只有古传的宝剑。两军之间横着一条涨了潮的河。对交战，我们是又怕又想，因为是在所难免啦。沃费思待在我的右边，差点儿让挪威人的箭给射中。”

沃费思心有余悸地打断他：

“爸，是你用盾挡掉了。”

艾丹接着说道：

“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守着桥。水寇们提出让我们允许他们涉水过河。比尔特诺斯答应了。他之所以这么做，我觉得，是因为他很想较量一下，并且也想用我们心中的信念去震慑那帮异教徒。敌人高举着盾牌过了河集结在岸边的草地上。接着双方就交起手来。”

人们认真地听着。他们回味着艾丹提到的每一件事情，仿佛只是到了这会儿，当有人用嘴讲出来了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从一大早起就在为英格兰、为他们未来的辽阔帝国而战斗了，但是自己却还不知道。沃费思很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怀疑那不紧不慢的演说有别的用意。

他接着说道：

“有几个人当了逃兵，他们将遭到人民的唾骂。咱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中，没人没有杀过挪威佬。比尔特诺斯死的时候没有祈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孽，他知道人人都没有过错。他感谢上帝让他在人间度过了幸福的岁月，特别是能有这最后的一天、能够战死沙场。我们有幸亲眼看到了他倒下以及其他许多人死在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之中和他们的非凡表现。我知道怎么死才最值得。咱们抄近道，赶在海盗们的前面抢占村庄。然后，埋伏在道路的两侧，用箭射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拼杀，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把你们带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喘口气。”

这时候,他已经站了起来。他像所有的撒克逊人一样,坚定而高大。

"然后怎么办,艾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问道。

"然后,他们会杀了我们。老爷死了,咱们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今天早晨是他领着咱们战斗,现在由我来指挥。我可不容许出现胆小鬼。这就是我要说的。"

人们全都站了起来。有人忍不住发出了"哎哟、哎哟"的叫声。

"咱们一共是十个人,艾丹,"那个年轻人说道。

"是九个。沃费思,儿子,我现在在跟你讲话。我要你做的事情并不简单。你必须独自离开我们。你要退出战斗,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是歌手、是诗人。"

沃费思跪到了地上。这是他父亲头一次提到他的诗歌。他气急败坏地说道:

"爸,难道你想让人们像对待那些可耻逃兵一样骂自己的儿子是胆小鬼吗?"

艾丹反驳道: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胆小鬼。我们将用生命来报答老爷,你要让他的名字万古流传。"

他转过身去对其他人说道:

"现在咱们就冲出树林。箭用完了以后,咱们就举起盾牌,用剑拼。"

沃费思看着他们消失在了暮色和树影之中,不过,他的嘴里已经涌出了诗句。

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

《挪威王列传》第一章第一百一十七行

奥丁也好、红髯托尔也好、白皮肤的基督也好……
名字及其代表的神祇并没有多大的重要；
做人的唯一要领就是要坚强勇敢，
人中豪杰埃伊纳尔就掌握了这一诀窍。
他是挪威首屈一指的弓箭手，
同时又偏爱上好的宝剑、
精于对战舰的督导。
他在世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一句名言，
所有的文选无不援引称道。
那是一次杀声震天的海战。
败局已定，难再扭转，
只待撞船沉入大海，
最后一箭折断了他的弓弦。
国王问他是什么在背后发出断裂的响声，
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答道：
是挪威，陛下，断送在了你的手中。
几个世纪之后，有人发掘出了
发生在冰岛的这个故事。我如今再次复述，
却远离着那片海域、那种情愫。

冰岛黎明

这就是冰岛的黎明。
这黎明始于那里的神话及白皮肤的基督出现之前。
这黎明将孕育出豺狼
和那成为了大海的毒蛇。
岁月与这黎明无关。
这黎明已经孕育过豺狼
和那成为了大海的毒蛇。
这黎明已经看到了
人们用死人指甲堆造起的战舰起航。
这黎明是黑暗的结晶,
能够照出没有颜面的上帝的形容。
这黎明比大海还要沉重、
比九天还要高耸。
这黎明是一道悬浮的大墙。
这就是冰岛的黎明。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1](1490—1558)

这是没有背叛罗马的神学家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著作，
他的时代的北方已经改信了
约翰·威克里夫[2]、胡斯[3] 和路德[4] 的学说。
在自己的故土没有了立身之地，
他就到意大利的晚霞中去寻求解脱，
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自己民族的历史，
将确曾发生过的事件与神话糅合。
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将那本书拿在了手里。
岁月的流逝丝毫没有磨蚀
那古籍的羊皮封面、
那用斜体排印的文字、
那钢版制作的精美插图、
他渊博的学识。只有时光的印迹。
没人读过、没人留意的史籍啊，
一天夜里，你以永恒之物的完美状态

①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瑞典天主教大主教、历史学家，著有《北方民族史》。
② 约翰·威克里夫（约1330—1384），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宗教改革先驱。
③ 约翰·胡斯（1372/1373—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用捷克文翻译了《圣经》。
④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创始人。

汇入了赫拉克利特的长流水中，
那水还在继续将我裹挟卷带。

回 声

被哈姆雷特的剑刺伤，
一位丹麦的国王
死在了自己的石筑宫殿里面，
那宫殿对着他的海盗出没的汪洋。
记忆和忘却编织出了
另一位死去了的国君及其鬼魂的传奇。
语言大师萨克森[①] 将那故事
收录进了自己的《丹麦人的业绩》。
几个世纪之后，国王又在丹麦死了一次，
与此同时，受到神奇力量的驱使，
他死在了伦敦城郊的一个戏台上。
威廉·莎士比亚梦见了他的生与死。
就像是机体的生机，
就像是曙光的晶莹，
就像是月相的盈亏圆缺，
国王的死无止无休。再现于莎士比亚的梦中。
人们还将继续梦见那死亡，
那死亡是时光的一个程序，

① 萨克森（约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丹麦历史学家，所著《丹麦人的业绩》为丹麦第一部重要史籍。

是某些永恒的形和物
在预定的时刻履行的仪式。

几首小诗

《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三节[①]

上帝的彩虹横贯太空
并对我们发出了祝福。
纯净的长虹蕴涵着对未来的祝愿，
我的爱也在那里等待着显露。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九节[②]

那枚钱币落到了我的掌心之中。
尽管很轻，我却没有能够接牢，
让它落到了地上。一切都是白费。

---

①《圣经·旧约》的这一节的内容是“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②《圣经·新约》的这一节的内容是“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估定的……’”

还差二十九枚，有人这样说道。

奥里韦的士兵

琴弓在他苍老的手里
横着触到了紧绷着的钢弦。
声音停止了。那人不记得
自己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

巴鲁克·斯宾诺莎

晚霞如同金色的薄雾
照亮了窗户。厚厚的手稿
已经在那里堆放有年。
有人在幽暗中把上帝塑造。
人孕育了上帝。那是一个
眼神忧郁、皮肤黝黑的犹太佬；
时光载着他流转
就好像一片树叶在河面上飘摇。
这有何妨。魔法师初衷不改，
用精密的几何原理拼凑出上帝的容貌；
他执著地拔高上帝的形象，
不顾疾病的困扰、饥馑的煎熬。
他向上帝献出了最为慷慨的情与爱，
那情与爱并不指望得到回报。

拟首位君王的说教

未来同样不可改变，
就跟严酷的昨天一样。
时光是一本书，
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不可解读的
永恒文字的无声篇章。
离家出走的人已经回来。
我们的生活就是待走和走过的征程。
没有什么有去无回。没有什么会将我们抛弃。
你不该泄气认输，奴隶的牢狱一团漆黑，
注定的天数像铁铸的一般牢固，
然而，在你坟墓的某个角落
难免不会有个豁口、有个疏忽，
路途如同离弦之箭一去不返，
不过，上帝总是透过缝隙在关注。

一个梦[1]

三个人全都清楚。
她是卡夫卡的伴侣。
卡夫卡梦中的产物。
三个人全都清楚。
他是卡夫卡的朋友。
卡夫卡梦中的产物。
女人对那朋友说道：
我要你今天夜里爱我。
三个人全都清楚。
那人回答他说：如果那么做，
卡夫卡就会不再梦见咱们。
其中的一个发现了那件事情。
世界上不再有别的生灵。
卡夫卡想道：
现在他们俩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将不再梦见我自己。

---

① 标题原文为德文。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1]

洛克[2] 的著作，一层层搁板，
阳光洒满棋盘格状平整的庭院，
手在缓缓写下这样的诗句：
素雅的白花香百合向桂枝礼赞。
在那日暮黄昏的时分，
我常常回味起幢幢黑影的蹿动、
看到闪烁的剑光和无情的厮杀，
而同您在一起，拉菲努尔，却截然不同。
我看到您和父亲
长时间地探讨关于哲学的命题、
批驳那种关于死后
还会有长生的歪理。
我躲在那本来就虚幻的镜子背后，
想像着您在为这篇诗稿磨砺。

①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1797—1824），阿根廷诗人，曾做过哲学教师。

② 洛克（1632 — 1704），英国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在以弗所[1]的
黄昏中信步走去。
他于无意中走到了
一条不知所终、不知名字、
静静流淌着的河边。
那里有一尊雅努斯的石像和几株杨树。
他俯身对着流水凝望，
心有所感，想出了一句
人们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的
格言。于是，他高声说道：
谁都不可能两次涉足一条河里的
同一水流之中。他收住了脚步。
以近似于极大恐惧的惊异
发觉自己也是一条河、也是流水。
他想回归到那天的清晨以及
此前的夜晚和黄昏。但却不能。
他重复了一遍那句格言。
他看到这句话清楚地

① 以弗所，希腊爱奥尼亚城市，故址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省塞尔柱村附近。

印在了后世的伯内特[①] 的书页上。
赫拉克利特不懂希腊文。
门神雅努斯是拉丁人的神。
赫拉克利特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
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梦中产物，
源自于红柏河边的一个凡夫、
一个为了不去思念布宜诺斯艾利斯、
不去思念至爱亲朋
而刻意拼凑诗句的人。一个落寞的人。

1976 年，东兰辛

① 伯内特（1643—1715），英国作家。

漏　壶

漏壶的最后一滴液珠不会是水，
而是蜜。我们将看到
它闪着光亮融进黑暗里，
但却将包容着什么人或什么物
赐给赤身亚当的最佳赠礼：
相互的情爱和你的芬芳，
理解，哪怕是自以为是的
理解宇宙的努力，
维吉尔寻得妙句的那一片刻，
解渴救饥的饮食，
空中飘飞的纤纤雪花，
在搁板的灰尘之中
摸索到要找的书籍，
刀剑在战斗中的欢舞，
大海对英格兰的肆意冲击，
寂静过后听到
向往的乐音的欣喜，
一件美好而又不记得了的往事，倦意，
沉睡让我们忘掉一切的瞬息。

你不是别人

你怯懦地祈助的
别人的著作救不了你；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正身处
自己的脚步编织起的迷宫的中心之地。
耶稣或者苏格拉底
所经历的磨难救不了你，
就连日暮时分在花园里圆寂的
佛法无边的悉达多也于你无益。
你手写的文字、口出的言辞
都像尘埃一般分文不值。
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
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
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
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文　字

致苏莎娜·邦巴尔

1915 年前后，我在日内瓦的一家博物馆的庭院里看到过一口铸有汉字的大钟。1976 年，我写了这首诗：

深藏着奥秘，孤独无依，我知道
自己可能是茫茫黑夜中轰鸣的祈祷
或者囊括了整整一生或仅仅一夕的
酸甜苦辣滋味的警句格言
或者你已经熟悉了的庄周之梦
或者一个平庸的日子或一个比喻
或者如今只剩空名的泱泱皇帝
或者整个寰宇或者你那不为人知的名字
或者那个你曾经倾尽全力
日夜探究而终未解破的谜。
我可以是一切。请让我待在黑暗之中。

铁币

这是一块铁币。我们借用它的
正反两面来找出一个答案，
回答那个没人问过的老问题：
一个男人为什么需要女人的爱？
看吧。那铁币的上面镌刻的是
洪荒承托着的四重青天
以及不停运转着的冷漠星辰。
年轻的父亲亚当和葱郁的乐园。
黄昏与清晨。寄寓于每个生灵的神。
你的影子就潜藏在那座纯净的迷宫。
那铁币也是一面神奇的镜子，
让我们重新再来投掷一遍。
它的背面无人、无物、黑暗、迷茫。那就是你。
铁铸的正面和反面发出同一个回声。
你的双手和舌头是不可靠的见证。
上帝是指环中间那捉摸不到的窟窿。
无喜无怨。另有所司：那就是忘却。
你遭人诟病，为什么得不到器重？
我们应该从别人的缺欠中寻找自己的缺欠。
我们应该从别人的长处中看到自己的长处。



王永年译

题　　词

为了地图册上的蓝海和世上的大洋。为了泰晤士河、罗纳河和阿尔诺河。为了一种铁的语言的词根。为了波罗的海海岬上的一堆篝火，helmum behongen①。为了高举着盾牌、横渡清澈河流的挪威人。为了我看不见的一条挪威船。为了阿尔辛的一块古老的石头。为了奇特的天鹅岛。为了曼哈顿的一只猫。为了吉姆和他的喇嘛②。为了日本武士傲慢的罪孽。为了一幅天堂的壁画。为了我们没有听到的一段和弦，为了我们不熟悉的诗句（诗句多如沙数），为了未被探索的宇宙。为了纪念莱昂诺尔·阿塞韦多。为了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和晨昏。

为了今后的你；为了我也许不懂的你。

为了这一切不同的事物，正如斯宾诺莎所预感的那样，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件无限事物的表象和侧面，我把这本书呈献给你，玛丽亚·儿玉。

豪·路·博尔赫斯

1977年8月2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 引自《贝奥武甫》第3139行，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意为“饰有头盔”。一原注

② 吉卜林19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吉姆》的主人公吉姆是个爱尔兰孤儿，流落在拉合尔，跟随一位西藏喇嘛漫游印度，后被其父亲生前的团队发现，送去上学，学校放假时仍回拉合尔找喇嘛。他对印度情况的了解帮助了英国情报组织。

亚历山大城[1]，公元641年[2]

混沌初开，亚当看到黑夜和白天，
以及他自己的手的形状，
人们就有了种种杜撰，
把围绕地球的一切和他们的梦想，
记载在岩石、金属和羊皮纸上。
这里是他们的成果：图书馆。
据说它储藏的书卷
数目之多超过了天上的星辰
和大漠的沙粒。
即使焚膏继晷，看瞎了眼睛，
也难以博览穷尽。
这里有逝去岁月的回忆，
英雄人物，刀光剑影，
有简洁的代数学符号，
有探索星球的学问，

① 亚历山大城有埃及国王托勒密建立的著名图书馆，藏书70万卷，曾遭恺撒的军队破坏，641年又遭伊斯兰教史上第二任哈里发奥玛尔（586—644）焚毁。奥玛尔声称《古兰经》里已有人类需要的全部知识，经里没有记载的知识则是有害的，因此图书馆毫无用处。

② 难以置信的是奥玛尔提到了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事迹。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指出这是作者的设想。真正的日期是1976年，不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世纪。——原注

星球的运行左右着人们的命运，
有药草和象牙护身符的功效，
有柔情缠绵的诗句，
有解释上帝迷宫的神学，
有从泥土里寻找金子的炼金术，
以及偶像崇拜者的幻想。
不信基督的人说，把它付之一炬，
历史便将荡然无存，他们错矣。
无数的书籍将从
人类夜以继日的勤奋中产生。
即使所有的书一本不剩，
他们还会写出每一页、每一行、
大力神的每一项事迹和爱情、
每一文稿的每一个教训。
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世纪，
我，奥玛尔，波斯人的国君，
把伊斯兰教强加于全世界，
我命令我的士兵们
烧毁那个大图书馆，
但它并没有消失。
赞美不眠的上帝
和他的使徒穆罕默德。

阿尔罕布拉[1]

黑沙中间的小溪
水声淙淙赏心悦目，
大理石圆柱细润如玉，
手掌的感觉让人愉悦，
流水在柠檬树丛中
形成精致的迷宫，
塞赫尔[2] 的音乐舒扬清越，
美好的爱，虔诚的祈祷
献给孤独的神道，
茉莉的清香让人们心旷神怡。
面对林立的长矛，
再坚韧的弯刀亦属徒劳，
不可能成为最好。
你将同甜蜜告别
宫殿的钥匙已不可及，

① 阿尔罕布拉，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 13 世纪统治西班牙时期在格拉纳达建立的王宫，外观平淡无奇，进入正门后豁然开朗，建筑式样丰富多彩，装饰华丽，庭院雅致，令人叹为观止。

② 塞赫尔是西班牙摩尔人的诗歌体。

异教的十字架将抹去新月,
你现在看到的将是最后的傍晚。

1976年,格拉纳达

《一千零一夜》的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河流。
大水浩渺。有生命的镜子
保存着亲切的奇迹，
原属伊斯兰，今天属于你我。
无所不能的护身符
也是个奴隶，听人摆布；
铜瓶里的精灵
被博学的封铅禁锢；
国王发了毒誓，
让他每夜的王后死于剑下，
孤苦无告的月亮；
用灰擦洗的双手；
辛伯达的航行，
渴望冒险，历尽艰辛，
没有受到神的惩罚；那盏神灯；
罗德里戈[①] 看到种种征兆：
侵占西班牙的是阿拉伯人；
会下棋的猴子透露，

① 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曾入侵西班牙，410 年建立王国，711 年被穆斯林打败，罗德里戈是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

它原本是人，为妖法所苦；
害麻风病的国王；庞大的驼队；
在磁石山的引力下船舶撞碎；
酋长和羚羊；流体的世界
像浮云一样变幻着形状，
被命运或偶然性随意支配，
命运和偶然性本无差别；
可能是天使的乞丐，
还有那个名叫芝麻的岩洞。
第二个比喻是地毯的图案，
呈现在眼前的是驳杂的色彩和线条，
看来似乎偶然，教人眼花缭乱，
其实它自有秘密的规律。
正如另一个梦——宇宙，
组成《一千零一夜》的
是监护的数字和习惯：
七个兄弟和七次航行，
三位民事法官
和望着千夜之夜的人的三个愿望，
在多情少女的披肩黑发里，
情人看到了三个夜晚的总和，
三位大臣和三次惩罚，
除此以外，还有上帝的数字：
始于一，归于一。
第三个比喻是梦，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梦见隐秘的东方大门
或者已成灰烬的花果园，

人们还会做同样的梦，
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正如伊利亚派学者的悖论，
一个梦化为另一个，生生不息，
进行着无用的交织，
织成了无用的迷宫。
书中有书。王后并不知晓，
她讲给国王听的
是两人早已遗忘的故事。
先前的魔法使他们神魂颠倒，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仍在梦中。
第四个比喻是时间的地图——
没有界定的领域，
逐渐增长的黑影、
不断消蚀的大理石
和世代更替的步伐。
一切的一切。声音和回响，
两面神看到的两个不同方向，
白银和红金的世界，
以及星辰不眠的长夜。
阿拉伯人说
谁都看不完《一千零一夜》。
它就是时间，从不入睡。
白天逝去，它仍在看书，
山鲁佐德仍向你讲她的故事。

某 人

巴尔赫·内沙布尔，亚历山大城；名字无关紧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集市，一家酒馆，一个瞭望塔高耸、戒备森严的庭院，一条反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面庞的河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灰头土面的花园，因为附近就是沙漠。人们围成一圈，中间有个人在讲话。我们无法辨认（王国很多，世纪很多）模糊的缠头巾、炯炯有神的眼睛、青黄色的皮肤和语惊四座的刺耳的声音。我们人数太多；他也看不清我们。他讲的是第一位酋长和羚羊，以及那个自称为海洋辛伯达的尤利西斯的故事。

那人边说边打手势。他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他属于那位戴牛角头盔的亚历山大召来排遣夜晚闲暇的游唱歌手的一类人。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给了我们恩惠。他以为自己是替少数人讲故事，挣几个小钱，但在过去遗忘的日子里编了《一千零一夜》。

音乐盒

日本音乐。
滴漏里悭吝地流出
缓慢的蜜滴或者无形的黄金，
在时间过程中重复一个模式，
永恒而脆弱，神秘而清晰。
我担心每一滴之后不会再有。
是昨日的回返。它遥远的将来
是从哪个庙宇、
山中哪个小花园、
不知名的大海前的守望、
羞涩的忧伤、
失去又找回的傍晚
来到我身边？
我不知道。这无关紧要。我就是那音乐。
我希望如此。我在消逝。

虎

大家瞅着它在坚固的栅栏那面来回逡巡，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俊美而不幸。那天早晨在巴勒莫的虎，东方虎，布莱克、雨果和希尔汗的虎，古往今来的虎，也是标准型的虎，因为就它而言，个体代表了整个物种。我们认为它残忍而美丽。一个名叫诺拉[1]的女孩说：虎是为了爱而存在的。

① 诺拉，博尔赫斯的妹妹。

狮

它没有虎的辉煌的节律，
没有豹的天生的斑点，
没有猫的隐秘。在猫科动物中，
它最少猫科的特征，
但始终激起人们的想像。
金纹章和诗句里的狮子，
伊斯兰庭院和福音书中的狮子，
雨果的广袤世界里的狮子，
米塞那斯[1] 城门上的狮子，
迦太基的被折磨死的狮子。
在丢勒震撼人心的铜版画里，[2]
参孙强有力的手把它撕成碎片。
神秘的狮身人面像有它的一半，
在黑影幢幢的洞穴里守着窖金的
狮身鹰头兽也有它的一半。
它是莎士比亚的象征之一。
人们把它雕刻在山头，
把它的形象绣在旗帜上，

① 米塞那斯，古希腊城市，城门有石狮子浮雕，遗迹至今犹存。
② 指丢勒的名作《骑士、死亡与魔鬼》。

用它为众人之上的国王加冕。
弥尔顿昏暗的眼睛
看它第五天冒出泥土，
张开两只前爪，
扬起轩昂的头。
它在迦勒底的轮子上闪闪发光，
神话将它大肆宣扬。

像狗一样的动物
吃着雌兽为它叼来的猎物。

恩底弥昂在拉特莫斯山[①]

我睡在山顶，希腊的夜晚
高处寒冷，岁月磨损了
我俊美的身躯，半人半马怪
放慢了奔驰的脚步，
窥视我的梦境。
我喜欢睡眠，
好在梦中逃避记忆，
把我们的负担卸去，
不再是人间的我们。
狄安娜，月亮女神，
见我睡在山岭，
徐徐降临到我怀抱，
火红夜晚的黄金和爱情。
我紧闭凡俗的眼睛，
不敢看那明丽的容貌
被我凡俗的嘴唇亵渎。
我吸入月亮的香泽，

① 恩底弥昂是希腊神话中俊美的青年牧羊人，夜间在拉特莫斯山上露宿，月亮女神塞勒涅（即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怜其寒冷，下来吻他，睡在他身边。牧羊人为梦境所迷，祈求主神宙斯让他永远睡在山上，永葆青春。

她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
啊，明丽的面颊和我偎依，
啊，爱情和夜晚的湍流，
啊，人的亲吻和弓的紧绷，
我不知道我的艳遇持续多久；
有些东西无法计量。
正如纷繁的花簇和漫天的雪片。
人们躲着我。为月亮所爱的人
使他们觉得害怕。
岁月流逝。不眠之夜，
我也感到忧虑。
我自问山上那金色的混乱，
真有其事，或者只是梦幻。
我一再告诉自己，昨天的记忆
和梦本无区别，
可是无法把自己说服。
我孤独地踏遍人间道路，
但始终在灵感的夜晚
寻找宙斯的女儿，那冷漠的月亮。

评注一则

经过二十年的艰难困苦和离奇的冒险之后，拉厄耳忒斯之子尤利西斯[①]回到了他的家乡伊塔卡。他用剑和弓报了应报的仇。佩涅洛佩十分惊怕，见面不敢相认，为了考验尤利西斯，她提到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秘密：他们的婚床，那张床无人能挪动，因为制作床的橄榄木已经在地上生了根。这就是《奥德赛》第二十三卷叙述的故事。

荷马深知讲述故事应该用转弯抹角的手法。以神话作为天然语言的希腊人也知道这一诀窍。生根的婚床的寓言是一种比喻。王后看到陌生人的眼神，在她的爱中发现尤利西斯的爱时，就知道他是国王。

---

① 尤利西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据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下特洛伊城，结束了为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后，带着他的伙伴乘船向故乡伊塔卡出发，旅程很不顺利，又在海上漂泊了十年。伊塔卡的许多贵族认为奥德修斯十年不见，一定已经死去，占据了他的王宫，追求他的妻子佩涅洛佩，奥德修斯装作乞丐，进入王宫，设法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那些横暴的贵族，和妻子重新团聚。

我连尘埃都不是

我不愿意做现在的我。
悭吝的命运给了我十七世纪,
卡斯蒂利亚的尘埃和惯例,
重复的事物,带来今天的早晨
给了我们明日的前夕,
神甫和理发师的谈话,
时间留下的孤寂,
以及一个混混噩噩的侄女。
我已经上了年纪。
偶然翻到的书页
向我揭示了阿马迪斯和乌尔甘达[①],
他们一直在找我,我却不熟悉。
我卖掉土地,买进书籍,
书里完整地记叙了业绩:
圣杯承接的
是圣子为了拯救我们而流的人血,

① 阿马迪斯和乌尔甘达是西班牙著名的骑士小说《阿马迪斯·德·高拉》中的人物,该书15世纪时已流传,1508年萨拉戈萨印行的版本认为作者是罗德里格斯·德·蒙塔尔伏。塞万提斯曾赞扬小说主人公阿马迪斯是“完美的骑士”、“忠诚的情人”、“纯洁而有诗意”。

默罕穆德的黄金偶像，
武器，雉堞，旗帜，
以及魔法的操作。
信奉基督的骑士们转辗南北
踏遍世上的王国，
用剑伸张正义，
维护遭到凌辱的荣誉。
但愿上帝派遣使者
为我们的时代恢复高尚的行为。
我在梦中看到了那情景。
我形影相吊，有时切身感到。
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吉哈诺，
将成为那位勇士。我将实现梦想。
这座古老的房屋里有一面皮盾、
一把托莱多刀、
一杆长枪和真正的书籍，
对我的手臂作了胜利的承诺。
我的手臂？我看不到自己的脸
在镜子里没有反映。
我连尘埃都不是。我是个梦，
在梦中和清醒时，
织出我的父兄塞万提斯，
他曾在勒班托海上作战，
懂点拉丁文和少许阿拉伯文……
为了让我梦见另一个，他常青的记忆
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祈求上帝说：
我的梦想者，请继续梦见我。

冰 岛

太平洋上的冰岛，你的存在
是所有人的幸运。
白雪无言，海水翻腾，
冰岛的黑夜
笼罩不眠和熟睡的人们。
冰岛的白天像巴德尔[①] 一样
朝气蓬勃，但不能永葆青春。
隐秘的岛屿，冷峻的玫瑰，
你唤起了日耳曼的回忆，
为我们抢救了
它泯没的神话：
一个指环化为九个，
铁的丛林里狼群出没，
将吞噬月亮和太阳，
某人或某物用死人的指甲
筑造了船舶。
冰岛的火山口蓄势待发，

① 巴德尔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奥丁和弗里加的儿子、光明之神，出生时弗里加宣布任何东西伤害不了她的儿子，但忘了提槲寄生，巴德尔的情敌霍德尔得悉这一秘密后用一根槲寄生枝杀死了他。

畜栏阒寂无声。
冰岛的下午静止不动，
体魄强健的人民
发现过一个大陆，今天是
水手、船夫和教区牧师。
岛上的马匹鬃毛飞扬，
繁衍在熔岩和草场，
岛上的水流满是钱币
和无穷的希望。
剑和卢纳文的冰岛，
笼罩冰岛的记忆
却不是怀旧的情绪。

贡纳尔·托尔吉尔松(1816—1879)

时间的记忆
充满了刀剑和船舶,
帝国的灰烬,
六韵步诗句的吟诵,
剽悍高大的战马,
呐喊声和莎士比亚。
我要回味的是那一次
你在冰岛给我的亲吻。

一本书

它仅仅是众多事物中的一件，
但也是武器。1604 年，
它在英格兰铸造，
被赋予了一个梦想。
包含声音、愤怒、夜晚和猩红。
我把它放在手掌上端详。
谁说它还包含地狱：
掌管寿命的长胡子的女巫，
执行黑暗法律的匕首，
你将瘐死其中的空气稀薄的城堡，
也能使海洋被血染红的纤纤小手，
刀剑和厮杀的呼喊。

在那安静的搁板上的一本书里，
沉睡着无声的混乱。
沉睡并在等待。

游 戏

他们互不瞅着对方。两人在昏暗中表情严肃，默然无语。
他握住她的手，把象牙指环和银指环摘下又戴上。
然后又握住她的右手，把两只银指环和一只镶宝石的金指环摘下又戴上。
她交替伸出左右手。
这样过了片刻。手指交叉，手掌相贴。
仿佛害怕搞错似的，他们缓慢而细心地玩着游戏。
他们并不知道，为了将来在某个具体的地方发生某件具体的事情，那游戏是必不可少的。

陌生人的米隆加

故事大同小异，
总有相似之处；
布宜诺斯艾利斯
和东岸郊野都这么传说。

打交道的人总是两个，
一个本地人，一个来自外地；
时间总是在下午。
长庚星已经出现。

他们素未谋面，
以后也不会相见；
他们的争端不是财产，
也不是女人的青睐。

陌生人听说
当地有位好汉。
专程前来领教，
在人们中间寻找。

他的邀请合乎礼数，

没有吵闹也没有威胁；
两人心领神会，走了出去，
免得惊动酒店。

两人已经出手，
刀影血光搅成一团，
一个人已经倒地，
快要断气，但没有呻吟。

那天下午他们初次见面。
以后不会再见；
驱使他们的不是贪婪，
也不是女人的爱情。

刀法娴熟或体格强健，
都不是决定因素；
丧命的那个总是
自己找死的人。

那些人生在世上，
只为了那类较量；
他们的面目已经消失，
他们的姓名也将泯灭。

命中注定

两条交叉的街道之一可能是安第斯街或圣胡安街或贝尔梅霍街。在那凝滞不动的傍晚，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在等待。他站在不招眼的街角上，监视着半个街区以外的那个大杂院半开的大门。他没有不耐烦，不过有时走到对面的行人道，进了那家冷清的杂货店，同一个店员给他同样的不辣喉咙的杜松子酒，他付了几枚铜币，然后回到原先的位置。他知道，要不了多久钦戈就会出来，那个夺走了他的马蒂尔德的钦戈。他右手伸进上衣，摸摸插在腰带上的匕首把柄。他早就不想那女人了；心思全在那男人身上。他感到落后街区的寒碜模样：带栅栏的窗户、屋顶平台、砖铺地或泥土的庭院。他并不知道他周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像一株疯长的植物那样唰唰窜了上去。他没有看到（不允许他看）新建的房屋和笨大的公共汽车。人们进进出出，他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受罚。他被仇恨压倒了。

今天，1977年6月13日，那个好勇斗狠的、已经死去的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注定要回到1890年的几分钟，他在一个永恒的傍晚用右手手指抚摩着一把不可能存在的匕首。

布宜诺斯艾利斯，1899

水池。池底的龟[1]。
院子上空
给孩子带来幻想的星辰。
祖传的银器
在乌木上的反映。
时间消逝，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沙漠里叱咤风云的马刀。
一位死去的军人威严的脸庞。
潮湿的门厅。古老的住宅。
原归奴隶们的院子
覆盖着葡萄藤的浓阴。
巡夜人在人行道上吹着口哨。
分币在扑满里沉睡。
只有可怜的平民百姓
在寻找忘却和挽歌。

① 图库曼大街840号博尔赫斯故居院内有一贮水池，池中有一石龟。

马

一开始就在等待的平原。最远的几株桃子树那头，水边有一匹大白马，眼神惺忪，仿佛控制了早晨的景色。弯弓似的脖子，飘拂的鬃毛和尾巴像是一幅波斯版画。遒劲有力，由长长的弧线组成。我想起乔叟的诗行：a very horsely horse（一匹神骏的好马）[①]。没有与之对比的标识，它又不在近处，但是知道它肯定很高大。

已经到了中午，什么都没有。

眼前现在只有那匹马，然而有些明显的东西，因为它也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梦中的马。

① 博尔赫斯原注："我必须纠正一行引文。乔叟（《侍从的故事》，194）写的是：Therewith so horsly, and so quik of yë（和一匹真马无异，那眼睛转动敏捷）。"这句译文引自方重译《坎特伯雷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05页。

铜版画

我一开锁，看到那幅铜版画，
画里的鞑靼人骑着马，
用套索把草原狼捕捉，
我为什么又会感到旧时的惊讶?
那只凶兽不停地挣扎。
骑手凝视着它。
我记得那是一本书的插画，
颜色和文字已经淡漠。
有时候记忆让我害怕。
它的岩洞和宫殿藏有那么多事物，
(这是圣奥古斯丁说的话)，
包括地狱和天国。
你最平凡最微不足道的白天
和你夜里的任何梦魇，
打入地狱就已足够;
天国应该容纳仁人的爱，
干渴喉咙里水的清凉感，
理智和理智的运用，
不变的乌木的光滑，
或者维吉尔的金子。

可能发生的事情[1]

我想着那些可能而没有发生的事情。
比德[2] 没有写的撒克逊神话专论。
但丁修改了《神曲》最后一行诗句时，
隐约看到的不可思议的作品。
没有那个十字架和毒芹[3] 的下午的历史。
没有美貌的海伦的历史。
人们没有借以看到月亮的眼睛。
奠定南方胜利的葛底斯堡[4] 三天鏖战。
不是我们共享的爱情。
北欧海盗无意建立的辽阔帝国。
没有轮子或没有玫瑰的世界。
约翰·多恩[5] 对莎士比亚的评价。

---

① 原文标题为英文。

② 比德（673—735），盎格鲁一撒克逊历史学家，本笃会教士，对诗韵、拼写、物理和编年学都有研究。据说耶稣诞生的年份是他确定的。著有《英格兰人教会史》。

③ 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迫服毒芹自杀的故事。

④ 1863 年 7 月 1 至 3 日，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军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鏖战三天，打败了南军。

⑤ 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代表，早期写爱情诗歌和讽刺诗歌，晚年写宗教诗、布道文等，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引用了多恩一篇布道文中的“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书名。

独角兽的另一只角。
同时在两地的爱尔兰神话鸟。
我未曾有的儿子。

恋 人

月亮、象牙、乐器、玫瑰、
灯盏和丢勒的线条，
九个数字和变化不定的零，
我应该装作相信确有那些东西。
我应该装作相信从前确有
波斯波利斯和罗马，
铁器世纪所摧毁的雉堞，
一颗细微的沙子确定了它们的命运。
我应该装作相信
史诗中的武器和篝火，
以及侵蚀陆地支柱的
沉重的海洋。
我应该相信还有别的。其实都不可信。
只有你实实在在。你是我的不幸
和我的大幸，纯真而无穷无尽。

戈·奥·毕尔格[1]

我现在还不明白，
为什么毕尔格的遭遇
(百科全书上有他的生卒年月)
使我如此感动，
他所在的城市
位于平原的一条河畔，
岸边长的是棕榈，不是松树。
他像所有的人一样，
说过谎话也信过谎话，
受过蒙骗也辜负过别人，
他多次受到爱情的折磨，
长夜难眠之后，
看到的是灰暗的黎明，
但是他向往莎士比亚伟大的声音
(还有别人)和布雷斯劳的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的声音；
他装作漫不经心，
按照他时代的风格，
揣摩一些诗句。

---

① 戈·奥·毕尔格(1747—1794)，德国抒情诗人，著有《歌谣集》等。

他知道现在不是别的，
只是过去的转瞬即逝的微粒，
我们由遗忘构成：
那种智慧毫无用处，
有如斯宾诺莎的推论
或者恐惧的魔术。
停滞不动的河畔城市里，
一位神死后的二千来年后
（我谈的是古老的历史），
毕尔格寂寂一身，
正在揣摩一些诗句。

等 待

啊，我焦急等待的人，
在响起急促的铃声，
打开门，你进来之前，
世界上还得完成
一连串具体的事情。
谁都无法计算那种纷乱，
镜子里倍增的映象，
拖长而又回归的黑影，
分散而又汇合的脚步。
(在我的胸膛里，血的时钟
在衡量等待的吓人的时间。)

在你来到之前，
修士要梦见一个船锚，
苏门答腊要死去一只老虎，
婆罗洲要死去九个人。

镜　子

我从小就害怕
镜子把我照出另一张脸，
或者一张没有个性的面具，
它肯定会掩盖难以忍受的东西。
我还害怕镜子沉默的时间
逸出人们惯常钟点的轨迹，
在它虚构的模糊的空间
容纳新的物体、形状和颜色。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孩子总是胆怯。）
现在我害怕镜子里
是我灵魂的真正面目，
他已受到阴影和过错的伤害，
上帝看到，人们或许也看到。

致法兰西

城堡的山墙上刻有这些文字：
你进来前早已在此地，
你离去时不会知道你将留下。
这则寓言的作者是狄德罗[1]。
这里有我的许多时日。
别的喜好和广泛的涉猎
曾使我偏离，
但我从没有不在法兰西，
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地愉快地
响应死神的召唤时，我仍将到法兰西。
我不说黄昏和月夜；我说魏尔兰。
我不说海洋和宇宙起源；我说雨果的名字。
我不说友谊；而说蒙田。
我不说火，只说圣女贞德，
我回想起的黑暗并没有削弱
一连串美好的事物。
巴斯塔多的行吟诗人

---

①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长期主持《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唱着《罗兰之歌》[1] 投身战斗，
他没有看到结局，
但预感到了胜利，
你以什么诗句进入我的生活？
坚强的声音流传了许多世纪，
所有的剑都是杜伦达尔。

①《罗兰之歌》，法国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叙述查理大帝率军在西班牙作战，部下骑士罗兰因另一骑士叛变并与敌人合谋，在山谷中设伏，罗兰全军覆没，死前怕他的宝剑杜伦达尔落入敌人手中，将其掷进山涧。

曼努埃尔·佩罗

你慷慨地给予
真诚的友谊。你是好兄弟，
我们患难的时候，
对你完全可以信赖，
或者什么都不说，让你猜测
自尊心不愿吐露的事情，
你热爱丰富多彩的世界，
人们奇特的性格之谜，
沉思的烟草的蓝雾，
直到凌晨的交谈，
纹章学的抽象的象棋，
有阿拉伯图案的纸牌，
鲜果和野禽的美味
提神解困的咖啡，
和欢聚庆贺的葡萄酒。
我见过，雨果的一句诗使你着迷。
怀旧是你灵魂的习惯。
你喜欢生活在遗忘的世界，
在南区或者巴勒莫的街角
刀客们的神话里，或者
在你无缘目睹的地方：

成熟的法兰西，
来复枪和黎明的美洲。
在广阔的早晨，你专心创作
终古常新的故事，
用我们昔日英勇的事迹
冲淡今天的苦涩。
这首诗不是挽歌。
我没有按修辞的要求
提到泪水和大理石。
窗外天色已晚。
我们只是平铺直叙
谈着一位亲爱的朋友，
他不能死去。他也没有死去。

我就是我[1]

我忘了自己的名字。我不是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在维尔德半岛死于枪弹之下),
我不是向往战争的阿塞韦多,
不是埋头看书
或者早晨接受死亡的我的父亲,
不是远离诺森伯里亚、
解读《圣经》的哈斯拉姆,
不是手持长矛冲锋陷阵的苏亚雷斯。
我几乎不是那些错综复杂的影子
所投下的影子。
我是他们的回忆,但我也是另一个。
那人像但丁和所有的人一样
到过奇异的天国
和许多必经的地狱。
我是我自己看不见的躯体和面庞。
我是残阳将尽,那个听天由命的人,
用与众稍有不同的方式
摆弄卡斯蒂利亚语的词句,
叙说寓言故事,

① 原文标题为英文。

穷尽所谓的文学。
我翻阅百科全书，
皓首穷经，锲而不舍，
我幽居在满是书籍的屋子，
书里的文字对我是茫然一片，
我在昏暗中揣摩推敲
以前在罗纳河畔学的六韵步诗，
我想用费德罗和维吉尔的笔法，
保存逃离愤怒的火与水的世界。
逝去的景象困扰着我。
我是马格德堡或卢纳文字[1]
或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的对句
突然的回忆。
除了回忆幸福的时光，
我得不到别的慰藉。
有时候我得到了不该有的幸福。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回声，
希望无牵无挂地死去。
我也许是梦中的你。
这就是我。正如莎士比亚所说[2]。

---

① 卢纳文字，北欧地区最古老的文字。

② 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人物帕罗勒斯在第四幕第三场遭到贬黜后说：“我不再是队长了/但我仍可以像队长那样/吃、喝、睡得舒舒服服/我之所以能活下去/正因为我就是我。”

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去世前精神失常，独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说：“我就是我。”——原注

星期六

空荡荡的宅子里一个盲人
徘徊在几个有限的方向,
他摸着延伸的墙壁
和二道门上的玻璃,
心爱的书籍已无缘翻阅,
只能抚摩毛糙的书脊,
祖传的银器黯淡无光,
他摸着水龙头和墙上的装饰线脚,
以及一些不知面值的钱币和钥匙。
他孤身一人,看不到镜子里的映象。
他来回踯躅。用手触摸
书架第一块搁板的边缘。
他不由自主地躺在孤独的床上,
觉得在垂暮之年
没完没了所做的一切
都服从他所不明白的游戏规则,
由一位无法解释的神支配。
他大声背诵经典著作的片段,
推敲动词和形容词的变化,
不管好歹,写下了这首诗。

原　因

潮起潮落，世代交替。
日复一日，永远没有第一。
亚当喉咙里水的清新感觉。
井然有序的天堂。
辨认黑暗的眼睛。
黎明时狼的爱情。
语言。六步韵诗。镜子。
通天塔和狂妄自大。
数不尽的恒河沙粒。
庄子和他梦见的蝴蝶①。
岛上的金苹果②。
流动迷宫的通路。

---

①《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② 希腊神话：珀琉斯与忒提斯结婚时，掌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带来一只金苹果，上有"属于最美者"字样。参加婚宴的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神维纳斯都自以为最美，应得金苹果，争执不下，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公断，并分别以荣誉、富贵和美女私许帕里斯。帕里斯愿得美女，把金苹果判给维纳斯，后来得到她的帮助，诱走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引起特洛伊战争。

佩涅洛佩永远织不完的麻布[①]。
斯多葛派的时间循环。
死者口中含的钱币。
天平上剑的重量。
滴漏里的每一滴水。
鹰、古罗马日历和军团。
法萨利亚早晨的恺撒[②]。
十字架洒在地下的影子。
波斯人的象棋和代数学。
长途移民的路线。
武力征服的王国。
无休无止的罗盘。开阔的海洋。
钟表在记忆中的回声。
被利斧斩首的国王。
变成遍野白骨的军队。
丹麦夜莺的歌唱。
书法家一丝不苟的笔触。
自杀者在镜子里的映象。
骗子的纸牌。引起垂涎的黄金。
沙漠里云的形状。
万花筒里的每一个图案。
每次的悔恨和泪水。

---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战争期间，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在家乡伊塔卡遭到求婚的贵族们纠缠，便宣称织完手头的麻布后考虑选一求婚者，她白天纺织，夜间拆掉，拖延到奥德修斯归来，将求婚者统统杀死。

② 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萨利亚被庞培击败，不久后，罗马历8月9日，恺撒以半数兵力在法萨利亚出奇制胜。事见古罗马诗人卢卡努斯（39—65）的史诗《法萨利亚》。

我们要携手同行，
这一切都必不可少。

亚当是你的灰烬

宝剑会像葡萄串一样剥落。
水晶不比岩石更脆弱。
事物都逃不脱消亡的命运。
铁会成锈。声只是回音。
年轻的父亲亚当是你的灰烬。
最后的乐园是最初的那个。
夜莺和品达无非是声音。
朝霞是夕阳的反映。
迈锡尼[1] 人只剩黄金面具。
巍峨的城墙留下凄凉的废墟。
乌尔基萨[2] 只是刀下冤魂。
镜子照出的不是昨日的面庞。
一夜的时光已将它耗损。
微妙的时间把我们塑造。

赫拉克利特的寓言里
流水不腐、火焰变幻,

① 迈锡尼,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王国的所在地,据说迈锡尼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前身。

② 乌尔基萨 1852 年打败独裁者罗萨斯,1854—1860年任总统。退休后遭暗杀。

能成为它们何等幸运，
如今在这停滞的漫漫长日，
我觉得无依无靠而持久。

夜晚的故事

人们世代相传，
确立了夜晚的概念。
最初它只是漆黑一团和睡眠，
扎伤光脚板的荆棘，
以及对豺狼的恐惧。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谁创造了那个词，
来指昏晨之间的那段黑暗；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她从哪个世纪开始
代表繁星点点的空间。
别人编造出神话。
说美惠三女神是她的女儿，
专司人们寿命的长短，
人们向她祭献黑羊
和报晨的雄鸡。
迦勒底人给了她十二座房屋，
哲学家芝诺给了她无数世界。
拉丁六韵步诗
和帕斯卡的畏惧塑造了她。

路易斯·德·莱昂[1] 在她的领域
看到了自己震撼的灵魂。
如今我们发现她
像陈酒一般回味无穷，
观看她的人无不感到眩晕，
时间赋予她永恒。

没有了精细的工具——眼睛，
不禁认为她并不存在。

---

① 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西班牙诗人、散文作家，奥古斯丁会修士，萨拉曼卡大学神学教授，主张进行宗教改革，受到宗教裁判和监禁。著名的诗作有《隐居生活》、《宁静夜》等。

后　　记

任何一件事——一个评论、一次告别、一次邂逅、纸牌的一个有趣的阿拉伯图案——都能激起美感。诗人的使命是用寓言或者韵律反映这种亲切的情感。他掌握的材料——语言——如同斯蒂文森所说，很不适当，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依靠那些陈旧的词句——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和教科书上的修辞技巧，能有什么作为？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或者很少。然而，斯蒂文森的一页文字或者塞内加的一行诗足以说明这种事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为了避免争论，我选择了一些过去的例子；让读者寻找其他的、也许更直接的幸福，从而得到莫大的乐趣。

一本诗集无非是一系列魔术手法。一个功力有限的魔术师靠他有限的手段尽力而为之。不适当的含义、错误的韵律、细微的意义差别都可能搞砸他的把戏。怀特海[①]宣称十全十美的词典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每一事物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词。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世界千变万化；语言一成不变。

在我出版的所有书籍中，这本诗集最能表明我的内心世界。它提到许多书；还涉及内心世界的发现者蒙田。包括罗伯特·伯顿，他写的《忧郁的解剖》——文学史中最具个人特色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丰盈的诗文摘录汇编，没有深厚的功底和广泛的阅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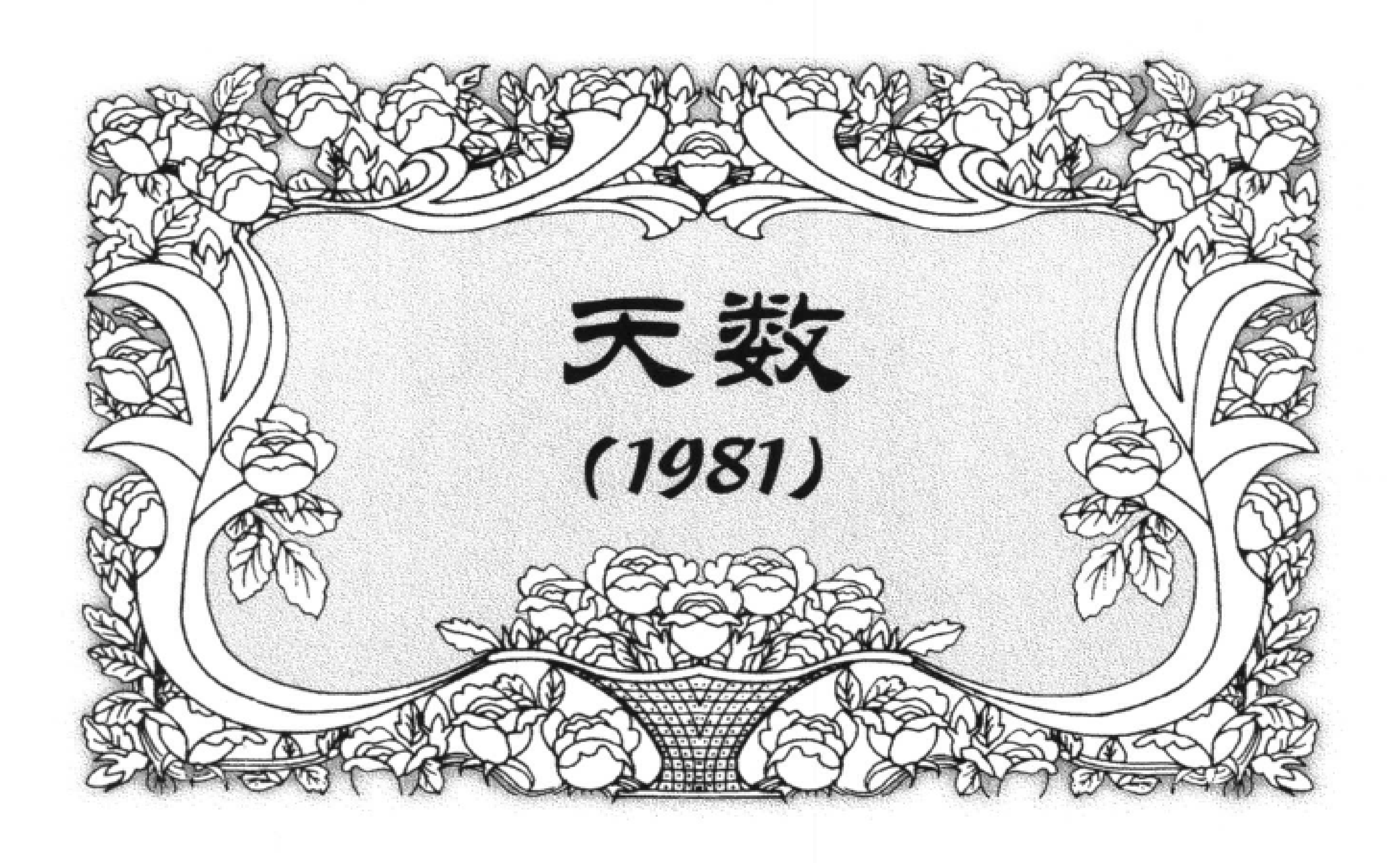
①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有神秘主义倾向，著有《科学与近代世界》等。

不可能写出的。正如某些城市和某些人物一样，书籍使我流连忘返，相见恨晚。请容我重复说，我父亲的藏书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从未离开过它们，正如阿隆索·吉哈诺[①]从未离开过他的藏书一样。

路·豪·博尔赫斯

1977年10月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 堂吉诃德的原名。



天数

（1981）

林之木译

题 词

世界或岁月的本身就是由一系列说不清的事情组成的，其中，为一本书题词，理所当然，也并非一件易事。题词被认为是一种付出、一种赠与。除了出于善心施舍给穷人的不图回报的钱币之外，一切赠与都是相互的。施赠者并没有失去赠品。给予和接受是一码事。

同世界上的所有的举动一样，为一本书题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最惬意、最动情的方式提及一个人的名字。玛丽亚·儿玉，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多少个清晨，多少处海域，多少座东方和西方的园林，多少遍维吉尔。

豪·路·博尔赫斯

1981年5月1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序　言

文学创作可以教会我们免犯错误而不是有所发现。文学创作能够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我只能写点通常所谓的文人诗。语言几乎就是一种矛盾。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文人诗应该将这两种过程很好地糅合在一起。柏拉图在其对话中就是这么做的，弗朗西斯·培根在列举部族、市场、洞窟和剧场假象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一体裁的大师，在我看来，当属爱默生；勃朗宁和弗罗斯特，乌纳穆诺以及据说还有保尔·瓦莱里，也都曾尝试过，而且分别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纯属文字游戏式的诗歌典范是海梅斯·弗莱雷①下面的这一节诗作：

想像中的那美丽的鸽子啊，
你使初燃的情火热烈而白炽；
你是光明、音乐和鲜花的精灵啊，
想像中的那美丽的鸽子。

---

① 海梅斯·弗莱雷（1868—1933），玻利维亚现代派诗人。

什么内容都没有，但是，从韵律的角度来看，又说出了一切。

文人诗，可以举爱伦·坡背诵得出来的路易斯·德·莱昂那首自由体诗为例：

我愿独自生活，
我愿尽享苍天的赐予，
孤处、无侣，
没有爱，没有妒，
没有恨，没有希望，没有疑虑。

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一个漂亮字眼，只有那个“侣”字似乎不是个抽象的概念。

这个集子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

豪·路·博尔赫斯

1981年4月2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龙 达[1]

伊斯兰教曾经意味着
夷平西方及东方的利剑
和浩荡大军在尘世的喧嚣
和一种启示及一种戒律
和偶像的毁灭
和万物对一位孤独的
凶神的崇奉
和玫瑰花及苏菲派教徒的美酒
和押韵的古兰经文
和波涛翻腾的河川
和沙原的无休絮语
和代数学那另外一种语言
和《一千零一夜》那悠远的花园
和理论过亚里士多德的人们
和掠国毁城的帖木儿及奥玛尔，
如今，在这儿，在龙达，
在失明的迷茫中，
只有庭院的深深沉寂、
素馨的闲适

①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马拉加省城市，9 至 15 世纪曾被摩尔人占据。

和那早已阻断了沙漠往事的
清幽流水声。

书的作用

书房里有过一本阿拉伯文书。那本书是一个老兵[①]在托莱多的一个市场上买到的，但是，东方学者却只是通过西班牙文本才了解到了它的存在。那是一本奇妙的书，以预言的方式记述了一个人[②]从五十岁直到1614年去世这整个期间的作为与言论。

没人可能再见到那本书了，因为它已经毁于第六章[③]里讲到的，由一位神甫和那人的朋友剃头匠吩咐点起的著名大火之中。

那人藏有过那本书。他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但却有着同阿拉伯原作者的设想完全一样的遭遇，而且，那遭遇还将永远继续演绎下去，因为他的英勇业绩已经融入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宏大记忆之中了。

这一虚构难道会比由一个上帝设计的伊斯兰教的宿命或者那赋予我们选择下地狱的可怕权利的天意更为荒唐吗？

① 指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② 指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的主人公阿隆索·吉哈诺。

③ 指《堂吉诃德》的第六章。

笛卡儿

我是地球上惟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土地、人乃至于神
　能够将我欺骗。
也许是某位神明让我承受时光那漫漫梦幻的熬煎。
我梦见过月亮以及我那看到月亮的双眼。
我梦见过混沌初开第一天的黄昏与黎明。
我梦见过迦太基① 和毁灭了迦太基的军团。
我梦见过卢卡努斯。
我梦见过髑髅地的山冈和罗马的十字架。
我梦见过几何学。
我梦见过点、线、面、体。
我梦见过黄、蓝、红。
我梦见过自己羸弱的童年。
我梦见过地图、王国和曙色中的葬礼。
我梦见过难以想像的痛苦。
我梦见过自己的宝剑。
我梦见过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②。

---

① 迦太基，古代名城，相传由腓尼基人建于公元前 814 年，曾经一度非常繁荣，但 439 年遭到汪达尔人蹂躏，705 年又被阿拉伯人占领，遂一蹶不振。

② 当指匈牙利公主伊丽莎白（1207—1231）。在丈夫于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 1227 年死于瘟疫之后，她倾心于慈善活动，留下很多传说。

我梦见过明媚的昨天。

也许我未曾有过过去，也许我没有出生过。

也许我梦见没有做过梦。

我觉得有点儿冷、有点儿怕。

多瑙河上笼罩着夜色。

我将继续梦见笛卡儿以及他的先辈们的信念。

两座教堂[1]

在阿尔马格罗区南面的图书馆[2] 里，
咱们曾经一起度过呆板乏味的时光，
一起按照布鲁塞尔十进制法[3]
没完没了地对图书进行分理；
你曾经告诉给我一个奇特的愿望，
说你想要写出一首长诗，
那诗的每一行、每一节
都具有远方的沙特尔[4] 教堂
(你的肉眼从来都没有见过)
那样的布局和规模，

---

① 我以为，哲学和神学是虚构文化的两种类型。两种优秀的类型。事实上，相对于巴鲁克・斯宾诺莎或典型的柏拉图式人物的具有无限属性的无限物质而言，山鲁佐德或隐身人的夜晚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对前者，我在《流逝或存在》以及《贝珀》等诗中有所涉及。我顺便想起了中国的某些学派曾经争论过是否存在椅子和竹椅的模式，亦即"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伦出版社，1948)。——原注

② 博尔赫斯当时供职的米格尔・卡内市立图书馆，坐落在阿尔马格罗区南面的卡洛斯・卡尔沃大街。

③ 一种图书分类法，即以三位数表示图书的主要分类、以小数点后的数字表示次要分类的方法。

④ 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省会，市内圣母大教堂的主体部分建于13世纪，历时达三十年之久。

有唱经处、有大殿、
有穹隆、有祭坛、有尖塔。
如今，斯基亚沃啊，你已经死了。
你一定带着虔诚的笑容
从虚幻的天上看到了
那真实的石砌教堂
和你藏在心底的文字圣殿，
你总该知道
法国人历经九代竖立起来的建筑
和你想像中的殿堂
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模式的
应时和难以持久的翻版。

贝 珀[1]

那孤居独处的白猫
端详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映像,
它不可能知道
从未在家里见到过的
那团白毛和那双金眼就是自己的模样。
又有谁能够告诉它:
盯着它的那另一只猫不过是镜子的映像?
我在想:那两只神形化一的猫,
镜子里的和有血有肉的,
都是一个永恒物种为时光留下的幻像。
如今也变成了虚影的普罗提诺[2]
在其《九章集》中下了这样的断语。
我们人类又是
哪个天堂生成之前的亚当、
哪位不可探知的神明的破碎镜子?

---

① 博尔赫斯的宠猫。

② 普罗提诺(约205—约270),古希腊哲学家信柏拉图主义创始人,五十四篇著述由其学生汇编为六卷,每卷九章,名《九章集》。

写在购得一部百科全书之时

这就是布罗克豪斯[1] 的浩繁百科全书，
这就是那一本本厚重卷帙和地图册，
这就是德国的敬业精神，
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派[2] 的名人，
这就是第一位亚当和不来梅的亚当，
这就是老虎和鞑靼人，
这就是精致的印刷和大海的蔚蓝，
这就是时光的记忆和时光的迷宫，
这就是谬误和真理，
这就是比任何个人的知识都更为广博的杂合物，
这就是长期辛苦的结果。
这里还有看不见东西的眼睛、颤抖不已的双手、
　无法阅读的书籍、
瞎子眼前的朦胧黑影、渐觉远去的墙壁。
然而，这里也有着一种新的秩序：

① 布罗克豪斯（1772—1823），德国百科全书编辑和出版者，由他主编的德文百科全书以条目简短内容充实著称。该百科全书初版于 1811 年，第 15 版（1928—1935）共 20 卷，1966 年经彻底修订和重印的第 17 版第一卷于 1966 年出版，名字亦改作《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② 诺斯替教派，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的秘传宗教。公元 1 至 3 世纪在地中海东部各地流传。

这旧时留下的建筑、
一种吸引力和一种现实、
那贯注于对我们漠然又不相关的器物的
神秘的眷恋情意。

那个人[①]

啊，岁月流转，徒然地
冲蚀着南半球的
一位小诗人的生平足迹，
命运或者星宿给了他
一个没有留下子嗣的身躯
和漆黑牢狱般的失明境遇
和濒临死亡的龙钟年纪
和没人比得上的声誉
和觅句作诗的习惯
和对百科辞书
及精美的手绘地图
及纤巧牙雕的一贯偏爱
和对拉丁文的缠绵怀念
和对爱丁堡及日内瓦的断续回忆
和忘却日期和人名的陋习
和对多彩的东方民族
并不认可的东方的崇拜

① 几乎同其他所有各篇一样，这首诗中充斥着随意的罗列。关于这种沃尔特·惠特曼曾经熟练运用过的表现形式，我只能说，貌似混沌一片、杂乱无章，其实另成一体、自有其序。——原注

和预示缥缈希望的黄昏
和对词源的过分痴迷
和撒克逊语言的尖刻
和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月亮
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恶癖、
葡萄及清水
及墨西哥甜饮可可的甘美
和些许金钱
和一个于某个与那么多同往常一样的黄昏
只能陪伴这些诗句的沙漏。

《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1]

如果我的手掠过额头，
如果我抚弄书脊，
如果我翻阅《夜书》，
如果我打开第三道门锁，
如果我在门槛上迟疑耽搁，
如果难忍的疼痛让我畏缩，
如果我想到时间机器的运转，
如果我想到绣有独角兽[2] 的壁毯，
如果我改变睡姿，
如果我记起一句诗文，
这是在注定了的人生旅途中
重复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情。
我不可能有新的作为，
我一遍遍地演绎着同一个寓言，
我重写着已经重写过的诗句，
我复述着别人说过的话语，

① 《圣经·旧约》的这一节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博尔赫斯原注：“有人认为这段内容暗指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提出的轮回说。我觉得那种观念不符合希伯来人的思维习惯。”

② 独角兽，神话动物，形似马或小羊，额头长有一只独角。在基督教文化中，独角兽常被比作基督，说他长有一只拯救人类的角。

白天或者茫茫黑夜的同一时刻
我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每天夜里做着同样的噩梦,
每天夜里都感受到迷宫的困锁。
我是一面静止的镜子的倦怠
或者一座博物馆里的尘埃。
我只是在把一件不喜欢的事情等待,
那是一件赠品、一块乌金,
也就是死亡那个纯真的女孩
(西班牙语允许这样的比喻)。

两种形式的失眠

什么是失眠？

这个问题有点儿文气；至于答案，我再清楚不过了。

失眠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满怀恐惧地计数那恼人的凄楚钟声，是徒然地希冀着让呼吸平和，是身体的猛烈翻动，是紧紧地闭上眼睛，是一种近似于发烧的状态而且当然并不清醒，是默诵多年以前读过的文章的片断，是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自己不该独醒，是渴望进入梦境而又不能成眠，是对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恐惧，是懵懵懂懂地熬到天明。

什么是长寿？

长寿是依托着功能正在衰竭的躯体活着，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按秒针的跳动来计算的失眠，是大海和金字塔、古老的图书馆和连续更迭的朝代、亚当见到过的每一道曙光的重负，是并非不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对往事的不断回忆、自己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对自己不懂的拉丁文的痴迷、想死而又死不了的心情、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现实。

修道院[①]

从法兰西王国的某个地方
运来的玻璃和石材
在曼哈顿岛[②] 建起了
这些幽深的修道院。
这不是无端的想像。
这是对一种乡情的真诚纪念。
一位美国人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随意付钱，
因为这座建筑没有用处，
我们掏出来的钱财
将会化作金币或者青烟。
这修道场所阴森可怖，
胜过了吉萨金字塔[③]
或者克诺索斯[④] 的迷宫，
因为它同时也是梦幻。
我们听到了泉水丁冬，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② 曼哈顿岛，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岛屿。
③ 埃及第四王朝（约公元前 2613 — 前 2494）的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④ 克诺索斯，古克里特城市，最早的爱琴海文化中的米诺斯文化中心。

可是那清泉却在橙园里
或者竟是《阿斯拉人》[1] 的歌声。
我们听到了拉丁民族的呼唤，
可是那呼唤
发自伊斯兰教逼近时的阿基坦[2]。
我们在壁毯上看到了
那被判极刑的独角兽的
死亡与复活，
因为在这里
时光没有固定的顺序。
待到莱夫·埃里克松[3] 望见美洲沙滩的时候，
我手中现在的桂枝将会绽出鲜花。
我感到有些头晕。
我不习惯于永生。

---

① 阿斯拉人为阿拉伯民族的一支，古时多为奴隶。1846 年海涅以此为题赋诗，后由德国作曲家卡尔·勒威（1796—1867）谱曲。
② 阿基坦，法国西南部地区，1451—1453 年间英法两国为争夺这一地区而交战。
③ 莱夫·埃里克松，10 世纪的挪威航海家，红头发埃里克之子。

为一则神奇故事所作注解

在威斯康星或得克萨斯或亚拉巴马,孩子们常常玩打仗,两边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我知道(人人都知道),失败有一种辉煌胜利所没有的尊严,不过,我也想像得到,那种玩了一个多世纪并且也不止在一块大陆玩的游戏,总有一天会玩出让时间倒退或者如同皮埃特罗·达米亚诺[①] 所说的修正过去的奇妙把戏。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如果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南方打败了北方,今天将会回到昨天,李[②] 的人马就会于1863年7月初在葛底斯堡大获全胜,多恩的手就会写完他那首关于一个灵魂轮回的诗,老态龙钟的绅士阿隆索·吉哈诺就会得到杜尔西内娅的爱情,黑斯廷斯[③] 的八千撒克逊人就会像曾经打败过挪威人那样战胜诺曼底人,而毕达哥拉斯也就不会在阿尔戈斯[④] 的一扇大门上认出自己还是欧弗尔沃时用过的盾牌。

---

① 皮埃特罗·达米亚诺(1007—1072),意大利红衣主教。

② 罗伯特·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军的统帅。

③ 诺曼底公爵于1066年10月在黑斯廷斯大败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从而确立了他对英格兰的统治。

④ 阿尔戈斯,古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地区。

结 语

人生在世行程有限，
你该走的步数已经走完，
我是说你死了。我也弃绝人寰。
我确切地记得
那不期而别的夜晚，如今却在想：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两个少年，
他们是柏拉图的信徒，
曾经在南半球夜空下的长街间、
在帕雷德斯的琴声中、
在街谈巷议和殴斗事件里面
或者迎着杳无人迹的曙色
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真谛寻觅，
如今，他们可否安然？
勤学好读的弗朗西斯科·路易斯啊，
你这在克韦多的事业上、
在对吟诗作赋的痴迷中的兄弟，
你这比喻那一古老手法的发掘者
（当时我们全都如此），
但愿你能不期而然地同我一起
共度这空寞的黄昏，
但愿你能帮我推敲诗句。

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出生在另一个也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
我记得院门合页的吱嘎声。
我记得令人怀念的素馨花和水池。
我记得那个原来鲜红、后来变成粉色的标记。
我记得背风向阳的角落和中午的小憩。
我记得有两把曾经在沙漠里扬威逞雄的宝剑交叉而悬。
我记得瓦斯灯和拿着棍子的人。
我记得那豪爽的时代、记得那些不宣而至的人们。
我记得那把带剑的手杖。
我记得自己亲眼见过和父母讲过的事情。
我记得待在九月十一日地区糖果店的角落里的马塞多尼奥。
我记得九月十一日地区上的那些从内地来的马车。
我记得图库曼大街上的菲古拉商场。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就死在了那个转弯处。)
我记得自己从未能进去过的、奴隶们居住的第三重院落。
我也记得阿莱姆[①] 在一辆锁着门的车里自戕的枪声。
在那个将我遗弃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里我可能是个陌路之人。
我知道只有失去了的乐园才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

---

① 莱安德罗·阿莱姆(1842 — 1896),阿根廷政治家,1874 年革命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后因对政治失望而自杀。

一个几乎同我一样、一个没有读过这段文字的人
可能会对那水泥的高塔和石雕的方尖碑[①] 慨叹不已。

① 指布宜诺斯艾利斯七月九日大道上的独立纪念碑。

考 验

就在那扇门的另外一侧，
一个男人颓然地倒了下去。
他所崇奉的古怪神明叫做三、二、一，
今天夜里他将徒然祈祷
并且相信自己不会有死亡之期。
此刻，他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
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坐着的生灵而已。
兄弟啊，你就是那个男人。
让我们感谢每一次相聚，然后将一切忘记。

赞　歌

今天早晨
空气中弥漫着天堂的玫瑰
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香气。
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
亚当发现了流水的清凉。
天上落下一阵金雨，
那是宙斯的爱怜。
一条鱼露出了海面，
阿格里真托的一位人物①
将会记起曾经就是那条鱼。
在那名字将会叫做阿尔塔米拉的洞窟里面，
一只不见容颜的手
绘出了成为野牛脊背的曲线。
维吉尔的手缓缓地抚摩着
驼队和海船
从黄帝的国度
运来的绸缎。
第一只夜莺在匈牙利发出清唱。

① 指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前490—前430），生于西西里古城阿格里真托，他曾说自己是“一条露出海面的无声的鱼”。

耶稣在钱币上看到了恺撒的头像。
毕达哥拉斯告诉他的同胞
时光的轨迹是圆圈。
在大洋中间的一个岛上,
银色的猎犬在追逐金色的麋鹿。
人们在一个铁砧上锻造
西居尔将要使用的宝剑。
惠特曼在曼哈顿高歌。
荷马在七个城市里降生。
一位少女刚刚逮住了
白色的独角兽。
整个历史如同浪涛的回转,
那些往事之所以再现,
因为一个女人亲吻了你的脸。

幸　福

拥抱一个女人的是亚当。那女人就是夏娃。
一切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看到天上有一个白色的物体。听说那是月亮，可是，
　一个名称和一段神话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我对树木怀有某种畏惧。树木是那么美丽。
温顺的禽兽走过来等待我的呼唤。
图书馆里的书籍不见字迹。只有我将它们打开，那字迹
　才能显现。
翻开地图，我会看到苏门答腊的形状。
于黑暗中划燃火柴的人在制造火焰。
镜子里潜藏着另一个自己。
望着大海就等于看到了英国。
读到李利恩克龙[①] 的诗就是参加战斗。
我梦见过迦太基和毁灭了迦太基的军团。
我梦见过宝剑和天平。
应该歌颂那没有拥有者和被拥有者但却两相情愿的爱情。
应该赞美让我们梦见我们可以创造地狱的噩梦。
步入江川就是走进恒河。

---

① 李利恩克龙（1844—1909），德国诗人、作家，曾经从军打仗，其作品表现的战争景象真实感人。

望着沙漏就能看到一个帝国的覆没。
把玩匕首就预示着恺撒的暴亡。
沉睡的时候人人都一样。
我在沙漠上见到了刚刚雕成的年轻的斯芬克司。
阳光下没有任何古老的事物。
一切都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不过是一种永恒的形式。
读我的诗句就是在把这诗句创造。

哀　歌

他流下了几滴眼泪。没人看到，
就连镜子也不知晓。
无需怀疑，那眼泪
是在为一切值得痛惜的事情哀悼：
他未曾见过的海伦的姿容，
岁月那不可逆转的波涛，
耶稣那钉在罗马十字架上的手臂，
迦太基的残迹荒草，
匈牙利人和波斯人的夜莺，
片刻的幸福和烦恼，
讴歌过武功的
纯洁而柔美的维吉尔，
每个新奇的黄昏
以及将化为晚景的黎明的
彩云的变幻飞飘。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
一个孤独、深情、苍老的人，
刚刚躲在屋子里面
为万般世事呜咽。

布莱克

那无意中在你手里散发出幽香的玫瑰
现在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不在颜色,因为花没有眼睛,
不在那绵绵的芳菲,
也不在瓣片的分量。
这一切只是些许弥散的回响。
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
可能是一块柱石或一次战役
或一片天使聚居的天空
或一个神秘而又必需的无限境地
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祇的欢欣
或另一块苍穹里的银色星系
或一个没有玫瑰形状的
硕大无朋的物体。

诗 人

赫拉克利特啊，我们就是你说的长河。
我们就是时光。它那不可更改的流逝
冲走了猛狮和高山、
泪浸的爱情、享乐的余烬、
无尽的奢望、
大串化作了尘埃的帝国的名字、
希腊和罗马诗人的作品、
黎明时分的幽暗海洋、
那作为死亡预演的梦境、
兵刃和武士、历史陈迹、
雅努斯那两张互不相识的面孔、
棋子在棋盘上
搭建起来的象牙迷宫、
麦克白
那可以染红大海的血手、
钟表在黑暗中的悄然运行、
持续地映在另一面镜子之中
而无人顾及的镜子、
钢版插图、花体文字、
放在柜子里的硫条、
失眠时的沉重轰鸣、

曙光与黄昏及彩霞、
回声、退浪、细沙、地衣、梦想。
我只是这些偶然生成
又因无聊而被提及的物象。
尽管双目失明又加体弱多病,
我还必须用这些物象写出这首不会蚀损的诗
并且(作为责任)求得自救。

过去的日子[①]

我是同时又不是新教牧师
以及那以自己无法估量的沙漠尘埃
对抗哥特佬和长矛兵们的
南部美洲战士们的嫡传子孙。
我真正的血缘却是
仍然在耳边回响的
父亲那吟诵斯温伯恩的诗篇的声音
以及那些翻阅、翻阅而未曾读过、
却让我感到满足的厚厚书册。
我就是先哲们灌输给我的一切。
机缘或命运，两个名称代表着
我们不能掌握的同一个奥秘，
是它们给了我不同的祖国：
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过一夜之缘的奈良、
日内瓦、两个科尔多瓦[②]、冰岛……
我是一场孤独的幽梦，在那梦中，
我忘掉了或者试图忘掉自己。
我是黎明和黄昏、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② 指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昔日的清晨、第一次见到的大海
或那轮没有维吉尔和伽利略的
冷漠皓月的奴仆。
我是自己漫漫人生的每一个片刻、
每一个不能成眠的焦躁夜晚、
每一次离别和每一次前夕。
我是房间里的那幅
我这双如今已经失明的眼睛
清楚见过的版画
《骑士、死神与魔鬼》的错误印象。
我就是那曾经见过
而且死后还将继续凝注着沙漠的另一个人。
我是一面镜子、一个回声。
我是墓志铭。

天　机

水龙头在第二重院落里
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
就像恺撒的死亡，这是注定了的事情。
水龙头和恺撒都在天机之中，
那天机涵盖了无始无终的圆圈、
腓尼基人的船锚、
我的死期
和被遗忘了的费马大定理[①]。
冷静的人们
将那铁定的天机
看作是凤凰能从中死而复生的火焰。
那是以因为干、以果为枝的
参天大树；
它的叶片之间隐藏着罗马和迦勒底
以及雅努斯的两张面孔看到的一切。
寰宇是它的一个名字。
从来没有人见过寰宇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成为别的什么东西。

---

① 法国数学家、微分学创始人费马（1601—1665）提出的假设，亦称“费马猜想”。近年已被证明。

胡安·穆拉尼亚的歌谣

我很可能在某个街角
早就曾同他擦肩而过。
我还是孩子，他已成年。
他的身世，我从未听说。

不知为什么那位前辈
总在我的祈祷中出现。
我知道自己注定要让
人们把穆拉尼亚纪念。

他这人只有一个长处。
有人却连一个都没有。
他是个最为勇敢的人，
经天的日月见证已久。

他待人一向彬彬有礼。
他从不喜欢逞能斗狠，
一旦到了必要的时候，
他又一定会兵必血刃。

每逢遇上竞选的场合，

对主子比狗都要忠诚。
他的情意却被人忘记，
接连着坐牢终生受穷。

即使将他与别人捆缚，
他也能进行殊死搏击；
面对纷纷而来的枪弹，
他也不过是挥刀迎敌。

卡列戈曾经将他讴歌，
现在我再次把他提起。
在这大限到来的时刻，
应该想想别人的遭际。

安德雷斯·阿尔莫亚[1]

岁月使他学会了一些瓜拉尼语[2]，一旦需要，竟然也能派上用场，不过，翻译起来并非是不费力气。

士兵们都能够接受他，不过，有些人（不是所有的）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特别之处，仿佛他是异教徒、靠不住或者竟是个坏人。

他不喜欢人们的这种感觉，但是，更讨厌新兵对他表现出来的兴趣。

他不是酒鬼，不过，星期六倒是经常喝醉。

他有饮茶的习惯，这一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寂寞。

他不讨女人喜欢，也不去找女人。

他同多洛雷丝生了个儿子。关于儿子，已经多年没有任何消息了，因为，他和那些穷苦百姓一样，不会写信。

他不善言谈，但却总是要讲那次从胡宁到圣卡洛斯的长途行军；每次讲起来，用的字眼全都一样。他之所以用同样的字眼，也许是因为只记得那些字眼而忘掉了事情本身。

他没有床铺，每天睡在鞍垫上，却从来没有做过噩梦。

他良心清白，从来都只是执行命令。

他深得上司信任。

---

① 读者应该设想他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原注

② 巴拉圭东部以及与之毗邻的巴西和阿根廷部分地区的土著民族讲的语言。

他是行刑刽子。

他已经不记得看到过多少次沙漠的黎明。

他已经不记得砍断过多少人的脖子，但却永远忘不了那头一回以及当时的草原景色。

他永远都不会被提升。他不应引人注意。

在原籍的时候，他是驯马好手。如今，他虽然已经驾驭不了生马，不过，却爱马并且也懂马。

他是一个印第安人的朋友。

第三个人[1]

我要把这首诗
(权且借用这个称呼)
献给前天夜里同我擦肩而过、
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神秘的那第三个人。
星期六我走出了家门。
夜色中人流熙攘,
肯定会有那第三个人,
就像有过第四个和第一个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看到了对方,
他走向巴拉圭大街,我取道科尔多瓦[2] 方向。
这几句话几乎画出了他的模样,
我却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会有某种嗜好,
我知道他曾经瞩望过月亮。
不是没有可能他已经死了。
他也许会读到我此刻正在写着的诗句,
却不可能知道我在把他提及。

---

① 这首以世上生灵间的潜在联系为主题的诗基本上和题为《漆手杖》的那篇一样。——原注

② 此处指街名。

在那不可预测的未来，
我们可能成为对手而互相尊重
或者成为朋友而互相爱慕。
我做了一件无可挽回的事情，
我确立了一种关系。
在这同《一千零一夜》的描述
如出一辙的
平庸无奇的世界上，
没有一个举动
不冒变成邪术的危险，
没有一件事情
不成为一根无尽链条的开端。
我在想：这几行无谓的文字，
什么样的影响不会产生？

对现在的追思

恰在那一时刻，那人想道：
我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换取能在冰岛凝滞的明灿阳光下
陪伴在你身边的幸福、
换取就像共享音乐
或者一种果香一样
共享现在的幸福。
恰在那一时刻，
那人就在冰岛、就在她的身边。

极 点

那些期待你胆怯的人们留下的文字
肯定不会使你得救；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只是
你自己的足迹布下的迷阵的中心。
耶稣或苏格拉底的磨难
以及暮色黄昏时分
在花园中圆寂的佛法无边的悉达多
也挽救不了你的性命。
你亲手写下的文章、亲口说出的话语
也只能是飞絮浮尘。
天意之中没有怜悯，
上帝的暗夜漫无边际。
你的存在就是光明，不停流逝的光明。
你是那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诗两首

一、正面

你在睡着。这会儿醒了。
明灿的清晨带来了初始的憧憬。
你早已忘却了维吉尔。那儿就是他的诗歌作品。
我为你带来了许多东西。
希腊人的四大根基：土、水、火、气。
一个女人的名字。
月亮的亲和。
地图的淡雅色泽。
具有陶冶净化功能的忘却。
挑挑拣拣并再次发现的记忆。
让我们觉得自己不会死去的习惯。
标记捉摸不到的时光的表盘和时针。
檀香的芬芳。
被我们不无虚荣地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疑虑。
你的手期望抓取的手杖柄。
葡萄和蜂蜜的滋味。

二、反面

想起一个睡着的人
是一件普通而常见
却又让人心灵震颤的事情。
想起一个睡着的人
就是将自己那没有晨昏的
光阴世界的无边囚禁
强加给别人，
就是向其表明
自己是囿于一个将其公之于世的名字、
囿于往昔累积的人或物，
就是骚扰他的永恒，
就是让他承受世纪和星辰的重负，
就是为岁月再造
一个往事难忘的乞丐，
就是亵渎忘川的清流。

天 使

但愿人们不要愧对
那自从让太阳和星辰为之震撼的爱情
将他孕育成人
直到雷声在号角中轰鸣的
最后时辰
都在用剑护卫着自己的天使。
但愿人们不要将那天使带进糜烂的妓院、
专横笼罩着的宫殿、
放浪不羁的酒馆。
但愿人们不要屈尊乞怜、
将眼泪轻弹、
怀抱妄想、
因为怯懦而犹疑退缩、
像演戏一样做假蒙骗;
那天使一直都在看着他的举动。
但愿人满能够切记自己永远不会孤单。
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是在黑暗的笼罩中,
那不息的镜子都在见证;
不要让泪滴将那镜面玷染。

上帝啊,在这阳寿将尽之时,
但愿我不会让那天使蒙羞受辱。

睡 眠

黑夜向我们行使起自己的神奇使命。
它将宇宙化解，
让盘根错节的
因因果果
在时光那无底旋涡中泯灭。
黑夜希望今天晚上你会忘掉
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前辈及其血统、
每一句话和每一滴眼泪、
几何学家的虚点、
线、面、棱锥、正方体、
圆柱、球面、大海、波涛、
你那贴在枕头上的面颊、
新被单的清爽、花园、
帝国、恺撒们和莎士比亚
以及那最难割舍的心爱的一切。
真是有趣，一粒药片竟能够
将整个世界抹去并制造出一片混乱。

一个梦

在伊朗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有一座不是很高、无门也无窗的石塔。在那唯一的(泥土地面的圆形的)禅房里有一张木头桌子和一个板凳。在那间圆形的禅房里有一个样子像我的人在用一种我不懂的文字写着一首长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谁也读不到被囚禁的人们写下的东西。

《地狱篇》第五章第一百二十九行①

他们丢弃了那本书，因为已经
知道自己成了书中的人物。
(他们还将被写进另一部顶尖作品，
不过，那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此刻，他们是保罗和弗朗切斯卡，
并非分享同一个寓言的趣味的
两个朋友。
他们以惊异的喜悦凝目互望。
他们没有用手互相触摸。
他们有了惟一的宝贵发现，
他们找到了对方。
他们没有背叛马拉泰斯塔，
因为背叛需要有个第三者，
而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
他们是保罗和弗朗切斯卡，
他们也就是那女王及其情人、

① 但丁《神曲》这一章讲述的是拉文纳公国奎多·德·波伦塔大公的女儿弗朗切斯卡（？—1283）和保罗的恋爱故事。出于对公国利益的考虑，弗朗切斯卡嫁给了绰号“跛子”的马拉泰斯塔，后与马拉泰斯塔的弟弟、绰号“美男子”的保罗相爱。马拉泰斯塔发现后，将他们杀死。在《神曲》中，他们俩的灵魂附着在一起随风飘荡。

就是自从那个亚当和他的夏娃
在天堂的草地上相爱过后
曾经有过的所有情侣。
一本书、一场梦使他们明白
自己只是被人在不列颠的土地上
梦见过的梦中的人物。
还有另一部著作
将让本身就是梦的人物梦见他们。

流逝或存在

那莱茵河可在天上流淌？莱茵河
可有一个变成模式的固定形状
不受时光那另一条莱茵河的影响
停留和长存于永恒的现在
并成为在我口授这篇诗作的时候
在德国不息奔流的莱茵河的根基？
柏拉图的追随者们这样推测，
而奥卡姆[①] 却并不同意。
他曾说过：莱茵（这个名字
来源于 rinan，也就是奔流）
不过是人们随意送给那自古以来
从连绵的冰峰泄向海滨的
水流的一个称谓罢了。
可能真是这样。让别人去判定吧。
我再说一遍，难道我只不过是
那爱过、唱过、看到过并
体验过惊惧和希望的
一连串的白天和黑夜？

① 奥卡姆（约 1285—约 1349），英国哲学家和辩论家，晚期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创立者。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我、
我曾经到那贪婪的镜子里
去寻找过那如今已消失了的幻象的我?
也许，只有待到死了以后
我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名字还是真的存在过。

名 望

见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发展与衰落。
记得泥土的庭院和葡萄藤、门厅和水池。
继承了英语，研究过撒克逊语。
喜欢德语，留恋拉丁语。
在巴勒莫同一位旧时的杀人犯做过交谈。
痴迷于象棋和素馨花、老虎和六音步诗。
用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语气朗诵过他的作品。
了解形而上学的那些著名疑点。
颂扬过宝剑，却又从理性上热爱和平。
并不觊觎任何海岛。
未曾跨出过自己的图书馆的大门。
只是阿隆索·吉哈诺而没有胆量去做堂吉诃德。
向比自己博学的人传授自己并不掌握的知识。
欣羡月亮的光华和保尔·魏尔兰的品德。
拼凑出过十一音节的诗作。
重新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
用当今的语言整理了那五六个比喻。
曾经拒收贿赂。
是日内瓦、蒙得维的亚、奥斯汀和（像所有的人一样）
  罗马的公民。
推崇康拉德。

是那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阿根廷人。

是瞎子。

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有什么特别，但是，加在一起却给了我以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懂的名望。

正直的人

一个像伏尔泰希望的那样栽花种草的人。
感谢人世间有音乐的人。
欣喜地发现了一个词语的来源的人。
在城南的一家咖啡馆里默默下棋的两个职员。
在思索用色和造型的陶工。
在诵读某首颂歌的最后诗节的女人和男人。
抚摩睡着了的动物的人。
为别人或者愿意为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辩解的人。
感谢人世间出了个斯蒂文森的人。
宁愿别人有理的人。
所有这些人，他们互不相识，却在拯救世界。

帮凶

如果处我以极刑，我就是那十字架和铁钉。
如果赐我以药酒，我就是那毒芹。
如果要将我欺骗，我就是那谎言。
如果要将我焚烧，我就是那地狱。
我应该赞美和感谢时光的每一个瞬息。
我的食粮就是世间的万物。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
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
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
我是诗人。

间　谍

有人在火热的战斗中
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大理石碑镌刻下了他们的英名。
我却默默地在自己仇视的城市里游荡。
我为祖国做了另外的事情。
我失去了廉耻，
背弃了把自己当作朋友的人们，
拖人下水出卖良心，
憎恶祖国的称谓。
我自认是个卑鄙小人。

沙 漠

在走进沙漠之前，
士兵们在水坑里痛饮了一番。
希罗克洛斯[1] 将自己的罐子里的水
泼到了地上并且宣言：
如果我们必须步入沙漠，
我现在就已经身处沙漠中间。
如果我们必须忍受干渴，
那就让干渴现在就将我熬煎。
这是一个比喻。
在我坠入地狱之前，
神的侍从们让我见到了一支玫瑰。
在这黑暗的王国里面，
那玫瑰一直让我心碎。
一个女人将一个男人抛弃，
他们假设了一次最后的约会。
那男人说道：
如果我必定要独处，
我现在就已经形只影单。

① 希罗克洛斯（活动时期430年左右），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曾随希腊哲学家普卢塔克学习，后定居亚历山大城。

如果我必定要忍受干渴，
那就让干渴现在就将我熬煎。
这又是一个比喻。
在这人世之上，
没有一个人有做那个男人的勇气。

漆手杖

玛丽亚·儿玉发现了那根手杖。它漂亮而结实，却又轻得出奇。谁见了都会注意，注意了就不会忘记。

我看着那根手杖,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一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

我看着那根手杖,想起了那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的庄周。

我看着那根手杖，想起了那位修裁竹竿并将其一端弯成恰好可以让我用右手把握的曲柄的工匠。

我不知道那工匠活着还是死了。

我不知道他信奉道家还是佛教，不知道他是否翻查六十四式的卦书。

我们永远都不会谋面。

他消失在九亿三千万人之中。

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

不是不可能早就有人设计好了这种联系。

不是不可能世界需要这种联系。

致某个岛屿

美丽的英格兰啊，我该怎样将你称呼？
颂歌的华丽与夸张
不符合你的羞怯拘谨，
显然我不该尝试使用。
我不去谈论你的海域，那就是所有的大洋，
我也不提，亲爱的岛屿啊，
那强迫你向别人挑战的帝制。
我只是小声地列举几个象征：
如今已经变成梦的卡罗尔的梦的
红色国王的梦艾丽丝，
茶水和甜点的芳香，
花园中的迷宫，
日晷，
柯尔律治没有见过
却言之凿凿的
那位向往（可又从来未对人承认自己向往）
东方及荒凉冰原的人物，
至今依然的雨声，
飘落在脸上的雪片，
塞缪尔·约翰逊的雕像的投影，
尽管没人能够听到

但却仍然在回荡的竖琴余音，
照出过弥尔顿那茫然目光的
镜子的玻璃，
罗盘那恒久的摆动，
《殉道书》，
一部《圣经》的最后几页
提及的有关神秘世代的记述，
大理石下的尘埃，
曙色的悄然升起。
这里只有你和我，我心中的岛屿。
没人能够听到咱们的絮语。
在这黄昏后黎明前的时刻，
咱们默默地将这共同珍爱的一切回忆。

围　棋

今天，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
我的掌心攥着一颗小小的圆子，
这样的圆子共有三百六十一颗，
是一种东方的弈术所必需，
那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叫围棋。
那是一种比最古老的文字还要古老的发明，
棋盘就好像宇宙的图形，
黑白交错的变幻
足以耗尽千秋生命。
人们可以对之痴迷，
就好像坠入爱河与欢情。
今天，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
我本来就对好多事物无知无识，
这会儿再次感到困惑，
我要感谢诸路神祇，
他们让我得见这处迷宫，
尽管我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

神　道[1]

在我们沉浸于不幸之中的时候，
偶然注意到或想起的
微不足道的小事
会让我们在一瞬间忘情：
果品的幽香，清水的甘凉，
梦中再现的面孔，
十一月初放的素馨，
罗盘的永恒指向，
一本以为已经丢失了的书籍，
突然想起的诗句，
能够为我们打开房门的钥匙，
一条街道的名字，
一张地图的彩色，
不经意发现的一个词语的来源，
锉过的指甲的光洁，
我们执意要想起的日期，
默数夜半的十二下钟响，
身上突发的剧痛。

① 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简称。

神道的神祇共有八百万，
他们悄然地巡行于天地之间。
那些小小的神明时常会将我们光顾，
光顾而后又倏忽不见。

外乡客

神龛上供着一把剑。
我身为神社的二祀官，却从未见过。
别的寺庙敬奉的是铜镜或石头①。
那些器物被当成神体因为曾属奇绝罕见。
我讲话非常坦率：在各种教派里面，神道最不足道。
最不足道，却最为古老。
有关文献是那么久远，以至于连字迹都几乎难以分辨②。
一只麋鹿或者一滴露珠都可能具有神性。
神道昭示我们行事为人要以善为本。
神道并不宣扬人在营造自己的羯磨③。
神道不以惩罚来恐吓，也不用奖掖来收买。
信奉神道的人可以接受佛陀或者耶稣的说教。
神道尊天皇、敬死者。
神道认为人死后变成神保佑亲人。
神道认为树死后变成神保佑树。

① 此处指的是神道教的主神天照大神赐予其后代的三件神器：八尺镜，天丛云剑和八坂琼曲玉。神社的本殿里供奉的神体（象征神的物品）通常是神镜、丛云剑或其他物件。神体均经精心包裹并置于容器之中，禁止启视。只有大祀官可以到达本殿的最深处。

② 指分别成书于712年和722年的神道经典《古事纪》和《日本书纪》。

③ 羯磨，佛教用语，梵语 karma 的音译，意为“业”。

神道认为盐、水和音乐可以净化心灵。
神道认为神祇的数目多不胜数。
今天上午，一位秘鲁的老诗人前来造访。他是个瞎子。
我们分享了院子里的花香、土地的潮气、鸟的啼啭、
　神的启迪。
我通过翻译尽量向他解释了我们的教义。
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西方人的脸上像是戴着面具，让人看不到他们的心底。
他说，回到秘鲁之后，他将把我们的谈话写进诗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写。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聚。

俳句十七首

一

黄昏和大山
对我说过些什么。
我已经忘记。

二

漫漫的长夜
此刻只是变成了
一缕缕香气。

三

在天亮之前
那被我忘掉的梦
是真还是假?

四

琴弦已悄寂。
悠扬乐声倾诉了
我心中感受。

五

园中的杏树
唤起了我的欣喜。
我联想到你。

六

在冥冥之中，
书籍、图片和钥匙
伴我生与死。

七

自从那一天，
我没有再移动过
枰上的棋子。

八

在漫漫荒漠，
曙光也一样绚丽。
知之者有人。

九

闲置的宝剑
梦着自己的战绩。
我另有所梦。

十

人已经死了。
胡须却毫不知晓。
指甲还在长。

十一

正是这只手
曾经抚摩过一次
你如丝秀发。

十二

在屋檐底下，
镜子照得出来的
只是那明月。

十三

在月亮光下，
变得修长的影子
孤独而无伴。

十四

将熄的火焰
或者流萤的闪亮
可是个王国？

十五

新月悬夜空。
在另外一处门口，
她也在凝望。

十六

啁啾起远处。
夜莺却并不知道
在把你安慰。

十七

那苍老的手
还在为了被忘却
把诗句书写。

日　本

透过罗素的著述，我了解了集的理论。这集论[①]提出并探讨一个长生不老的人即使毕其无限的年华也数不清楚的庞然大数，在那个想像中的王国里，用希伯来字母来代表数字[②]。那个复杂的迷宫容不得我去涉足。

透过定义、公理、命题和推论，我了解了斯宾诺莎的无限样态的实体。这个实体具有无数的属性，其中包括了空间与时间。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说出或想到了一个词汇，与此同时就会在无数不可思议的领域里发生无数件事情。那个复杂的迷宫容不得我去涉足。

透过像魏尔兰一样偏爱色调而不是色泽的山峦，透过含蓄而不夸张的文字，透过水与石同等重要的庭园，透过从未见过真虎的人画出的堪称惟妙惟肖的老虎，透过功名之途“武士道”，透过对剑的情怀，透过桥式、晨景和神社，透过低沉得几乎听不到的音乐，透过悄声细语的人群，日本啊，我了解了你的概貌。那个复杂的迷宫……

1870 年左右，草原印第安人去到了胡宁要塞。他们从未见过门、铜质门钹和窗户。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就像我们眼中的曼哈顿一样新鲜，所以看了摸、摸了看，然后就又重新返回了自己的荒原。

---

① 原文为德文。集论，亦称集合论，是研究“集”的运算及其性质的数学分支。

② 指用希伯来文的二十二字母中的前十个依次代表数字 1 至 10、随后的八个依次代表 20 至 90、最后四个分别代表 100、200、300 和 400 的体系。

天 数

自从那个如今已经无法追回的夜晚，
或者，从你那朦胧的双眼
于黄昏乍始的时分平生头一次
在一处花园或庭院得识月亮的容颜，
那皓月就怀着默默情意
(维吉尔大概是这么说的)与你为伴。
永远都会这样吗?我知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坦白地告诉你:
你将再也见不到那轮明月，
天数有定，谁也不能改变，
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
即使打开世界上的所有窗户
也于事无补。晚了。你再也找不到月亮的踪迹。
我们活着，一次又一次地
看到又忘却夜幕下的那甜蜜景观。
应该好好珍惜。这可是最后的机缘。



王永年译

①原文为Atlas(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因反对宙斯，被罚去托天。在古代西方，最早的地图集封面上绘着阿特拉斯托持天体的形象，因此地图集叫阿特拉斯。本集单行本原是作者和玛丽亚·儿玉游历各地的照片集，由作者配诗。收入原版《博尔赫斯全集》时，原编者删去图片，只保留文字。

序　言

在我印象中，首先提出动机多样化的是斯图尔特·米尔①；本书当然不是图片册，就本书而言，我可以指出两个显而易见的动机。第一个是阿尔贝托·吉里。玛丽亚·儿玉和我愉快地生活在世期间，我们游历和欣赏了许多地区，拍了不少照片，带出了相应的文字说明。第二个动机是恩里克·佩佐尼，他见到了那些照片；吉里提出可以把它们汇编成书，内容虽然纷繁，却有奇趣。于是，有了这个集子。它不是一系列附有照片的说明文字，或者一系列用文字解释的照片。每个题目都独立成章，既有形象，又有文字。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开始先发现苦、咸、凹陷、光滑、粗糙、彩虹的七色和字母表上的二十几个字母；接着发现面庞、地图、动物、天体；最后发现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

玛丽亚·儿玉和我一起惊喜地发现了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希望这些篇章成为仍将继续的漫长而奇妙历程的纪念。

豪·路·博尔赫斯

---

① 斯图尔特·米尔（1806－1873），旧译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论自由》、《代议制民主》、《功利主义》等，他写的《逻辑体系》（1843）首次用经济理论联系社会实际。

高卢[1] 女神

当罗马推进到这些最后的土地和它的没有界定、并且或许没有尽头的淡水海，当恺撒和罗马这两个响亮崇高的名字到达这里的时候，烧焦的木雕女神已经存在了。他们按照帝国的漠不关心的方式把她称作狄安娜或者密涅瓦[2]，因为帝国不是传教士，喜欢兼并被战胜的神祇，用自己的名称加以识别。以前她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神祇的女儿和另一个神祇的母亲，人们把她同春天的妩媚和战争的恐怖联系起来。如今一个博物馆收藏并展出那个奇特的东西。

她没有给我们带来神话传说，没有她自己的话语，只有现今已经埋葬的几代人的沉默的呼喊。她是件破损而神圣的东西，任我们漫无边际的想像不负责任地添枝加叶。我们永远不会听到膜拜她的人的祈求，也永远不知道仪式是什么模样。

---

① 高卢是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的古代地理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地区。

②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她诞生时从主神宙斯脑袋中跃出，全身铠甲。以纺织、雕刻、制陶等技艺和战术传授人类，被奉为雅典城邦的保护神。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称为阿耳忒弥斯。

图 腾

据波菲利记载,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拒绝人们为他画像,说他无非是自己的纯精神原型的影子,画的肖像便成了影子的影子。

几世纪后,帕斯卡重新发掘出那个反绘画艺术的论点。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形象[①]是一尊加拿大偶像的摹本的照片,也可以说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它的原件(我们姑且这么称呼)耸立在雷蒂罗第三车站的后面,无人祭祀。那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件官方礼物。加拿大不在乎用那种野蛮的形象来代表国家。南美国家的政府却不敢冒险把一尊无名和粗陋的塑像送人。

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当我们念及沙漠里的一个图腾,一个默默地需要神话、部落、祈求、甚至牺牲的图腾,不禁浮想联翩。我们对它的礼拜仪式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在朦胧的晨昏梦想它。

① 博尔赫斯指的是有插图的初版《图片册》里本文的插图。——原编者注

恺撒

匕首把他撂倒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惨死的人，
一个名叫恺撒的人。
火山口开在他金属般的躯体。

昨天曾被用于争取荣耀，
开创历史，完成大业，
充分享受生活的欢乐，
今天强大的机体遭到阻挠。

那位英明的皇帝
曾经放弃桂冠，
指挥过战役和舰队，
遭到人们的礼赞和妒忌。

这里也是一个后来者，
他巨大的影子将整个世界笼罩。

爱尔兰

往昔浓重的影子不让我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或者惬意地审视爱尔兰。那些影子叫做埃里金纳[①]，对他说来，我们的全部历史是上帝的一个大梦，最后我们仍归于上帝；剧本《回归梅杜塞拉》[②]和雨果那首题为《阴影巨嘴的启示》[③]的名诗表达了同样的主张；那些影子也叫做乔治·贝克莱，贝克莱认为上帝纤悉无遗地梦见了我们的一切，他一旦醒来，天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影子又叫做奥斯卡·王尔德，此人时乖命蹇，潦倒而死，但留下的作品却像黎明和水一样美好清新。我想起惠灵顿，他在滑铁卢之役后觉得胜利的可怕程度不低于失败。我想起两位杰出的巴罗克诗人，叶芝和乔伊斯，他们无论运用散文或诗歌形式都为了创造美的同一目的。我想到乔治·穆尔[④]，他在《致敬与告别》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体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予人们的愉悦之感。

---

① 埃里金纳（815? —877），爱尔兰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神学家，祖先是苏格兰人，著有《论自然分化》，主张上帝与自然的融合。

② 《回归梅杜塞拉》是爱尔兰作家萧伯纳1921年写的一部喜剧，写人类的完美化和通过科学方法延长生命。用幻想手法讽刺当时和未来的英国社会。

③ 《阴影巨嘴的启示》是雨果1856年的诗集《静观集》中一首探索宇宙人生的哲理诗。

④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著有唯美主义诗歌《情欲之花》、散文诗传奇《爱洛绮斯和阿贝拉》等；三部曲《敬礼与告别》用闲谈式笔法追忆他在爱尔兰的生活和交游，书名 Ave atque vale 为拉丁文，借用罗马抒情诗人卡图卢斯在其兄墓前致的悼词，ave 和 vale 分别是第一和第三部的标题。

在两三个丰富多彩的日子里，我能看到的东西很少，回忆的东西很多，而那些巨大的影子布满了我的回忆。

其中最生动的是圆塔，我眼睛看不见，但能用手触摸，那里的修士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为我们保全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也就是说保全了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对我说来，爱尔兰这个国家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好人，天生的基督徒，具有永远做爱尔兰人的奇特的激情。

我走在《尤利西斯》里的居民们走过的、并且继续在走的街道上。

一头狼[①]

在最后的昏暗里，
灰狼悄悄在河边留下足迹；
这条无名的河为你的喉咙解渴，
混浊的水面映不出星光。
这个夜晚，
形单影只的狼
寻找伴侣，觉得寒冷。
它是英格兰最后的一头狼。
奥丁和托尔早已知道。
一位国王在他高大的石屋
决定消灭所有的狼。
置你于死地的武器已经铸成。
撒克逊狼，你枉活在世上。
你凭凶残不足以生存。你是最后一头。
再过一千年，一个老人
将在美洲梦见你。
未来的那个梦帮不了你的忙。
今天人们在丛林里搜寻你的足迹，
将你围追堵截，
最后昏暗里的悄悄的灰狼。

---

① 1985年出版的《密谋》也发表了这首诗。——原编者注

伊斯坦布尔

迦太基是遭到诬蔑的文化的最明显的例子，除了它的毫不容情的敌人们的不实之词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福楼拜也不可能知道。土耳其就不可能遭到相似的情况。我们想到一个凶残的国家；那种概念可以追溯到十字军时期[①]，十字军东征是历史上最凶残、最少受到谴责的行动。我们想到基督教的仇恨，这种仇恨也许不下于伊斯兰教的仇恨，而且达到同样狂热的程度。在西方，奥托曼人缺少一个伟大的土耳其名字。我们听说的只有显赫的苏莱曼[②]（和萨拉丁的一鳞半爪[③]）。

经过三天逗留之后，我对土耳其能有什么了解？我看到一个极其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入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卢纳文字的岩石。我听到一种悦耳的语言，和德语相似，但柔和得多。众多不同的民族的幽灵在这里游荡；我想像中拜占庭皇帝的卫队是由斯堪的那维亚人组成，黑斯廷斯战役后从英格兰逃亡的撒克逊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

---

① 1096至1270年间，欧洲封建贵族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弘扬基督教的名义，组织十字军，对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进行了八次战争。

② 显赫的苏莱曼（1496？—1566），著名的土耳其国王，在位时大力提倡文化艺术和科学。

③ 萨拉丁（1138—1193），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攻占耶路撒冷，被伊斯兰世界奉为英雄。

礼 物

你得到了不可见的音乐，
那是时间的特点，在时间中休止；
你得到了悲剧的美质，
你得到了爱情，可怕的事物。

你得以知道
世上的美人中间只有一位，
能在下午辨清月亮
以及和月亮一起的星辰。

你得到了恶名，
顺从地审视刀剑的罪行
迦太基的废墟，
东西方难解难分的战役。

你得到了语言，骗人的东西，
你得到了肉体，无非是一堆黏土，
你得到淫秽的噩梦，
以及在镜子里瞅着我们的另一个人。

时间敛聚的书籍里

给了你几页篇幅；
还有时间长河没有冲刷掉的
伊利亚的悖论。

名字像一把剑，
把文字付诸行动的那一位，
给了你人类之爱的骄傲的血液，
（这是一个希腊哲人的比喻。）

你还得到了别的东西和他们的名字：
正方体、金字塔、球体、
数不清的沙粒、木头
和一个让你混迹人间的躯体。

你无愧地品味了每一天；
这就是你的历史，也是我的。

威尼斯

峻峭的岩石，源起山巅的河流，河水和亚得里亚海水的汇合，历史和地理的偶然和必然，挟带下来的泥沙，岛屿的逐渐形成，近在咫尺的希腊，鱼群，人们的迁移，阿尔莫里加[1] 和波罗的海的战争，草泥糊墙的茅屋，纵横交错的运河网，远古的狼，达尔马提亚[2] 海盗的骚扰，精致的红陶器皿，平顶房屋，大理石，阿蒂拉[3]的骑兵和长矛，身无长物的渔民，伦巴第人，东西方交汇点之一，如今已被遗忘的几代人的日日夜夜，这一切都有一段故事传说。我们还记得威尼斯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每年在牛身人面兽木雕船头扔下的金指环，在昏暗或黝黑的水里形成时间长链的不明确的环节。不应忘记孜孜不倦地寻找艾斯朋遗稿[4] 的人、不应忘记丹多洛[5]、卡尔帕乔[6]、彼特拉克、夏洛克[7]、拜伦、贝波[8]、罗斯金[9]、

---

① 阿尔莫里加，古代高卢地区，相当于现在法国的布列塔尼。

② 达尔马提亚，濒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地区。

③ 阿蒂拉（432—453），匈奴国王，曾率军横扫欧亚两洲，战败后死于多瑙河畔。

④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1888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名为《艾斯朋遗稿》。

⑤ 丹多洛（1108？—1205），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

⑥ 卡尔帕乔（1455？—1525?），威尼斯画家。

⑦ 夏洛克，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

⑧ 贝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1818 年发表的长诗《贝波》的主人公，贝波是威尼斯贵妇劳拉的丈夫，被俘沦为海盗，后回国与劳拉团聚。

⑨ 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1840 年因病在意大利休养时，搜集资料从事著述，著有《威尼斯之石》等有关艺术问题的作品。

马塞尔·普鲁斯特。记忆里还有耸立在广袤平原两端的船长青铜像，几百年来他们遥遥相对，望而不见。

吉本指出，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归功于剑，但靠笔证明。帕斯卡说，河流是行走的道路；威尼斯的运河则是忧郁的平底船行走的道路，平底船和忧郁的提琴相似，它们柔和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音乐。

我曾写过一篇《威尼斯的玻璃和黄昏》。在我看来，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博利尼抄道

我们的时代有了左轮手枪、来复枪和神秘的原子武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生灵涂炭的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我们对19世纪末期里瓦达维亚医院附近秘密发生的小型斗殴却产生了怀旧之情。墓地后面和监狱黄墙中间的地段曾被叫做“火地”；据说那个地区的人选了这条抄道进行动刀子的决斗。决斗可能发生过一次，后来传说有许多次。没有证人，但也许有个警察好奇地观看匕首你来我往的挥舞。裹在左手前臂的斗篷充当护盾；匕首寻找对方的腹部或胸部；假如决斗双方都是好手，这场厮杀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不管怎样，想到外面还有遗留下来的低矮的房屋，还有今天已经少见的大杂院和那种寒酸的神话的兴许是虚假的影子，晚上待在这座高大敞亮的房子里总是相当惬意的。

波塞冬庙

我觉得以前没有海神，正如没有太阳神一样；海神和太阳神这两个概念同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有海洋和波塞冬①，波塞冬也是海洋。很久以后，出现了神谱和荷马，按照塞缪尔·巴特勒② 的说法，荷马把后来的神话编进了《伊利亚特》的喜剧间奏曲。时间和历代的战争带走了神的外貌，但留下了海洋——他的另一个形象。

我的妹妹常说，小孩们先于基督教。古希腊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有穹隆屋顶的教堂和圣像。此外，他们的宗教与其说是纪律，不如说是一组梦，其中的神可能不如克尔。波塞冬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怀疑一切的时代。

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

---

① 波塞冬，希腊神话里的海洋之神。

② 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著有乌托邦小说《埃瑞洪》和《重游埃瑞洪》、讽刺小说《众生之路》等，写过《〈奥德赛〉的女作者》一文，论证《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位妇女。

开 端

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

我们最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来，历史就更神秘，更平静了。

对话的主题是抽象的。有时候他们提到神话，其实两人不再相信神话。

他们列举的理由可能错误百出，达不到目的。

他们没有展开争论。谁都不希望说服对方，也不希望被说服，谁都不想获胜，也不想失败。

唯有在一件事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知道讨论是达到真理的并非不可能的道路。

他们思考或者试图思考，不受神话和比喻的束缚。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不认识的两个人在希腊某地的这次谈话是历史的首要事实。

他们忘了祈祷和魔法。

乘气球旅行

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我还没有升腾的经历，并且没有理由设想我在有生之年能有体验的机会。乘飞机的感受显然不能同飞翔相比。封闭在一个玻璃和金属的整洁环境里的感觉同鸟类和天使的飞翔不一样。空中机务人员介绍氧气面罩、安全带、侧舷紧急出口和办不到的空中杂技等等吓人的预言，不是（也不可能是）吉祥之兆。云层遮蔽阻断了陆地和海洋。航程几乎让人腻烦。气球却不一样，它给我们一种和风拂面、与飞鸟为伍、亲自参与的真正飞翔的感觉。如果谁从没有见过红色，我用圣约翰的血色月亮或者狂怒来比喻是徒劳的；如果谁没有感受过乘气球旅行的幸福，我很难向他解释。我认为“幸福”两个字再恰当不过了；三十来天前，玛丽亚·儿玉和我在加利福尼亚时，我们去到纳帕山谷一个简朴的机构。大概是凌晨四五点钟；我们知道天快亮了。一辆卡车带着装有悬篮的拖车，把我们送到平原上一个更远的地方。他们卸下长方形的柳条和木制的悬篮，费劲地从大帆布袋里取出气球，把它摊开在地上，用鼓风机吹那个尼龙布做的玩意儿，成了一个倒置的梨子形状，像是我们儿时在百科词典看到的图片里那样，气球徐徐膨胀，达到了一幢多层楼房的高度和体积。悬篮没有侧门或舷梯；他们不得不把我抬起来，越过边缘进入悬篮。我们一共五个人，驾驶员时不时朝那个凹形的气球里鼓热空气。我们扶着篮框站着。天色逐渐明亮；我们像天使或飞鸟似的置身高空，田野和葡萄园在我们脚下展开。

空间十分开阔,悠闲的风像缓缓的流水那样带着我们飘荡,抚摩着我们的额头、面颊和后颈。我认为我们都有一种几乎是肉体的幸福感。我说"几乎"是因为单纯肉体的幸福感和痛苦是不存在的,它们总夹杂着以前的经历、当前的境况、惊异和其他意识。这次为时一个半小时的航行也是在十九世纪那个失去的乐园里游历。乘着蒙戈尔菲耶[①] 设想的气球旅行好像是重新浏览爱伦·坡、儒尔·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篇章。它让人联想起住在月球内部的月球人,他们乘着和我们相似的气球从一条巷道到另一条巷道,根本不会晕眩。

① 蒙戈尔菲耶,指法国的约瑟夫·蒙戈尔菲耶(1740—1810)和雅克·蒙戈尔菲耶(1745—1799)兄弟,他们发明并建造了第一个实用的热气球,1788年6月5日在昂诺内升腾了十分钟。

德国梦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醒来不知所措，后来才逐渐理出头绪。

你的父母生育了你。在沙漠的那一边有盖满灰尘的教室，或者仓库似的场所，里面是一排排并行的破旧的黑板，长度有好几里。仓库的确切数目不清楚，但肯定很多很多。每个仓库里有十九排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满了单词和阿拉伯数字。每间教室都有日本式的金属滑门，已经锈迹斑斑。粉笔字从黑板左边以一个单词开始。下面是另一个单词，严格按照百科词典的字母顺序先后排列。比如说，第一个词是 Aachen（亚琛），一座德国城市的名字。下面紧接着的第二个词是 Aar（阿勒），伯尔尼的河流名；排在第三位的是 Aarón（亚伦），《圣经》中利未族长的名字。再下面是 abracadabra（三角形字母符录）和 Abraxas（护身符宝石）。那些词后面分别记有你一生中看到、听到、记起或者念出那个词的确切次数。有一个不确定但肯定不是无限的数字，代表你从呱呱坠地开始到寿终正寝为止念出莎士比亚或者开普勒的名字的次数。远端一间教室里最后一块黑板上写着 Zwitter，德文的这个词意思是“雌雄同体”或“两性人”，下面的数字表示你命中注定要看到蒙得维的亚城的次数，这个数满了以后，你还能活下去。注定你要念某一句六韵步诗的次数满了以后，你也能活下去。但是，注定你心跳的次数满了以后，你就得死去。

发生这一切时，粉笔写的字母和数字并不马上消失（你一生中每时每刻都有人涂改或者抹掉一个数字）。其中道理我们永远闹不明白。

雅 典

我到雅典的第一天,第一个早晨就做了这个梦。我面前的长搁板上有一排书。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失去的乐园之一。我随便抽出一卷,寻找柯尔律治的名字;条目有结尾但没有开头。然后我寻找“克里特岛”条目;也是有尾无头。我接着寻找“象棋”条。那时梦境突变。在一个有许多人围观的阶梯剧场的高台上,我和我父亲下棋,他又是虚假的阿尔塔薛西斯①,此人耳朵被割掉,他众多的妃嫔之一在他睡觉时轻轻抚摩他脑袋,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来被杀。我移动了一个棋子;对手没有动子,但施展了魔术,抹掉了我一个子。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了几次。

我醒了,心想:我身在希腊,这里的事物如果和我梦见的百科全书里的条目不同,都有开端的话,一切已经开始了。

① 阿尔塔薛西斯,公元前5世纪至前1世纪几任波斯国王的名字,此处所指不详。

日内瓦

在世上所有的城市中，在一个浪迹天涯的人一直寻找而有幸遇到的各个亲切的地方中，日内瓦是我认为最适合于幸福的城市。从1914年开始，日内瓦让我接触到法语、拉丁语、德语、表现主义、叔本华、佛教教义、道教教义、康拉德、拉夫卡迪奥·赫恩[1]，以及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怀念。日内瓦也让我感受到爱情、友谊、屈辱和自杀的诱惑。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这些理由都属于个人范畴；我不妨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理由。日内瓦和别的城市不同，它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巴黎始终意识到自己是巴黎，自尊的伦敦知道自己是伦敦，日内瓦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日内瓦。加尔文[2]、卢梭[3]、阿米耶尔[4]、费迪南·霍德勒[5] 的巨大影子笼罩在这里，但是谁都不向游客唠叨。日内瓦同日本有点相似，它不断自我更新，却不抛弃过去。老城区的山地小巷、教堂和喷泉池依然存在，可是也有大城市的书店、西方和东方的商业。

我知道我总要回日内瓦的，也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后。

---

① 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英国作家，写过介绍日本的书。

②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1533年被迫离开巴黎，在日内瓦成立新教总部。

③ 卢梭于1712年生于日内瓦。

④ 阿米耶尔（1821－1881），瑞士学者，他的《内心日记》成为自传方面的经典著作。

⑤ 费迪南·霍德勒（1853－1918），瑞士画家，作品有民族特色。

石头和智利[1]

我仿佛经过这里许多回。
次数已经记不清楚。
逝去的早晨或下午，
似乎比恒河还遥远。

命运的挫折无关紧要。
已成为黏土一部分，我的过去，
任凭艺术摆弄或时间消蚀，
任何占卜者都不能解释。

黑暗中或许有一把剑，
或许有一朵玫瑰。
交织的影子把它们掩盖。
我什么都不剩，只有灰烬。

摆脱了旧我的面具，
死亡中我只是彻底的忘却。

① 1985年出版的《密谋》也收入了这首诗。——原编者注

奶油圆球蛋糕

中国人善于思考，有些中国人曾经认为，而且仍然认为，人间的每一件新事物在天上都有其标准型的反映。冥冥中某人或者某物具有刀剑、桌子、品达式颂诗、三段论法、沙漏、钟表、地图、望远镜、天平的标准型。斯宾诺莎指出，每一事物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头。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玛丽亚·儿玉在月亮面包房买了这个大奶油圆球蛋糕，带回旅馆给我时说它是标准型。我马上明白她是对的。

旷世杰作

可以想像一位雕塑家出来寻找创作题材，但是那种思想狩猎对于追求惊奇的人可能适用，对艺术家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比较可信的是，除非那位艺术家是个突然有了视力的人。看不见，并不是因为失明或者闭上眼睛；我们看见事物是凭记忆，正如我们思考问题也是凭记忆，把相同的形状或相同的概念在记忆中加以重复。我敢肯定说，某某先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突然间看到了有史以来人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个按钮。他看到了人们常用手指触摸的那个普通的器具，认为要把一个简单东西的启示传递给别人，必须放大它的尺寸，于是创作了我们在这幅图片里和在费城一个广场中心看到的巨大无比的圆圈。

埃比道罗

正如从远处观看一次战役，正如吸到有咸味的空气、听到浪涛拍岸的声响而预感海洋临近的人，正如进入一个国家或者一本书籍的人那样，前天晚上，我在埃比道罗① 大剧院观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② 演出。除了连希腊人也不熟悉的表示乐器和学科的古希腊文之外，我对希腊文一无所知，几乎可以同莎士比亚相比。开始时，我试图回忆早在五十多年前读过的那出悲剧的西班牙文译本。后来我回想雨果和雪莱的著作，以及描绘那个泰坦被缚在山上的情景的版画。我揣摩那个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记忆的一部分的神话。始料不及的是，我情不自禁地被乐器和语言两种音乐迷住了，我不了解语言的意义，但能感受它古老的激情。

我觉得演员们念的诗句不太符合格律，除了诗句和那著名的神话以外，我在那深沉的夜晚领悟了那条深沉的河流。

---

① 埃比道罗，爱琴海滨的城市，有供奉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埃斯库拉比斯的古代庙宇，常有患者前去祈求解除病痛。

②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之一，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因此触怒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巅，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夜间伤口愈合，天明神鹰复来。后被赫拉克勒斯解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法国作家雨果的史诗《历代传说》中也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谋幸福的斗争；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融合了希腊形式和现代革命思潮。

卢加诺[1]

我口授这篇文字时，觉得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湖形象和那些逦迤山峦在湖面的倒影。当然，那是我对卢加诺的回忆，但是也有别的。

其中一个是，1918年11月一个不太寒冷的早晨，我父亲和我在几乎空旷的广场上看到黑板上的粉笔字，通告中欧帝国[2]投降，也就是盼望已久的和平的到来。我们两人回到旅馆，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当时还没有无线电话技术），我们没有香槟，而是用意大利红葡萄酒庆祝。

还有一些别的回忆，在我个人经历里不很重要，在世界历史上更无足轻重了。首先是我发现了柯尔律治最著名的那首歌谣。我沉浸于柯尔律治在18世纪末看到大海之前幻想中的格律和形象的静静的海洋，他去德国后大失所望，因为现实中的海洋比柯尔律治纯精神的海洋要小得多。第二个回忆（其实也不能算第二，因为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是魏尔兰的诗，另一种同样奇妙的音乐的启示。

① 卢加诺，瑞士东南部的湖泊和湖畔的城市名。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奥、匈三个中欧帝国和土耳其、保加利亚为一方；法、英、俄、比、塞尔维亚、日、意、罗马尼亚、美、希腊、葡萄牙为另一方。

我最后的虎

我一生与虎有缘。从早年起，阅读和我别的生活习惯交织得十分紧密，以至我确实不知道我的第一只虎是版画上的图像，或是我在铁栅栏外着魔似的看它不停地走来走去的、那只现在已经死了的真虎。我父亲喜欢买百科词典；我显然根据书中虎的图片作出好坏的判断。现在我还记得蒙塔内尔-西蒙出版社那套百科词典里的图片（一幅西伯利亚白虎和一幅孟加拉虎），还有一幅十分精致的钢笔画，上面的虎正从一个有河的地方跃起。除了这些视觉的虎以外，另有文字描绘的虎：布莱克著名的篝火诗（虎，虎，燃烧得多么明亮）以及切斯特顿为虎下的定义：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我小时候看过《丛林故事》，使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希尔汗是神话故事里的坏蛋而不是英雄的朋友。我想回忆一个中国人用毛笔画的蟠曲的虎的模样，但是想不起来，那个中国人从未见过虎，但无疑见过虎的标准型。那只纯精神的虎在阿妮塔·贝里的《儿童美术》里也可以找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要问，我为什么喜欢虎而不喜欢亚洲豹、非洲豹或者美洲豹？我只能回答说，因为我讨厌斑点而不讨厌条纹。如果我不写虎而写“豹”，读者马上会觉得我言不由衷。在这些视觉和文字传递的虎之外，我还增添了我们的朋友库蒂尼告诉我的另一只虎，那是名叫“动物世界”的奇特的动物园里不用樊笼关起来的虎。

最后的那只虎是有血有肉的真虎。我带着惊骇的幸福感接近了那只虎，它用舌头舔我的脸，无动于衷或者亲热地把爪子搁在我

头上，和我以前感觉的虎不同的是，它有气味，有分量。我不想说那只使我惊恐的虎比别的虎更真实，因为一株圣栎树不会比梦中的形象更真实，但是在这里，为了我今天早晨感到的有血有肉的真虎，我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它的形象同书中虎的形象一样使我魂牵梦萦。

尘世巨蟒[1]

一望无际的海洋，
见首不见尾的庞然大物，
洪荒时代的绿蟒，绿色的海洋和巨蟒，
把同它一样圆形的陆地盘绕。

蟒嘴咬住从天际绕回的蟒尾，
强大的环形为我们
包揽了风暴、黑暗、光明、
声响、以及反光的反光。

它又是一条两头蛇。
众多的眼睛相互注视，毫无畏惧。
每一个头愚蠢地乱嗅
战争遗留的刀枪和掠获。

冰岛曾经梦想。
开阔的海洋望见了它，感到害怕；
它将和遭到诅咒的船一起归来，

---

① 原编者注："1985 年的《密谋》也收入了这首诗。"尘世巨蟒，北欧神话中尘世与天堂相对应；主神奥丁靠众神帮助把巨蟒投入大海，巨蟒便盘绕在陆地周围。

那艘船的武装是死者的指甲。

它的影子大得不可思议,
笼罩着苍白的土地,
那里白天狼群出没,
傍晚夕阳无比辉煌。

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
破晓时我在梦中看见。

梦 魇

我关好公寓大门，朝电梯走去。我正要按电钮时，一个模样十分奇特的人引起我的全部注意。他身材高得异乎寻常，照说我应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一顶圆锥形的帽子使他显得更高。他的面相（我没有看到侧面）像鞑靼人，或者像我想像中的鞑靼人，一部黑胡子也是圆锥形的。他带着嘲弄的眼神瞅着我。他身上是一件有光泽的大衣，黑色的面料满是白色的大圆圈。大衣长得几乎拖到地上。或许我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居然用不知什么语言问他为什么这样打扮。他嘲弄地朝我笑笑，解开大衣钮扣。我发现里面也是一件长衣服，同样的面料，同样的白色圆圈，我料想（梦中都料事如神）再里面还有一件。

那时候，我产生了不会混淆的梦魇的感觉，便醒了过来。

格雷夫斯在德亚

当我口授这篇文字,或许当读者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那位已经超越了时间和时间数字的罗伯特·格雷夫斯[1]在马略尔卡接近死亡。是接近死亡而不是弥留,因为弥留近似挣扎。那位一动不动地坐着的老人,由他妻子、儿女和孙辈(最小的孙子还在襁褓之中)陪伴,另外有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据说其中有位波斯妇女),不是挣扎,而更接近一种陶醉的状态。尽管看不见、听不到、不说话,那个高大的身躯仍在履行它的职责。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们,可是当我们告辞时,他伸出手和我相握,并且吻了玛丽亚·儿玉的手。他的妻子在花园门口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再来啊!这儿像天堂一样美![2]这是1981年的事。我们1982年又去了一次。妻子用匙子喂他吃东西,大家都很忧郁,在等待结局的来到。我明白我说的年份对他只是一个永恒的瞬间。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白色女神集》;我不妨在这里介绍其中一首诗的情节。

亚历山大三十二岁时并没有死于巴比伦。一次战役后,他迷了路,在森林里闯了好几夜。最后,他望见了营地的篝火堆。长着丹凤眼、黄皮肤的人接纳了他,救了他命,后来让他参加了他们的军

① 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作家,在西班牙马略尔卡岛居住,著有诗歌、散文、历史小说《罗马皇帝克劳狄自述》等。

② 原文为英文。

队。他忠于军人的命运，在他不熟悉的沙漠地区长年征战。一天，军队关饷。他辨认出一枚银币上的侧面头像，说道：当我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为了庆祝阿尔贝拉[①] 的胜利，我下令铸造了这种纪念币。

这个非常古老的故事流传很久。

① 阿尔贝拉，西亚古国亚述城市名，即现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公元前 331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在此打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

梦

我可能置身卢塞恩、科罗拉多或开罗,但每天早晨又恢复了博尔赫斯的习惯,总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梦中醒来。梦中的景象可能是绵亘的山峦,有栈桥的沼泽,通往地下室的螺旋楼梯,我必须清点沙数的沙丘,但是这些场景都在巴勒莫或者南城的一个确切的街口。不眠时我总是处于灰蓝色的薄雾之中;我在梦中见到死者或者同死者谈话,并不觉得惊异。我梦中所见,从来不是现在,而是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是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的走廊和天窗。难道这一切意味着我无法挽回地、不可理解地是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船

那是一个木制的结构，已经破损。它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布伦努斯[①] 之流设计建造的，布伦努斯把他的铁剑掷到地下（传说如此），铿锵有声地说："战败者活该倒霉！"同它相似的船只准有成千上百，如今都已成尘埃。它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它曾在罗纳和奥尔韦的河流，以及欧洲中部那个辽阔的淡水海上劈波斩浪。它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它曾在另一条更古老、更昼夜不息地逝去的、名叫"时间"的河流里破浪前进。早在恺撒出生一个世纪之前，高卢人建造了它，用于那次漫长的航行；19世纪中叶，在城里两条街道的交叉处被发掘出来；如今，它始料不及地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在我们惊讶的眼前，博物馆离加尔文当初宣扬命定论的大教堂不远。

① 布伦努斯是公元前390年征服罗马的高卢人首领的名字。谈判解除对罗马的围困时，布伦努斯说：Vae victis！（战败者活该倒霉！）

街 角

这幅图片可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一个街角。上面没有说明。但可以是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角，我家所在的地点；在我想像中，它满是我的幻影，进进出出，穿过了不知多少回。可以是对面的街角，现在那里有一座高层建筑，以前是居民楼，阳台上放着一些花盆，罗萨斯统治时期还有一个兵营，人行道是砖铺的，马路则是泥地。可以是那个曾经使你流连忘返的花园的一角。可以是九月十一日区一家咖啡馆的一角，特别害怕死亡的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那里向我们解释，死亡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可以是南阿尔马格罗南街图书馆一角，我在那里初次接触到莱昂·布洛瓦[1] 的作品。可以是如今为数已经不多的那种没有截角的街角。可以是玛丽亚·儿玉和我带着一个柳条篮进去的那栋房屋的一角，篮里装着一只渡过大西洋的、名叫“奥丁”的阿比西尼亚小猫。可以是有一株树的一角，那株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树，但给了我们慷慨的绿阴。可以是莱安德罗·阿莱姆在窗帘紧闭的马车和那一枪致命的子弹前，最后一次见到的许多街角之一。可以是那家书店的一角，我曾在那里找到两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可以是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去世时住家所在的埃斯梅拉达街和拉瓦列街的街角。可以是形成宽广棋盘似的许多街角中的任何一个。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街角，因此也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

---

① 莱昂·布洛瓦（1846—1917），法国小说家，散文作家。

雷克雅未克[1] 的埃斯亚旅馆

生活中有些小事使人十分愉快。

我刚到旅馆。我始终处于盲人眼前的薄雾之中，寻找指定给我住的那套我还不熟悉的房间。我触摸略微有些毛糙的墙壁，绕过家具，觉察到一根巨大的圆柱。柱子很粗，我张开双臂几乎都抱不住，费了好大的劲两手才能相握。我马上觉得柱子是白色的。坚实稳固，高达天花板。

我得到了一种几乎是标准型的事物给予人们的奇特的幸福感，感觉持续了几秒钟之久。当我领悟到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纯形状——圆锥体、正方体、球体、金字塔体时的基本快感，在那一瞬间又回来了。

① 雷克雅未克，冰岛共和国首都。

迷　宫

这是克里特岛上的迷宫。这是克里特岛上有牛头怪盘据其中的迷宫。这是克里特岛上有牛头怪盘据其中的迷宫,根据但丁的想像,它是一条长着人头的公牛,有多少代人迷失在它错综复杂的石砌网络里。这是克里特岛上有牛头怪盘据其中的迷宫,根据但丁的想像,它是一条长着人头的公牛,有多少代像玛丽亚·儿玉和我这样的人迷失在它错综复杂的石砌网络里。这是克里特岛上有牛头怪盘据其中的迷宫,根据但丁的想像,它是一条长着人头的公牛,有多少代像玛丽亚·儿玉和我这样的人那天早晨迷失在它错综复杂的石砌网络里,并且还要在时间的另一个迷宫中迷失。

虎 岛

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别的城市是同一个鲜为人知的群岛相毗邻的，那些郁郁葱葱的岛屿消失在远处迷蒙的河水中，用文学语言来描述，流水缓慢得几乎可以说是停滞的。在我没有见过的其中一个岛屿上，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他生平第一次觉得终于摆脱了为世上各种事物寻找比喻、形容词和动词的神秘的责任。

多年前，虎使我对康拉德书中马来亚或者非洲的景色形成了也许是错误的印象。那些印象足以让我树立一座纪念碑，其经久的程度无疑不如某些漫长的星期日的青铜像。我想起了贺拉斯，在我看来，他仍是最神秘的一位诗人，因为他的诗篇总是意犹未尽，而且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很可能他的古典式的思维方式故意回避强调。我重读上面的文字时，发现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把我引向一段引文或者一本书，不禁有些夹杂着喜悦的悲哀。

喷　泉

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遗留给我们的许多东西里有这些坚定的诗句：作为山地人，我懂得岩石对人们灵魂的友谊是多么可贵。

我不知道卢戈内斯在哪种程度上可以自称是山地人，但是地理性质的疑惑同那个性质形容词的美学效应相比起来并不重要。

诗人表白了人和石之间的友谊；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更基本、更神秘的友谊——人和水之间的友谊。说它更基本，是因为组成我们的不是肉和骨，而是时间，是短暂性，它的最直接的比喻便是水，赫拉克利特早已说过类似的话。

城市里都有喷泉，但是喷泉的理由各各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喷泉源于对沙漠的古老的怀念，据说阿拉伯诗人喜欢在水池或者绿洲旁边歌唱。意大利的喷泉似乎是满足意大利灵魂特有的对美的需要。至于瑞士，据说城市总是希望靠近阿尔卑斯山脉，公共场所众多的喷泉意在模仿山间的瀑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喷泉比日内瓦或者巴塞尔的喷泉更具有装饰性、更明显。

匕首米隆加

一些慷慨的人在佩华霍[1]
把匕首给了我；
但愿它并不预示
罗萨斯时代的重返。

木柄用皮条缠绕，
没有护手的横档；
下面的钢刃眈眈虎视，
自有它隐秘的梦想。

它梦想有一只手
能让它脱离忘却；
然后让手的主人
实现他的决定。

佩华霍的匕首
欠下的不止一条人命；
打造匕首的人
为它设想了更惊人的命运。

---

① 佩华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县名。

我瞅着它，预见到
匕首或长剑
(结果没有什么差别)
以及其他致命武器的未来。

武器多如牛毛，
整个世界濒临死亡。
武器多如牛毛，
死亡不知如何选择。

匕首啊，你稍安毋躁，
在平静的东西中间，
安稳地睡你的觉。
罗萨斯时代已经重返。

1983

艾德·兰赫和我在市中心一家餐馆里谈话。桌上摆放着餐具，剩下一些面包，或许还有两个酒杯；完全有理由推测我们一起用过餐。我们好像在讨论金·维多[①] 导演的一部电影。酒杯里剩一点酒。我开始厌倦，觉得自己在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她却没有发现，仍在机械地回答我。我突然想起艾德·兰赫早已去世。她是个幻影而不自知。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认为向她挑明说她是个幻影，一个美丽的幻影，是不可能、或许不礼貌的。

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于是我醒了。

① 金·维多（1894—1982），好莱坞导演。

在拉丁区一家旅馆口授的笔记

王尔德说,人一生中的每一瞬息既是他的全部过去,又是他的全部将来。果真如此的话,春风得意和文学创作旺盛时期的王尔德,又是监狱囚禁时期的王尔德;牛津大学和雅典时期的王尔德,又是1900年几乎默默无闻地死于巴黎拉丁区阿尔萨斯旅馆的王尔德。那家旅馆现在改名奥特尔,里面没有两间客房是一模一样的。据说当初不是由建筑师设计、泥瓦匠修盖,而是由一位细木工匠加工而成的。王尔德一向厌恶现实主义;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们承认这里修建得像是一部充满奥斯卡·王尔德想像力的遗作。

我希望看看花园的另一面[①],王尔德晚年对纪德说。谁都知道他经历过屈辱和监狱生活,但是他抗拒那些不幸时有一种青春和美的气息,他那首偏于伤感的著名歌谣并不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我对《道林·格雷的肖像》评价相同,认为那是模仿斯蒂文森名著[②]的空泛而铺张的作品。

奥斯卡·王尔德的书给我们留下什么余味呢?幸福的神秘感。我们想到欢乐的香槟酒。我们带着欢乐和感激之情想起《妓女之家》、《斯芬克司》、富于美感的对话、散文、童话、铭文、碑文式的小传,以及无数向我们展示了既愚蠢又机智的人物的喜剧。

王尔德的风格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某个文学派别,"黄色的九十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

年代”,追求视觉和音乐性的耐看的风格。他像运用别的风格那样,轻松愉快地运用了这一风格。

我无法对王尔德作出技术性的评价。我想起他时就像是想起一位好朋友,我们从未谋面,但熟悉他的声音,经常怀念他。

大艺术

我站在马略尔卡岛雷蒙多·罗里奥[1] 街的一个拐角上。

爱默生说过，语言是化石的诗；我们只要想一想，所有抽象的词类实际都是比喻，包括希腊文里意为“借用”的“比喻”这个词。十三世纪崇尚《圣经》之学，《圣经》就是圣灵同意并选中的一系列的词，当时却不能那么思考。一位天才人物，雷蒙多·罗里奥，为上帝设想了一些谓词（仁慈、伟大、永恒、权力、智慧、旨意、美德、荣耀），他用木头制作了由同心圆组成的某种思维机械，上面满是那些神圣谓语的符号，研究人员转动圆盘，就得出几乎无穷无尽的神学概念的许多组合。他把同样的原理应用于灵魂的性能和世上所有事物的性质。可以预见，这些组合机械毫无用处。几世纪后，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利佛游记》的第三部中嘲笑了他；莱布尼茨[2] 也考虑过这种机械，但当然没有重新制造。

弗朗西斯·培根预言的实验科学带来了今天的控制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登上月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的计算机则是罗里奥的野心勃勃的圆盘的迟到的妹妹。

毛特纳指出，韵府也是一种思维机械。

---

① 雷蒙多·罗里奥（1235—1315），即拉蒙·卢尔，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神学家、哲学家，生于马略卡尔岛，他写的《大艺术》是经院哲学的名著，还写小说，编百科全书，创办供教士学习外语的东方语言学校。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研制过一台能四则运算的计算器。

汇合处

两条河流——一条是著名的罗纳河；另一条是几乎鲜为人知的奥尔韦河——在这里汇合。神话不是词典里的一句空话；而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条汇合的河流是两种古老的灵感的交融。拉瓦登[①] 写颂歌时也许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修辞干预了他所感到的和看到的，把那些浊浪滚滚的大河变成了螺钿和珍珠。此外，和水有关的一切都带有诗意，使我们激动不已。插入陆地的海洋是“峡湾”或者“海口”，总使我们联想到磅礴的涛声；汇入大海的河流总使我们联想到曼里克[②] 的比喻。

河畔埋葬着我的外祖母莱昂诺尔·苏亚雷斯·德·阿塞韦多。她诞生的地点是梅塞德斯，当时有一些小战事，可是乌拉圭人至今仍称之为大战；她1917年死于日内瓦。她念念不忘她父亲在潘帕大草原上骑马冲锋陷阵的雄姿，唠唠叨叨地咒骂“普拉塔河流域的三个大暴君：罗萨斯、阿蒂加斯和索拉诺·洛佩斯”。她死时虚弱不堪；我们围在她病榻旁边，她气如游丝地说：让我安静地死去，然后吐出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的出自她嘴里的脏话。

---

① 拉瓦登（1754—1809），阿根廷诗人、剧作家，著有《波澜壮阔的巴拉那河颂歌》。

② 曼里克（1831—1913），阿根廷作家，剧作家。

马德里，1982年7月

空间可以按巴拉[①]、码或公里的长度分割成块；生命的时间却用不上类似的尺度。我受了一度烫伤；医生嘱咐我在马德里旅馆这间没有特色的客房里待上十来天。我知道那个数字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每天包含着许多瞬间，瞬间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每一瞬间有它独特的悲哀、喜悦、兴奋、腻烦或者激情。威廉·布莱克在他的《预言书》的一首诗里断言每分钟有六十多座黄金宫殿和六十多扇铁门；这句引语肯定和原文一样没有把握和错误。同样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故意把《奥德赛》的漫长航行日归纳在都柏林普普通通的一天里面。

我的脚离我远了一点，向我输送不似疼痛、又似疼痛的信息。我已经感到今后我一定会怀念这一时刻的。回忆中的犹豫不决的时刻只有一种形象。我知道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会想念这种回忆。今晚也许不好过。

① 巴拉，长度单位，合0.8359米。

拉普里达，1214

今天算来，那楼梯我不知上过多少回了；苏尔·索拉尔在上面等我。那个面带微笑、颧骨很高的人，有普鲁士、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他的父亲舒尔茨来自波罗的海地区），还有伦巴第和拉丁血统；他的母亲是意大利北部人。更重要的是另一种联合：许多语言和宗教，仿佛还有全部星座的联合，因为他又是星占学家。人们，主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容易接受现实；苏尔总是在改良和创造事物。他策划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克里奥语，也就是轻装上阵、富于新意的西班牙语。他认为 juguete 一词暗示着不健康的汁水；喜欢用 se toybesan，se toyquieran，或者 sansiétese 之类生造的词[①]，他会对一位惊愕的阿根廷妇女说：我介绍您看看“道”，然后又说：怎么？您没听说老子的《道德经》吗？他创造的另一种语言是以星占学为基础的“泛语言”。他还发明了“泛棋”，一种复杂的十二进制的象棋，棋盘有一百四十四个方格。他每次教我下这种棋时觉得太简单了，便增加了一些新规则，以致我永远没有学会。我们一起读威廉·布莱克的诗，特别是《预言书》，他向我解释其中的神话故事，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欣赏透纳和保罗·克利[②] 的画，当时是二十年代，他居然声称对毕加索不感兴趣。我认为他对语言的重视超过诗歌，最重要的是绘画和音乐。他

① 这几个可以译为“我吻你”、“我爱你”和“您请坐”。

② 保罗·克利（1879—1940），瑞士现代派画家。

制作了一台半圆形的钢琴。金钱和成就对他都如浮云;他同布莱克或斯维登堡一样在灵魂的世界里。他信奉多神论;认为单一的上帝未免太少了。他欣赏梵蒂冈那种古罗马式的坚实的制度,分支机构分布世界各大城市。他的藏书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赏心悦目的了。他给我看了一本多伊森的《哲学史》,不像别的作品那样从希腊开始,而是从印度和中国开始,并且有一章专论吉尔加梅什[①]。他死于虎岛。

我对他妻子说,只要她握着他的手,他就不会死的。

一天晚上,她有事非离开一会儿不可,再回来时,苏尔死了。

所有值得怀念的人都有许多趣闻轶事;我现在对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助一臂之力。

① 吉尔加梅什,巴比伦《吉尔加梅什史诗》中一位神话国王的名字。

沙 漠

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地松手，让它撒落在稍远处，低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些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1983年8月22日

布拉德利认为目前是流向我们的未来在过去中分解的时刻，也就是不再存在的存在，或者用布瓦洛不无悲哀的话来说：

我说话的时刻
已经离我而去。[①]

不管怎么样，事件的前夕和事后的回忆总比不可捉摸的目前更为真实。旅行的前夕是旅行可贵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欧洲之行实际是前天，也就是8月22日开始的，但是18日的晚餐已有了预先展示。玛丽亚·儿玉、阿尔贝托·吉里、恩里克·佩佐尼和我在一家日本餐馆相聚。饭菜是东方口味的荟萃。我们觉得即将来临的旅行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谈话和餐馆女主人出乎意外送给我们的一瓶香槟酒里。更奇特的是，彼达街上一家日本馆子汇合了一群来自奈良或者镰仓的人在庆祝生日，弹奏乐器和合唱。我们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即将远行，却想起并预感到了日本。我忘不了那晚的情景。

① 原文为法文。

飞　泉

劳特布鲁嫩的飞泉远没有北美尼亚加拉瀑布那么有名，但比尼亚加拉瀑布更惊心动魄，令人难以忘怀。我是1916年见到的：老远就听到水从高处垂直泻下的巨大沉重的声响，水在岩石上撞击出一口越来越深的石井，这一景观可能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在那里过了一晚；对我们以及村里人来说，持久不息的声响终于成了静默。

多姿多彩的瑞士气象万千，居然也有一处可怕的地方。

萨克拉门[1]托殖民地

这里也进行过战争。我之所以说“也”，是因为这句话适用于世界几乎所有的地方。互相残杀，像繁育和做梦一样，是我们独特的人类最古老的习惯之一。阿尔儒巴罗塔[2]和那些如今已成灰烬的国王们的庞大的影子从大洋彼岸落到这里。卡斯蒂利亚人和葡萄牙人（后来也叫别的名字）在这里打过仗。我知道，巴西战争期间，我的一位先辈参加过对这座城市的围攻。

我们确凿无疑地感到了时间的存在，这一带难得找到这种感觉。墙垣和房屋处处亲切地让人想到美洲的过去。无需日期或人名地名；如同音乐一样，我们顿时的感觉就够了。

① 萨克拉门托，1680年葡萄牙人在乌拉圭建立的殖民地；西班牙军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萨瓦拉（1682—1736）逐出葡萄牙人后，为了防止再遭入侵，于1726年在此建立蒙得维的亚城。

② 阿尔儒巴罗塔，葡萄牙城市名，138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在此打败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

拉雷科莱塔

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不在这里，他曾在胡宁战役率领一队轻骑兵发起冲锋，那只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却改变了美洲的历史。

费利克斯·奥拉瓦利亚不在这里，他分担了苏亚雷斯的征战、密谋、长途奔袭、雪地跋涉、危险、友谊和流放。这里是他灰烬的灰烬。

我的祖父不在这里，米特雷在拉贝尔德投降后，他自杀了。

我的父亲不在这里，他教导我不再相信那无法忍受的不朽之说。

我的母亲不在这里，她原谅了我太多太多。

这里的墓志铭和十字架下面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不会在这里。我的毛发和指甲会在这里，它们不知道其余部分已经死去，仍继续生长，成为灰烬。

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

作品带来的拯救

一年秋天,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秋天,神道教的神道们在泉井会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说他们为数有八百万之多,但我非常胆小,在这么多的神道中间有点不知所措。此外,极大的数字也不好处理。我们不妨说是八个,因为八在这个岛国是吉祥的数字。

他们忧心忡忡,但不露声色,因为神道的表情很冷漠,莫测高深。他们围坐在一个苍翠的小山顶上。他们从天空、从一块石头或者一朵雪花上监视着人们。一位神道说:

几天,或者几个世纪前,我们在这里聚会,创造了日本和世界。水、鱼类、虹的七彩、一代又一代的植物和动物结果都不错。为了防止这许多东西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给了人们更替、多样的白天和单一的夜晚。我们还给了人们试验某些变异的才能。蜜蜂继续营造同样的蜂房;人们发明了工具:犁耙、钥匙、万花筒。还发明了刀剑和战争术。他们刚发明了一种无形的武器,也可能永远结束历史。在这种愚蠢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不如让我们把人们消灭掉吧。

神道们陷入沉思。一位神道不慌不忙地说:

确实如此。他们发明了那种可怕的东西,不过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填进它十七个音所包括的空间的东西①。

① 指日本的俳句,俳句是三行短诗,第一、三行各有五个音,第二行有七个音,共十七个音。

他吟了一首。用的是一种陌生的语言，我听不懂。

最年长的神道决定说：

让人们活下去吧。

于是，一首俳句给人类带来了拯救。

1984年4月27日，泉井

[附录]

后　记①

对我们来说，图片册意味着什么，博尔赫斯？

是把我们的由精神世界组成的梦想织进时间经线的借口。

每次旅行前，我们闭上眼睛，握着手，随意翻开地图册，用我们的手指猜测不可能得到的感觉：山势的嵯峨、海洋的平滑、岛屿的魔幻似的屏障。现实是文学、艺术、以及我们孤寂童年的回忆的羊皮纸。

对我来说，罗马是你背诵歌德的哀歌②的声音；对你来说，威尼斯是一天傍晚在圣马科斯大教堂听音乐会时我向你传达的感受。巴黎让人想起你还是个固执的小孩，关在旅馆的客房里一面吃巧克力一面看雨果的书，你通过雨果的作品了解了巴黎；对于我，巴黎是看到卢浮宫石阶高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③时激动的泪水，我父亲借这座塑像教导我什么是美。美是具体化的和谐，是把微微的海风永远凝固在衣裾飘拂的皱褶上，实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漠是昂都尔曼战役、劳伦斯④以及寂静的神秘，直到

---

① 此篇原文见1992年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全集，1996年版删去。现作为附录收入。

② 德国诗人歌德写过《罗马哀歌》组诗二十首，回顾在罗马度过的幸福生活，反映了诗人与克里斯蒂娜的爱情关系。

③ 萨莫色雷斯是爱琴海上的希腊岛屿，1863年在此发现了一尊公元前305年雕刻的女神石像，石像展开双翼，衣裾飘拂，栩栩如生，后被迁至法国卢浮宫。

④ 劳伦斯（1888—1935），即阿拉伯的劳伦斯。

那晚你在金字塔附近给了我一个词句的帝国,“改变了沙漠”,你告诉我说月亮是我的镜子。

穹隆似的时间庇护着我们，我们像我们的两只猫，奥丁和贝波，进入篮子和柜子那样进入时间，同样天真无邪，同样好奇，急切地想发现秘密。

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我专注地重温那些日子、国家和人物，越来越接近你，直到完成我们再次携手所需的一切事情。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尔萨、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博尔·赫斯和玛丽亚、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①，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

亲爱的博尔赫斯，愿和平与我的爱与你同在。再见吧。

玛丽亚·儿玉

① 亨吉斯特和霍尔萨是传说中朱特人的领袖，公元449年在英格兰肯特郡登陆，霍尔萨于455年前后战死，亨吉斯特统治肯特至488年；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是博尔赫斯小说《乌尔里卡》中的男女主人公；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是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人物，普洛斯彼罗原为米兰公爵，被其弟篡位后住在荒岛，解救了被女巫西考拉克斯囚禁的精灵阿里埃尔，精灵为他服务了16年，最后回到意大利。



林之木译

①本集略去已收入《图片册》（1984)中的《恺撒》、《一头狼》、《尘世巨蟒》和《石头与智利》四篇。

题 词

写诗是玩弄一种小伎俩。作为那种伎俩的手段的语言是非常神秘的。我们对语言的起源毫无所知。只知道语言有许多分支，每个分支都有着变化无穷的词汇和无限的组合方式。我正是运用那些捉摸不着的组合凑成了这部著作（在诗里，一个词的韵味和变化比其含义更为重要）。

这本书属于你，玛丽亚·儿玉。这个题词包含有晨曦与晚霞、奈良的马鹿、孤独的夜晚与熙攘的黎明、共同到过的岛屿、大海、沙漠与花园、忘却湮没了的与记忆扭曲了的事物、清真寺召祷的呼唤、霍克伍德[①] 的亡故、书籍和图片，这一切，需要我一一点明吗？

我们只能给予已经给予了的东西。我们只能给予已经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本书中所提及的一切一向都属于你。一段献词、一种象征的赠予真是不可琢磨！

豪·路·博尔赫斯

① 霍克伍德（约 1320—1394），意大利军人，曾参加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的对法战争，1360 年后成为雇佣军首领。

序 言

在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所写的书中，第一元素火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对此，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一位王后在临终时刻说自己是火与气；而我却常常觉得自己是土，贫瘠的土。然而，我仍在写作。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别的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写作的乐趣并不因作品的优劣而有所增减。卡莱尔说，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是不能恒久的；然而，其过程却并非如此。

我没有任何美学模式。每部作品的形式都任由其作者来确定：诗歌，散文，或绮丽或质朴。理论可以成为了不起的激素（比如惠特曼），不过也可以造出怪物或者仅供博物馆收藏的产品。请看詹姆斯·乔伊斯的内心独白或令人极不舒服的波吕斐摩斯①。

历尽沧桑之后，我发现，跟幸福一样，美是很常见的东西。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天堂里面逗留片刻。没有一个诗人（不论多么平庸）未曾写出文学史上的最佳诗句，尽管其大多数作品都是败笔。美并不是少数几个名人的特权。如果这本包括四十来篇诗文的小书竟然没有潜藏一行足以伴你一生的文字，那倒是咄咄怪事了。

这本书里有许多梦。需要说明的是，那些梦全是黑夜或者（更确切地说）曙光的馈赠，绝非刻意的编造。我甚至几乎都没敢按照我们这自笛福至今的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妄加篡改。

① 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

这篇序文口授于我的故乡之一日内瓦。

豪·路·博尔赫斯

1985 年 1 月 9 日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双脚垂及地面。
三根木桩的高度一模一样。
基督没在中间。他是最后一个。
黑色的胡须直垂胸前。
他的模样与画上的不同。
他有着冷漠的犹太人相貌。
我无法具体描述，
不过将继续揣摩，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遍体鳞伤却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棘冠刺破了他的额头。
无数次见过他受难的民众的揶揄
并没有传到他的耳边。
是他的苦痛还是别人的苦痛，全都一样。
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脑袋里一片混乱，
想到了也许在等待着他的王国，
想到了一个并没有属于过他的女人。
他未曾有幸见到神学、
无法解释的三位一体、诺斯替派的教众、

教堂、奥卡姆的剃刀①、
紫红教袍、法冠、礼拜仪式、
格斯鲁姆②通过武力推行教义、
宗教裁判、殉教者们的鲜血、
惨绝人寰的十字军征伐、贞德③、
为军队祝福的梵蒂冈。
他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而是肉骨凡胎，
会衰老死亡。他对此毫不在意。
他耿耿于怀的是那牢固的铁钉。
他不是罗马人。他不是希腊人。他哀叹呻吟。
他为我们留下了精辟的比喻
和一个足以抹掉过去的宽恕理论。
(那是一位爱尔兰人在监狱中做出的论断。)
灵魂匆匆地寻找归宿。
天色有点儿黑了。他已经死去。
一只苍蝇在僵挺的躯体上爬行。
既然此刻我在受苦，
他所受过的苦难对我又有什么益处?

1984 年，京都

---

① 指经济法则或极度节俭法则，即除非必要，不得增加实体的数目。该法则由英国经院哲学家奥卡姆提出。此原则早在他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过，只是因为他经常使用并运用得无比锋利而获得这一别称。

② 格斯鲁姆(? —890)，入侵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丹麦人的领袖，865 年抵达英格兰，880 年在韦塞克斯建立起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定名为东英吉利王国并自封为国王 (880—890 年在位)。

③ 贞德(1412—1431)，法国的民族英雄，英法战争期间曾率军为奥尔良解围，被尊为“奥尔良的女儿”。通称圣女贞德。

世界末日①

那将发生在号角吹响的时候，使徒约翰② 写道。
那是在 1757 年，根据斯维登堡证言。
那是在以色列，当母狼将基督的肉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不过也不止是在那一刻。
那将发生于你的脉搏的每一次跳动。
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地狱的进口。
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天堂的流水。
没有一个瞬间不像装满火药的枪膛。
每时每刻你都可能成为该隐或悉达多、戴上脸谱或显露
  真容。
每时每刻特洛伊的海伦都会向你表白爱情。
每时每刻公鸡都会完成三次报晓。
每时每刻滴漏都可能让那最后的水滴坠落。

---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② 约翰，《圣经·新约》中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三种轻松

那天早晨，恺撒在法萨利亚想道：今天就决出雌雄。于是，他可能会感到一阵轻松。

查理一世看到映在玻璃上的曙光时想道：今天是上断头台、鼓足勇气、面对斧头的日子。于是，他可能会感到一阵轻松。

在临死前的刹那，当命运即将把我们从自己是个人物的可悲常态以及世界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和我都将会感到轻松。

天 机

依据偶然找到的陶皿和铜器遗物，历史学家试图在地图上标出当事的部族并无意识的迁徙路线。

没有留下任何偶像和象征的黎明之神。

该隐在地上豁出的犁沟。

天堂里草叶上的露珠。

一位皇帝在一只神龟的甲壳上发现的卦象。

并不知道自己属于恒河的波涛。

波斯波利斯的一朵玫瑰的分量。

孟加拉的一朵玫瑰的分量。

保存在玻璃橱中的面具曾经遮掩过的面庞。

亨吉斯特的宝剑的名字。

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个梦。

写下“他做了噩梦并说出了那噩梦的名字”[1] 这一古怪句子的笔。

第一面镜子，第一首诗。

一位平庸人物读到过的并提示他可以成为堂吉诃德的书籍。

其彩霞留在了克里特岛上的一口池塘里的黄昏。

---

[1] 原文为英文。

一个名字叫作提比略·格拉科[1] 的孩子的玩具。
波利克拉特斯的那被命运拒绝了的指环[2]。
所有这一切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如今无不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无不左右着你今天在做的和明天将要做的事情。

① 提比略·格拉科（公元前 168—前 133），古罗马的护政官，《农业法》的制定者。

② 参见本书第 95 页注②。

遗　迹

这是发生在南半球的事情。
在尤利西斯未曾见过的星空下，
有一个人正在而且还将继续寻找
很多年前度过的
那个主显节留下的遗迹。
那是在门上编有标号的
一个旅馆房间里面，
旅馆坐落在如同缥缈的时光一样
奔流不息的泰晤士河边。
肉体善于忘却一时的苦与乐。
人在期待与幻梦中生活。
他依稀地想起了一些平凡事物：
一个女人的名字，一片白色，
一个没有了容貌的躯体，
一个没有了日期的傍晚的昏暗，
细雨，放在一块大理石上的蜡花，
还有那浅粉色的墙壁。

是那长河大川

我们是光阴。我们是
高深莫测的赫拉克利特的那著名寓言。
我们是清水，而非坚硬的金刚钻，
我们流逝而去，而非滞留不前。
我们是长河，我们是那位对水自视的希腊先哲。
先哲的影子悠悠晃晃，
倒映在变幻不定的水镜之中，
那水镜像火焰一般飘忽激荡。
我们是注定空流入海的大川。
夜幕已经将那河川封闭。
一切都弃我们而去，一切都变得遥远。
记忆并不能刻下永久的印记。
然而，总有点儿什么留了下来；
然而，总有点儿什么在唉声叹息。

初张的夜色

夜色如同净水为我涤除了
斑斓的色彩和万般的物形。
花园里，栖鸟和星斗在庆贺
期望中的这睡眠与黑暗的陈规复回。
能够用虚影复制物体的镜子
已经完全被黑暗所吞没。
歌德说得非常之好：近物远逝。
言简意赅，将晚景全然概括。
花园里的玫瑰已不再是玫瑰，
而想成为抽象意义上的玫瑰。

黄 昏

即将来临的黄昏和已经过去了的黄昏
已然不可思议地融成为了一体。
黄昏如同澄明的水晶，孤独而凄恻，
不受时光的影响、不能被忘记。
黄昏是珍藏于某处秘密青天的
那永恒黄昏的镜子。
那片天空里有游鱼、曙光、
天平、宝剑和蓄水池，
有着每件物体的一个模本。
这说法见于普罗提诺的《九章集》。
我们的短暂生命很可能
就是表现天意的瞬息。
漫漫暮色裹住了屋舍。
这暮色属于昨天、属于今日，滞留不去。

挽　歌

这死亡的奇特滋味，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滋味，我将在这座房子里或者是在大海那边你那像更为古老的时光之河一样奔流无回的罗讷河岸边品尝的滋味，阿布拉莫维兹，此刻你已经尝到了。你也将确证时光总是在忘掉自己的昨天、没有什么是不能弥合的，或许你会得出岁月不会消弭任何事物、没有一个举动或梦幻不投下无尽阴影的相反结论。日内瓦以为你是个执法的人、一个断案审案的人，然而，你不论开口讲话还是沉默不语都是一个诗人。也许此刻你正在翻阅那些你构思好了又放弃而最终没有写成的浩繁著作。对我们来说，这些著作说明了你的为人并且确实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人们互相残杀的时候，你和我两个人却在做着所谓拉弗格① 和波德莱尔的梦。我们发现了所有年轻人都在发现的东西：愚蠢的爱情，嘲讽，做拉斯科尔尼科夫②或者哈姆雷特王子，粗话和日落。当你笑着对我说“我很累。我已经四千岁了”③ 的时候，你代表了祖祖辈辈的以色列人。这一切都发生在人间，猜测你在天上的寿限将是徒劳无益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是什么人，不知道你是否在听我唠叨。

1984 年 1 月 4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

① 拉弗格（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体诗”创始人之一。

② 拉斯科尔尼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

③ 原文为法文。

阿布拉莫维兹

今天晚上，在离圣皮埃尔山峰不远的地方，一首壮美的希腊乐曲刚刚提示我们死比生更加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在肉体尸解之后，灵魂依然存在。这就是说，玛丽亚·儿玉、伊莎贝尔·莫奈和我在一起并非像我们想像中以为的那样是三个人。我们是四个，因为，莫里斯啊，你也在我们中间。我们用红酒祝你健康。无须听到你的声音，无须触摸你的手指，也无须回忆你的事迹。你确实在场，闷声不响，但无疑却面露笑容，看着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会死去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大惊小怪。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依照你的《圣经》的说法，同你在一起的还有那些同祖辈们一起酣睡的人群。同你在一起的还有那些当着尤利西斯的面在墓穴中狂饮的幽灵以及尤利西斯和所有真的活过或在想像中活过的人们。他们全都在那儿，还有我的父母以及赫拉克利特和约里克[①]。一个见过那么多春天和那么多绿叶、那么多书籍和那么多飞鸟以及那么多晨昏的男人或女人或孩子怎么会死呢。

今天晚上我可以像个男人似的大哭一场了，可以感受眼泪顺着面颊流淌，因为我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会消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不留下自己的影子。今天晚上，阿布拉莫维兹，你没有开口，却告诉我要像过节一样面对死亡。

① 约里克，莎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爱德蒙·毕晓普[①]于1867年解读的陶片片断

……那是不见影子的时辰。梅尔卡特神[②]从中天顶上君临着迦太基海。汉尼拔是梅尔卡特的利剑。

死于阿普利亚[③]的六千罗马人留下的三法内格[④]金戒指已经运抵了港口。

待到秋风吹熟葡萄的时候，我也许应该口授完了最后的一句诗啦。

众多国度的巴力神[⑤]该受称颂，“巴力之面”坦尼特[⑥]该受称颂：他们曾经保佑迦太基人取得了胜利；他们让我继承了迦太基的丰富语言，而这语言将遍行于天下，它的每一个字符都具有除祟祛邪的功能。

我没有像我的子孙们那样死于沙场。我的子孙们全都能征善战，我不会埋葬他们，不过，借助于漫漫长夜，我写成了关于两次战役以及欢庆情景的赞歌。

大海属于我们。罗马人对大海有什么了解？

罗马的大理石碑震颤不已，它们听到了参战大象的喧嚣。

---

① 爱德蒙·毕晓普，不详。

② 梅尔卡特，西亚和非洲神话里的大力神。

③ 阿普利亚，又称普利亚，意大利东南部的一个地区。

④ 法内格，计量单位，在不同地区分别合22.5或55.5升。

⑤ 巴力，古代和近代许多民族的生育之神，被奉为众神之王。

⑥ 坦尼特，古代迦太基人的主要女神，为巴力的妻子，有“巴力之面”之称。

协议被撕毁、谎言被戳穿之后，我们只好诉诸利剑。

罗马人啊，这剑现在归你了，不过是插在你的胸口上。

我歌唱过我们的母亲蒂罗[①]的紫袍，我歌唱过发明了字母和开拓过海疆的人们的功绩。我歌唱过晨曦的红火。我歌唱过船桨和桅杆以及狂烈的风暴……

1984年，伯尔尼

① 蒂罗，希腊神话里的海中仙女之一。

一座公园的挽歌

迷宫已经消失得无迹无痕，
成排成行的蓝桉难觅踪影，
夏日的葱郁成了虚幻景致，
就连时刻警醒的光洁明镜
也不再映照人们容颜变化、
不再映照稍纵即逝的情景。
停摆的时钟、盘绕的忍冬、
空落的阁楼、轻浮的雕像、
与黄昏相对的时辰、鸟鸣、
瞭望平台以及无水的喷泉
只是昔日风情。昔日风情？
既然是无所谓开始与终结
既然只有无尽的白昼昏夕
正在等待着我们前去面对，
我们也就成了将来的往昔。
我们是斩不断的光阴之河，
我们是乌斯马尔①、迦太基，
我们是消失了的罗马城墙，
我们是这诗写的公园遗迹。

① 乌斯马尔，位于现今墨西哥尤卡坦州的玛雅人古城，约在1450年被废弃。

总 和

洁白无瑕的墙壁
为想像提供了无限的天地,
一个人坐了下来
打算运用精确的彩色
将整个世界绘于粉底:
门扇,天平,地狱,风信子,
天使,图书馆,迷宫,
船锚,乌斯马尔,零数,时空无极。
墙上布满了各种图形。
命运对奇特天赋并不悭吝,
让他尽情地抒发了胸臆。
恰好就在行将就木的瞬间,
他发现那无数的杂错线条
表现的竟是自己的容貌神气。

有人梦到

如今，像所有的如今一样，指的就是最后的时刻。直到如今，时光都梦到了些什么呢?梦到了诗歌极力称颂的利剑。梦到并造出了可以充做智慧的警句格言。梦到了信仰，梦到了残暴的十字军讨伐。梦到了发现了对话与质疑的希腊人。梦到了火与盐毁灭了迦太基。梦到了语汇那笨拙而死板的符号。梦到了我们有过的或梦见有过的幸福。梦到了乌尔城[1] 的第一个黎明。梦到指南针的神秘特质。梦到了挪威的船只和葡萄牙人的舰艇。梦到了一天下午死在了十字架上的那位最为奇特的人的伦理观和比喻。梦到了苏格拉底的舌头上的毒芹味道。梦到了回声和镜子那对奇妙的兄弟。梦到了书籍那面总是向我们揭示另一副面孔的镜子。梦到了那面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最后一次得见自己的容颜的镜子。梦到了空间。梦到了可以不要空间的音乐。梦到了因为包含了音乐而比音乐更为不可理解的语言艺术。梦到了第四维和里面寄生的鸟兽。梦到了沙砾的数量。梦到了数不尽的数目。梦到了第一个从雷声中听到了托尔的名字的人。梦到了有着两张永远不能相向的面孔的雅努斯。梦到了月亮和那两个曾经在月亮上行走过的人。梦到了井和钟摆。梦到了像斯宾诺莎的神一样一心想成为所有的人的沃尔特·惠特曼。梦到了不可能知道人们在梦到了自己的素馨。梦到了

① 乌尔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重要城市，始建于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4 世纪时因幼发拉底河改道使土地变成沙漠而被废弃。

代代相袭的蚂蚁和代代相袭的君王。梦到了世界上所有的蜘蛛织成的无边大网。梦到了犁杖和锤子、癌症和玫瑰、失眠的烦躁和象棋。梦到了被著作家们称之为混乱而事实上却是由于所有的事物都有内在联系而成为宏观的综述。梦到了我的祖母弗朗西丝·哈斯拉姆在离沙漠仅一箭之地的胡宁要塞里读着《圣经》和狄更斯。梦到了鞑靼人唱着歌在战场厮杀。梦到了葛饰北斋[1]的手画出的那转眼之间就变成为波涛的线条。梦到了永远活在想入非非之中的哈姆雷特的言谈里的约里克。梦到了所有的物种原型。梦到了整个夏季或者夏季之前的天上只有一枝玫瑰。梦到了你那如今变成模糊照片的已故亲人的容貌。梦到了乌斯马尔的第一个早晨。梦到了影子的显形。梦到了底比斯[2]的数百门扉。梦到了迷宫的甬道。梦到了罗马的秘密名称就是它真正的城墙。梦到了镜子的生命。梦到了沉稳的犹太法学家将要确定的条规。梦到了一个球中套球的象牙球。梦到了供病人和孩子消遣的万花筒。梦到了作为水系名称的恒河和泰晤士。梦到了尤利西斯很可能没有看懂的地图。梦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3]。梦到了挡住亚历山大的去路的天堂护墙。梦到了大海和眼泪。梦到了水。梦到了有人梦到了自己。

---

① 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著名浮世绘画家,对19世纪后期西方艺术有过很大影响。

② 底比斯,古埃及帝国全盛时期的都城。

③ 即亚历山大大帝。

有人将会梦到

莫测的未来将会梦到什么？将会梦到阿隆索·吉哈诺无须离开自己的村子和舍弃自己的书籍就能变成堂吉诃德。将会梦到尤利西斯的一个夜晚可能会比叙述他的业绩的诗作更为奇绝。将会梦到不会知道尤利西斯的名字的世代。将会梦到比今天睁着眼睛看见的情景还要真切的梦境。将会梦到我们可以创造奇迹而不为，因为想像奇迹将会更加现实。将会梦到仅仅一只小鸟的啼声就足以让你毙命的危险世界。将会梦到忘却和记忆可能不再是命运的予夺而成为主观的行为。将会梦到我们将像弥尔顿希望的那样从眼珠那对小圆球的后面用整个身体去观察事物。将会梦到一个没有肉体那架机器、那架能够感知苦痛的机器的世界。诺瓦利斯写道：生活不是一场梦，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

歇洛克·福尔摩斯

他不是出自母腹也没有祖辈先人。
跟亚当和吉哈诺的情况一模一样。
他是应运而生的。不同的读者的好恶
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他的形象。

他出世，因为有人要讲他的故事；
他死去，因为梦见过他的人将他忘记。
这样概括他的生死一点儿都没错。
他的虚妄比清风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有着童子之身。不懂合欢。没有爱过。
他充满着阳刚之气，却把男女之事摈弃。
他住在贝克大街，孑然一身，孤独不群。
他还缺少另外一种本事，就是忘却的技艺。

一位爱尔兰人[①] 将他造出却又并不喜欢，
据说，一直想置他于死地而未能成功。
那个性情孤僻的家伙手持放大镜
继续对一个个暴力案件进行奇特的追踪。

---

① 指柯南道尔（1859—1930）。

他没有亲戚朋友，但却有人仰慕崇敬。
此人成了他忠贞不渝的学生使徒，
记录下了他的桩桩件件逸事奇闻。
他活得怡然轻松：袖手旁观，时时处处。

他不再希求虚名。他早已经不再造访
那个以哈姆雷特命名的僻静山庄。
那位王子死在了丹麦，几乎根本不知道
那个以剑与海、弓与矢为特色的地方。

（一切都是天意[1]，类似的说法
可以用到这首诗赞颂的那个好人的身上，
因为他那飘忽不定的影子游遍了
整个世界每一个国度的城城乡乡。）

他时而拨弄灶底里燃烧着的树枝，
时而又杀死在旷野里游荡的地狱狂犬。
那位高尚绅士并不知道自己长存人世。
他解决着平凡琐事、重复着不恭语言。

他来自于一个轻烟薄雾笼罩着的伦敦，
那是他不甚关注的帝国的著名都城，
那里的宁静中蕴涵着某种神秘气氛，
但却不想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衰落的历程。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们不必惊异和错愕。在那弥留之后，
命运或者机缘（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情）
为我们每人安排的竟是那奇特的结局：
让我们变成为每天都在消失的回声和虚形。

这回声和虚形的最后消隐却要待到
忘却这个共同的终极将我们最后完全忘记。
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尽情地搅和
还得活上一段时间、活着和活过这摊烂泥。

在黄昏的时刻时常想到歇洛克·福尔摩斯
应该是我们还保留着的一个良好的习俗。
再有就是死亡和午饭之后的片刻小憩。
到公园里寻找轻松或对月发呆也是一种清福。

云　团

一

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过眼的烟云。
就连大教堂也逃脱不了这一命运，
巨大石块和玻璃窗上的《圣经》故事
到头来都将被时光消磨净尽。
《奥德赛》也如不停变幻的大海，
每次翻开都会发现某些不同。
你的容颜在镜子里已经变样，
时日好似是一座疑团密布的迷宫。
我们全都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在西天消散的浓密云团
就是我们最为真切的写真。
玫瑰在不停地变为另一枝玫瑰。
你是云彩、是大海、是忘却。
你还是你自己失去了的那一部分。

二

沉沉的恬静山冈的威壮峰峦
在空中漂浮游荡蔽日遮天。
人们将它们称之为云彩，
常有千姿百态的无穷变幻。
莎士比亚曾经见过一条巨龙。
那块黄昏时分出现的云团
借助于他的言辞熊熊燃烧，
我们至今仍能见到它的光焰。
云是什么？是偶然生成的宫阙？
也许是上帝需要那些云彩
来实现其永无止境的创造，
而云彩就成了冥冥天机的经络。
人们常在清晨时分观赏云彩，
也许那云彩并不比人更为空落。

关于他的失明[1]

作为岁月流逝的结果，
我身陷一层亮雾的紧紧包围之中，
所有的景物全都变得一片模糊，
失去了形与色，几乎只剩空名。
一成不变的漫漫长夜和
人声嘈杂的白天都是茫茫云烟，
混沌如一没有消减的时候，
从黎明的时分就是如此这般。
有时候我真想看清人的容貌。
我无从知道新百科辞书内容。
我不能享受阅读捧在手中的图书、
观赏高空飞鸟和金色月亮的激情。
这世界如今只属于别人，
我只能在黑暗中吟诗作文。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寓言中的线团

阿里阿德涅亲手将线团放到忒修斯[1]的一只手中(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宝剑),让他深入迷宫并找到目标,也就是那个牛头人身怪物,或者,如但丁所说,人头牛身怪物,将它杀死并于事成之后能够冲出石砌的网络,重新回到她的身边接受她的爱情。

事情果然那么发生了。然而,忒修斯不可能知道迷宫的背后还有一座时光的迷宫,不可能知道美狄亚[2]早就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等着他了。

那个线团已经不知所终,迷宫也消失得无踪无影。如今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否陷在一座迷宫、一个秘密的宇宙或一团危险的混乱之中。我们美好的责任就是想像着有一座迷宫和一个线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线团,也许我们找到了却又于一次宗教活

---

① 忒修斯,希腊神话里的雅典王埃勾斯的儿子。他出生在异国他乡,长大以后,在前往雅典寻父途中,一路上斩妖除怪,威名大振。到了雅典后,得知克里特迷宫里的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每年都要雅典人献祭七对童男童女,于是就决定前去将之除掉。他闯入迷宫,杀了弥诺陶洛斯,靠阿里阿德涅给他的一个小线团的导引逃离迷宫。

② 美狄亚,希腊神话里科尔喀斯王的女儿。她精通巫术,曾嫁给阿尔戈英雄的领袖伊阿宋并帮助他取得了金羊毛。伊阿宋后来移情别恋,为了报复,她杀了自己同伊阿宋生的三个儿子,逃到雅典,作了雅典王埃勾斯的妻子。埃勾斯发现她想毒死自己的儿子忒修斯,遂将她逐走。

动、一支乐曲、一场酣梦、一个哲学推断之中或者那真切而单纯的欣喜时刻将之丢失。

1984 年，克诺索斯

拥有昨天

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数不清的东西，而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如今恰恰是我拥有的一切。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了黄色和黑色，正像能够看到这些颜色的人们不会去思念这些颜色一样，我非常思念这些再也看不到的颜色。母亲去世了，但是她永远伴在我的身边。当我想要回味斯温伯恩的诗作的时候，我就去回味，而那些诗歌就以诗人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旋。只有死了的人才属于我们，只有失去了的东西才属于我们。伊利昂不在了，但是伊利昂却长存于为它恸哭的歌中。以色列[1] 不在了，却被永久怀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诗都成了挽歌。离我们而去的女人属于我们，而我们却不必再受焦心的傍晚的煎熬、不必再受期待的惊恐的煎熬了。除了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不会再有别的天堂。

---

① 以色列，据《圣经·旧约》，犹太人的祖先之一，即以撒和利伯加的儿子雅各，因同天使摔跤获胜而被神赐以以色列的名字。他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分布于各地。

恩里克·班奇斯[1]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多舛的命运使他失去了一个女人；
这样的经历谁都有可能遭遇，
可是，普天之下，这种事情最让人痛心。
他也许曾经想到过一死了之，
却不知道那剑、那苦、那磨难
正是上天赐给他的护身法宝，
确保他能够完成传世的诗篇。
那诗篇将会长久地流传，
比写诗的手更具生命的力量、
比教堂的高大玻璃更能驻留人间。
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之后，
他只是黯然消失在芸芸众生中的凡人，
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① 恩里克·班奇斯（1888—1968），阿根廷诗人。

在爱丁堡做的梦

天亮前我做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梦，现在就试着将那梦理清。

你的父母孕育了你。在漫漫荒漠的另一边有一些积满灰尘的教室，或者，如果你愿意，那些教室也可以称之为积满灰尘的库房。在那些教室或库房里，有着一排排平行的大黑板。那些黑板的长度得以公里来计算，而且还不知道能有多少公里。黑板上有用粉笔写的文字和数字。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块黑板，不过应该是很多很多，有的上面有字，有的几乎是空的。墙上开有日本式的拉门，那些拉门都是用生了锈的金属做成的。整个建筑是圆形的，但是，那个建筑是那么大，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出弧度，看起来就像是直的。那些一块挨着一块的大黑板比人还高，直接灰白色的石灰天棚。黑板的左侧写的是文字，随后是数字。文字依照词典的顺序自上而下地排列着。第一个词是阿勒[①]，伯尔尼的河流的名字。那个名字后面写有阿拉伯数码，数码的数目没法数清，不过肯定不是没数的。那些数码标明了你将亲眼见到那条河的确切次数、你将在地图上见到那条河的确切次数、你将在梦里见到那条河的确切次数。最后一个词也许是茨温利[②]，已经排在很远的地方了。在另外一块特别的黑板上写着永远不会[③]，那个怪字的旁边也有一个数字。你的生命的全部进程全都包含在那些符号里面了。

---

①③原文为英文。

② 茨温利（1484—1531），瑞士的宗教改革领袖。

没有一秒钟不与某一个系列有关。

你将挨过那个带有姜味的数字继续活下去。你将挨过那个像玻璃一样光洁的数字再活上一些时日。你将挨过标明脉搏跳动次数的那个数字，于是就会死去。

柏树叶

我只有一个仇人。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搞清楚1977年4月14日那天夜里他是怎么进入我家的。他一共打开了两道门:沉重的对街门和我卧室的门。他开了灯并把我从噩梦中叫醒。我已经不记得梦中的内容了,只知道有一个花园。他虽然声音不高,但是却命令我立即起来并穿好衣服。我的死期到了,处死我的地点另在别处。我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服从。他没有我高却比我壮,积怨使他敢于妄为。他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什么变化,只是乌黑的头发中增加了些许银丝。他一向对我怀恨在心,如今则要置我于死地。老猫贝珀冷冷地望着我们,没有救我的意思。我房间里的那只蓝色的瓷虎以及《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些巫师精灵也都如此。我想随身带点儿什么。我求他让我带上一本书。选一本《圣经》可能太过扎眼。于是我就从十二卷爱默生著作里面随手抓了一本。为了不惊动别人,我们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我计数着每一个台阶。我发现他极力避免碰到我的身体,就好像一碰到我就会染上疾病似的。

一辆厢式双座四轮马车在小教堂对面的查尔卡斯和马伊普交叉路口等着我们。他以一个夸张的手势邀我先上车。车夫预先知道要去的地点,于是立即挥鞭驱马。一路上走得很慢,而且,可以想见,大家全都默不做声。我深怕(或者说很希望)就永远那么走下去。那是一个宁静的月夜,没有一丝儿的风。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车的两边低矮的房子整齐划一,就像是两道护墙。我心里想道:这儿已经是南城了。我看到了高挂于钟楼上的时钟,明晃晃的表盘上既没有数字也没有时针。据我的印象,我们未曾横穿任何街道。我

并没有像伊利亚学派[1]学者们所倡导的无限论那样感到害怕，甚至没有害怕会害怕，也甚至没有害怕会害怕害怕，但是当车门打开的时候，我却差一点儿跌倒。我们登上了一个石阶。有一些地面非常光滑，而且还有许多树木。我被带到了一棵树下并让我平着张开手臂仰面躺到了草地上。我从躺着的位置上看到了一件罗马教士穿的那种长袍，于是就知道了自己身在何处了。我的死亡的见证是一棵柏树。我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那句名言：多么常见参柏生长在柔软的荚蒾间[2]。

我想起，根据上下文，lenta的意思“柔软”，但是，我身边那棵树的叶子根本就没有柔软可言。那些叶片全都一个样子，僵直而光洁，是死物。每一个叶片上都有一个花押字。我觉得恶心，却又感到了轻松。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的办法能够救得了自己的性命，不仅自己可以免去一死并且说不定还会将对手断送，因为，他受制于仇恨，既没有留意那架时钟也没有留意浓郁的树冠。我扔掉了自己的护身符，双手紧紧地抓住草茎。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了刀刃的闪光。我一惊而醒，左手正扒在房间的墙壁上。

多么奇怪的噩梦啊，我想道，随后很快就又堕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发现书架上出现了一个空档儿，留在了梦中的那本爱默生的书不见了。十天之后，我听说我的那个仇人于一天夜里离家出走并且没再回去。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他将被关在我的噩梦之中，在我未曾见到过的月亮光下，满怀恐惧地在那座有着光盘的时钟、不能生长的假树以及天知道别的什么怪事的城市里继续徘徊游荡。

---

① 伊利亚学派，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得名于伊利亚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等。这一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存在”，是纯粹、永恒、不可改变、不可毁灭的“存在”，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任何时间变化的影响。

② 原文为拉丁文。

灰烬

一个和别的房间一样的旅馆房间。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时辰，
让我们放松和迷失的午间小憩。
纯净的水带给咽喉的清爽。
日夜笼罩着失明的人的
那微带亮光的浓雾。
一个也许已经死了的人的住址。
唯一的梦或者所有的梦的弥散。
我们脚下那朦胧的莱茵河或罗纳河。
一个已经过去了的烦恼。
这一切，对诗来说，全都过于乏味。

海迪·兰格

像蓝色的剑一般驶离挪威
(你的挪威)、冲破惊涛骇浪
并为时光及其经历的岁月
留下卢纳文字的石碑的
一艘艘舷壁高耸的航船，
等待你光顾的镜子的玻璃，
你那审视别的东西的眼睛，
我看不到的画像的框架，
一处挨近西方的花园的栅栏，
你讲话时的英国口音，
桑德堡的习惯，几句笑谈，
班克罗夫特和柯勒
于星期五聚会时
在宁静而光亮的银幕上的战斗。
这一切全都在没有指名地呼唤着你。

另一段经外经

经师的一位学生想单独同老师谈谈,但是又不敢。经师对他说道:

“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

学生回答:

“我没有勇气。”

经师说道:

“我给你勇气。”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了,可是一部很可能并非伪托的文献记录下了他们在大漠边缘和黎明时分说过的话。

学生说道:

“三年前我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错事。别人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每次一见到自己的右手就心里发颤。”

老师答道:

“人人都会做错事的。人不能无过。仇视一个人就已经是在心里将他置之于死地了。”

“三年前,我在撒马利亚杀过一个人。”

老师没有吭声;不过脸色大变,学生很可能在等着听他的呵斥。不过,他最后说道:

“十九年前,我在撒马利亚孕育了一个儿子。你已经后悔做了那件事情。”

学生答道:

“是的。我每天夜里都祷告和哭泣。希望你能给我以宽恕。”

老师说道：

“任何人都不能宽恕别人，连上帝都不能。如果以事论人，没有一个人不该同时下地狱和进天堂。你仍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杀了同类的人吗？”

学生答道：

“我真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会愤然地拔出刀来。”

老师说道：

“我常常喜欢打比方，只是想让真理能够铭刻在人们的心里。不过，现在我倒是愿意像父母对儿子那样同你谈谈。我不是那个做了错事的人，你也不是那个凶手，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折磨自己。你有责任跟大家一样：坦荡而快乐。你必须自己拯救自己。如果你还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让我来承担吧。”

那次谈话的其他内容没有流传下来。

漫长的追寻

时光初始之前或时光范围之外(这两种说法都是废话)或者是在一个不属于天地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看不见的或许完全透明的生灵，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着它，它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们。

我们知道那个生灵没法丈量。我们知道那个生灵没法计数，因为它的形状不计其数。

有人到一只飞鸟的身上去找过，因为它是由鸟类组成的；有人到一个词语或者构成那个词语的成分中去找过；有人到一本先于所用的阿拉伯文及世界万物的书籍里面去找过而且还在继续寻找着；有人在我就是我的格言中寻找着。就像经院哲学的普遍形式或怀特海的模式一样，那个生灵常常会倏忽一现。人们说它寄寓于镜子之中，谁去照镜子，谁就能看到它。有人在关于一次战役的美好回忆里或者在每一个失去了的乐园中看到或者依稀看到了它。

有人推测，它的血液随着你的血液环流，所有的生灵都在孕育着它并且也都是由它孕育出来的，只要将沙漏翻转过来就能测知它的恒定。

那个生灵潜藏于透纳的绘画、一个女人的眼神、诗歌的古老旋律、无邪的曙光、天边的或比喻中的月亮。

那个生灵时时都在回避我们。罗马人的格言在过时，夜色在蚀损着大理石碑。

多姿的安达卢西亚

世事悠悠。写诗的卢卡努斯
和另外那位创造格言的人。
清真寺和拱门。杨树林中的
伊斯兰式的清泉淙淙。
午后时分的斗牛表演。
粗犷同时又清幽的音乐。
无所事事的优秀传统。
犹太人中的神秘学者。
夜晚以及友谊长桌上的
拉斐尔[1]。高贵的贡戈拉。
从西印度掠来的珍宝。
海船，刀剑，牛皮盾。
多少声音、多少壮举
汇成为一个词语：安达卢西亚。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画家。

贡戈拉

马尔斯，战神。福玻斯，太阳。
尼普顿象征着已被神明抹去、
我的眼睛看不见的大海。
所有这一切将上帝（是三位又是一体）
逐出我聪慧的心灵。
命运强逼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生活在神话的包围之中。
我无所能为。维吉尔让我痴迷。
维吉尔以及拉丁文。
我使得每一个诗节都成为了
词语交织的热烈迷宫、
成为了几乎一文不值的大众的禁地。
我觉得飞逝的光阴就是无情的流矢，
我觉得清溪就是一种结晶，
我觉得痛苦的眼泪就是颗颗珍珠。
这就是我作为诗人的奇特使命。
嘲讽或者虚名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将还活着的头发变成了金缕。
谁能告诉我：在上帝的秘籍中

是否载有我的名字？

我想回归于平凡的事物：
清水，面包，一个水罐，几枝玫瑰……

所有的昨天化作一场梦

穆拉尼亚的名字，
抚弄琴弦是手指，
那于傍晚时分
讲述一桩被遗忘了的青楼或庭院
旧事的已成过去的声音，一场搏斗，
两把如今已锈蚀了的利剑的交锋
和有人突然倒下，这些区区小事
足以为我构成一种神话。
一种如今已经成为了昨天的
鲜血淋漓的神话。
王宫的昭昭史册同样虚妄，
不比那无稽的神话更为真实。
过去是现在随意捏塑的胶泥。
无休无止。

关于不信教的人的歌谣

那蛮子来自荒漠，
胯下是一匹青马。
宾塞或卡特列尔
有他的茅屋破家。

人与马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不是俩。
通过口哨和吆喝
将无鞍坐骑驱驾。

他家里有根长矛，
经过了精心磨砺；
火枪灵便更好用，
长矛不再有威力。

他擅长言谈辞令，
这并非人人都行。
他有秘密的去处，
熟悉一条条路径。

他打从内地出来，

再回到内地而去；
他知道奇闻逸事，
却几乎禁口不提。

有些平常的东西，
他从来未曾听闻：
没见过房门、庭院，
没见过水池、滑轮。

他也没有想到过
墙的后面是房间，
房间里头有床铺、
板凳和其他物件。

镜子照出的模样
没让他感到惊慌，
有生以来头一次
看到自己的长相。

镜里镜外相对望，
木木呆呆无表情。
一个（哪个?）瞪着眼，
就像梦见在做梦。

知道失败和死亡，
他也不会太在乎；
这个故事该有名，
就叫“荒漠的征服”。

关于一个死人的歌谣

我曾经在梦里见到他
住在这幢房子的里面。
梦见原本真实的事情
是上帝赐给人的特权。

我梦见过他去到海外
流落到了冰封的荒岛。
至于其他的种种情况,
坟墓和医院也许知道。

内地的诸多省份之一
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最好不要让人们了解
有人会死在战场之上。)

人们让他走出了兵营,
把武器塞到他的手中,
然后就打发他去送死,
同行的还有其他弟兄。

人家做得小心又谨慎,

人家进行了长篇训话，
人家发放步枪的同时
还交给了他们十字架。

他听到了巧舌的将军
巧言编造的空泛煽动；
他看到了新鲜的场面：
鲜血把黄沙染得通红。

他听到了杀声和欢呼，
他听到了人们的哀恸。
他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自己表现得是否英勇。

子弹打中了他的身体，
他弄清了自己的表现。
就在生命结束的刹那，
他想：我没有退缩不前。

他的死亡是一种胜利，
尽管没有被人们承认。
无须惊异：那人的命运
让我妒忌又让我怜悯。

1982

书架上书的后面积下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手摸着就像触到了蜘蛛网一样。

这是被称之为宇宙历史或宇宙进程的网络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是那包括着星辰、病痛、迁徙、航海、月亮、萤火虫、不眠之夜、纸牌、铁砧、迦太基和莎士比亚在内的网络的组成部分。

这篇不能成为诗的小文和你那在天刚亮的时候做过并已忘记了的梦也是那网络的组成部分。

那网络可有边缘？叔本华认为网络就像我们从云彩的变幻中看到的人脸和雄狮一样荒唐。那网络可有边缘？那边缘不会是伦理上的，因为伦理是人类而不是不可琢磨的神明的梦想。

对于那网络而言，也许那层灰尘的作用并不亚于那些承托着一个帝国的军舰或者那晚香玉的清幽。

胡安・洛佩斯和约翰・沃德[1]

他们有幸赶上了一个奇特的时代。

地球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着臣民、得意的往事、一个无疑可歌可泣的过去、权益、耻辱、一个特别的神话、青铜铸成的先烈雕像、周年纪念、政客和标志。这种划分给绘制地图的人造成了极大麻烦也成为了连绵战祸的根源。

洛佩斯生在那条静止不动的河[2]边的城市里；沃德生在布朗牧师[3]曾经涉足过的那座城市的郊区，他还为了阅读《堂吉诃德》而学过西班牙语。

洛佩斯崇拜康拉德。关于这个人，他是在位于彼亚蒙特大街的一间教室里听说的。

他们本可以成为朋友，但却只见过一面，是在一些过于著名的岛屿[4]上面，而且，他们两个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了该隐又成了亚伯。

他们被葬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在雪帐下面朽烂。

我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年代。

---

① 此处的两个人名似无具体所指，前者当代表阿根廷人，后者当指英国人。

② 指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河。

③ 布朗牧师（1578—1652），英国清教派牧师和作家。

④ 指马尔维纳斯群岛。

密 谋

在欧洲的中心，人们在策划一个阴谋。

这是 1291 年的事情。

参与者们来自于不同的门第，信仰不同的宗教，讲着不同的语言。

他们作出了要通情达理的奇特决定。

他们决心存异求同。

他们曾是联邦的战士，随后又变成了雇佣兵，因为他们全都一贫如洗、好战成性，而且并非不知道人类的一切功名均属虚空。

他们是用胸膛抵住敌人的长矛为同伴开路的温克尔里德①。

他们是一位外科医生、一位神甫和一位检查官，不过也是帕拉切尔苏斯②、阿米利耶、卡尔·容格③、保罗·克利。

在欧洲的中心，在欧洲的高原，矗立起了一座理性与坚强信念的高塔。

如今的区划一共是二十二个。最后一个为日内瓦，是我的故国之一。

明天这些区划将涵盖整个地球。

也许我没有说准。但愿我是个预言家。

---

① 温克尔里德（？—1386），瑞士独立战争中的英雄。

②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的医师、炼金术士。

③ 卡尔·容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中“内向型性格”和“外向型性格”是他首创，他还把心理分析应用于解释神话和传说。